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六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五)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五)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七

左編

臣類

相臣

唐李絳

字成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誅憲宗將筆取其營絳與裴垵諫曰銜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者固取其財恐非遇亂畧惠綏用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敕令賜諸道以褒饋餉絳請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七

一

付度支鹽鐵急遽以免違息取求之弊尤時引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邪當守之不然而當改可循舊哉帝常稱六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廢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邇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況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官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焉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

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條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為如此事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幸臣吐突承璀謂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頃將遣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為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

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錢絳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諗絳襄陽裴均達詔書獻銀壹萬數百具絳諸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吏以軍無見儲為解李吉甫謂鄭綱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綱絳為開白乃免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謫詎照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焚誤上心自左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

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平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又欲誣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垕曰李綱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逆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結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使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于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與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成歸國家矣今江淮水潦公私用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上審問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削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

并使承宗輪二稅諸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削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况其鄰道各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論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聽命于理固順若其不聽禮亦無損上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常平議者皆言宜乘此以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干反掌故詭譎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漠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謀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諍之不從成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

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其爲憂，患可勝道哉！田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恐未可大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終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圍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腹或恒易，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舉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倘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

八類集 卷五

五

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目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追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尚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舅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遠先宿裴垠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水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邠道皆不欲從，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這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垠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遇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譖人欲傷武及垠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六月，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此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逾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宜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召承旨李絳謂

八類集 卷五

六

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聽明。昭聖德也。上悅。符居易如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爭。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敕。承璀果無功還。如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日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疏。彙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錄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釋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託南面。當如此。絳頓首。烏重胤縛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洛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華堅就禽。方收威柄。遂以偏將蒞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唱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

觀。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者。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府。賈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恩。當大出之。以省輕費。領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剗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禁止。帝皆順納。帝嘗畋苑中。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兄禮憚如此。帝悅。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邪。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日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下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大任官而辭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耶。答曰。凡

方鎮有地則有賦或膏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謂陛下謹出納焉有羨哉若以爲獻是徒東庫進官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豐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璫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封高邑男七年春正月以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璫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璫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諸李絳不

九

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趨義方之官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燃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淫靡

爲都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銳志求濟時之畧果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酹聽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裴節度上以左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居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降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降道所糞粉矣故臣以爲不用兵可坐待魏

傳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敵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于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綰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榮惑聖聰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出，懷諫切弱軍政皆決於家。僂將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唯。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發，將士

則等十餘人，還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興之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幸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南應過陝，乞明旦即降。曰：靡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時常上從之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聖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

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郭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備強者果何益乎郭蔡恒遣游客見說與百方與終不聽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墾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皆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邪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

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摧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謗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此禁天下正賊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美餘不出祿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記絳在位獄不入禁中是歲吐蕃寇靈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曰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爲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遽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歸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後莫肯用命何所益乎當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對惟官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常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正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

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願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欲避河患退二三十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礪磧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壓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相同上幸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絳言於上曰邊兵復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核聞會絳罷相而止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及邪絳曰治生于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放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進而驕蹇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

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能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御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關良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器然皆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雖言者欲移之邪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符者此命訪問里以貨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詞擾乃悉歸所取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以得爲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主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上謂宰相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致爲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爲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

絳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瓚於淮南絳雖去任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強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塼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寨不詢眾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北年道好往來窺視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並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瓚曰多在討中主奴授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八福頌外

歲貢員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鎛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帝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賢太分屢爲譏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

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絳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曰貞贈禮甚厚景延亦贈官錄一子大初詔更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烟閣絳在焉絳所論事舊餘言其甥見侯牧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唐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入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其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愕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據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雖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

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佐曰懷母畏吾以閭門保君也。帝未之信。亟追潘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入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選潘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訪。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潘名。強制之。仲舒等爲俳說度語相狎昵。潘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睦。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詔。潘曰。自古故事。出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數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潘曰。聯紙是牒。豈曰勅邪。問神仙長年事。潘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設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鐸賂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語曰。鐸可兼宰相。潘遽取筆減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潘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潘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潘。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潘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潘。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

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

唐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杜陵人。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權賢良方正異等。補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郇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敝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之。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官亦不遷。未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總自代。及爲右補闕。總代爲御史。議者不謂之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則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擢少府監。陰子補齊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爲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爲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儒等策。獨署奏出。爲巴州刺史。久之。召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平垍曰。奉教事。果兄聽垍因曰。君異時當位於此。

政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質干時流競爲息。常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諫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干蔡勣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相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復。更諡曰文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拔物室。若無所改易。裴垣子持萬繒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八

左編

臣類

和臣

唐李德裕

守成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干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其父丞相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行遂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爲掌書記肅罷召拜監察御史稱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帝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急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扶宦人制禁中誨關記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駟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東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什直茂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若聽至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儒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于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逢吉吉甫而怨度德裕不得進至是問帝貼庸計

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南方信機巫錡父母攜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虞蔽敬宗立詔浙西王廙蓋樞具德裕奏比年早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歛之矣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歎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推酒

八編類纂

卷百六十八

臣類

于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禁止諸州羨餘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福急今所須脂益粧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欲忠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它又詔索盤絲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梁刺史倪若水言之則見褒納皇甫嵩織半臂逆琵琶捍撥鏤牙蕭子益州蘇頌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鵠萬錢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魏天馬盤繡掬豹文彩。惟麗惟乘。與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尼。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詔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年損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三

人編類集

三

千。則不復勘詰。普加見落。自淮而右。尸三丁男。必一丁別。規影徑賦。所度無算。臣聞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氏。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過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敬遊幸。聽朝簡忽。從裕上丹宸六歲。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布。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欲求珍。惟也。四曰訥諱。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辯邪。諷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諷爲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救常處。厚諱作。詔厚謝。其意毫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

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輩血危老之人。率多成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亡。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詐。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德裕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林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舊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論年徙歸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凱而郭劍

人編類集

四

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舊法。皆有餘。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購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盜盜其策。非是。養成瘡。第未決耳。至元頡時。遇諱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藏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制一方。耻乃建義。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省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成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營。與州兵之任

戰者。廢遠律者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杖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索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瑊瑊。開從舊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餘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于農。蜀風大變。於是二邊浸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雜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人編纂。卷夏六。五。

恒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坐論李訓鄭注。爲李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播逐。乃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言去德意。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豎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國事者。李齊運裴延齡。章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憾。微以至誅。貶減使雖小。過必知而敗之。君臣無猜。則謗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宰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進罷宰相。使政有中書。誠治本也。德裕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于西。遂更無虞于南。

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章阜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掄論秦熟而還。城堅率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冷水樓維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入處。鎮兵生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詰天爲。詔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悉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倫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檢。答詔嚴切。竟令人編類纂。卷一百八十五。一

執還。備三木。與於竹箴。及將就路。冤鳴。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陷涕。其部送者。更爲稽顙。譏訕云。旣已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于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擒雖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特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時帝數出畋遊。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于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以深察古誼。毋繼以左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願節田遊。承天意。尋冊拜司空。是時擊敗回鶻。澤潞

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調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與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戴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于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傳嫡不及支度。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常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衛節。人編類纂。卷一百八十五。一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上。問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竊者寇逆。暴橫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旣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爲善者不驚。則爲寬矣。王才人寵冠後庭。上欲立以爲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其工讒。堯則爲黨。舜

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
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
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問。黯先發之。弘
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
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
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善之。及如晦在焉。亦
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
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
軋。故朋黨始干。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鈞黨。繼受誅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
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容
干。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惟行仁義。今議者
欲以比之。則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
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
所謂黨者。詭譎蔽忠。附下周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
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
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究見矣。時宰
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春言。太和中後。風
俗浸敝。今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傳

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
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臣謂宰相
有姦謀隱惡。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
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諸罷郡縣吏。凡二千
餘員。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宅相無與。故
威名獨重。於時嘗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
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
其三分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
中判之。初憲宗納李筠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切時官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六

十

中以爲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上性豪邁。尤所不
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
詔。稱皇子幼。中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爲皇太子。叔更
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勾當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
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彬顧我
髦髮。凡林堅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
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放納諂李紳
殺吳湘事。而御史中丞魏扶等言綽殺無罪。德裕徇
戚其寃。至於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

軍事明年六十三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
山尉懿宗時以故從邠州餘子皆從貳貶所後詔追
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
年德裕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閣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蘇
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
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
者因聚于內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
年高屬使俱出關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
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
入編類纂 卷百六十五 土

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貴才無
所施耳八月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
授監望尉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進進士傳
試詩賦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知樞密
劉弘遠薛季昶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
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
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請弘遠等於上勸上除之
賜弘遠季昶等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
部尚書杜棕奔馬見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德裕與崔拱陳夷行三上奏又遣樞密使

至中書使人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
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惡懼得以爲難德
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
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
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
晚今不謀于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
延英賜對至脯時開班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
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
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
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之上乃曰
入編類纂 卷百六十五 土

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款門
狀續嗣之際幸相何嘗比數李珣季昶志在陳王嗣
復弘遠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兩弟附
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始何不效則天臨朝勳使安
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
辨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支思入侍月餘以
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
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
直爲驩州司戶七年以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
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爲朋黨時

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中書舍人張元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于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及德裕爲相以仲方爲賓客分司出楊虞卿張元夫爲州刺史它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夏六月以工部尚書鄭元爲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羣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李相曰殷佑經術頗似鄭羣

人編類纂

三

宗閔對曰羣佑經術該可尚然議論不足應李德裕曰羣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羣御史大夫宗閔爲樞密使羣澤深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澤深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初僧孺開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訓使張鷟即昭入朝時楊州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蕭詠詔釋之補闕王績拾遺令狐綯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先是

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二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置之東都以宗閔爲湖州刺史四年以李紳充淮南節度使德裕怒僧孺宗閔不已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大和初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賜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潯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日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遣慶下御史臺按問中丞李回以爲信然河南少尹

人編類纂

四

呂述與德裕書言劉稹破報至僧孺出迎款款德裕奏述書上大怒貶僧孺爲州刺史宗閔長流潯州有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爲太子詹事德裕以諫議大夫柳仲郢爲京兆尹仲郢素與僧孺善知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爲嫌德裕秉政日久好狗愛憎人多怨之自杜棕崔鉉繼相宦者左右其太專一亦不悅六月上崩以李德裕攝冢相宣宗系德裕之專始聽政以德裕克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政日

又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問之莫不驚駭利上聞
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德裕德裕素惡居
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
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以敏中爲翰林學士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
其黨李咸訟罪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太子少傅
分司未幾再貶崖州司戶三年崖州司戶李德裕卒

是時牛僧孺徙汝衡二州遷爲太子少師卒

初幽州裨將陳行泰逐步元忠遣監軍廉以軍中大
將表來求節鉞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

廷遣使賜詔常大速故軍情逐同若罷之數月不問

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
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
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表請京師
稱絳將虐請以本軍討之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
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
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決事人心向之師者張絳初殺
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
武行主絳復却之今許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
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

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
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
幽州糧餉皆在薊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
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
大將上表膺朝廷選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表
請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名乃以仲武知盧
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太和中宣武缺帥議從劉從諫于宣武因拔出上黨
不使與山東連結帝以爲未可乃止從諫累表言仇
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宛伺朝廷及上卽位從諫

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

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從諫尋殺種

秘不發喪王協爲預謀曰正當如實居年樛爲之不

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遣數使四境勿出
兵城中暗爲備而已已又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
政以醫往問疾和又遣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
子於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
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積
人朝必厚官爵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
回鹘餘燼未滅邊鄙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

請以劉稹權知軍事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之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比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教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既屢難制累上表迫脇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兄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

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詠昭義者安南鎮改之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旬兩鎮之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之俗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

輔軍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來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從諫所欲突人兵馬使董可武攝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視贈直數子婦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始爲從諫輟朝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鄆寧王宰爲忠武節度使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

問淮西者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成不破之田重質

以爲由朝廷徵兵大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

事資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易至敗亡故初戰二年以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一年以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軍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鄭州壽州唐州兵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慰弩手公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銳以成

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根深源潤取之固難夫
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讎建中之後每奮
忠義是以鄧公抱真能蒼田悅走朱泚常以孤窮寒
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以此證驗人心忠赤曹
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
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
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在雖欲切之必不用命今
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屬
耨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塞天井之口高壁深
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寅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揣上黨不過數
元

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洛亦頗承教言德
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誦有功俟未可誅誦宜全
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賜追
子叔死耳非素心狗國也藉使有功父了爲將相
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復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
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
得理國之要是時河陽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
河東劉泚步騎三千守芒車關步兵千五百軍榆杜
成德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河中陳夷

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與氏制劉從
諫及千楨官爵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
爲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泚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
上諸鎮有自立朝廷必先有弔竿使次冊贈使宣慰
使繼往商度軍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
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繼完爲備至
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元逵受
詔之日出師屯趙州詔元逵等以七月中旬五道齊
進劉泚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泚自將兵取仰車關
路以臨賊境七月上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

鎮今幽州乘秋早平回馳鎮觀早平澤潞李德裕
於上曰臣見近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日出境仰給費
支或陞與賊通借一貲一扣虞之旨以爲功中食轉
輸延引歲時今諸詔諸軍拊令元逵取州以取取
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取河陽取潞州毋得取
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有甚賊
又諸休兵於洛州又諸益兵他處言於上曰彥佐
通順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
令進軍翼城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
爲彥佐之副候至軍中令代之仍詔彥佐進屯翼城

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少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鑿鑿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元逵奏拔官務棚擊堯山劉所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敵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

八編列傳

卷一百一十八

三

以疑誤官軍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詔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憐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聞山險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假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幸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越磁州甲戌王茂元爲賊將薛茂卿大敗于科斗店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

不可絕其嗣又從諫奏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德裕對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冒韜四越巢湖死其下哉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憂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奔已自將全軍渡漳水趨磁州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伺官軍弱寡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

八編列傳

卷一百一十八

重

變然後辭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而軍聞退不敢賊得併力南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虜阻軍聲難震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必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不敵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唐全軍俱餒難給日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勢矣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船隻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王茂元軍勦善劉伯道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道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莊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觀知城中守備單弱欲專有功遂攻之旦城

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令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
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
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共
處河陽非宜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
宰爲河陽行管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
亦免他處九月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奉
按肥鄉平恩殺傷甚衆得劉旗榜帖皆謂官軍爲賊
云遇之卽須痛殺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
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
校左僕射河陽王茂元宰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
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兼領河陽恐其不愛
河陽州縣志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
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不若遂以五
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州隸
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
東都無復憂矣上承其言以河南尹敬瑄爲河陽節
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官以扞敵斯俱饋餉而已
以石雄代李彦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令自冀非取
潞州仍分兵翼城以備侵襲石雄受代之明日卽引
兵踰馬嶺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舊者劉河軍

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甚喜十月臨朝謂宰
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
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
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
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
死初劉汙破回鶻得太和公主張仲武疾之由是有
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
其以私憾敗事往汙爲董昌節度使以荆南李石爲
河東節度使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
人甚思之薛茂卿以科擢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
從諫曰留從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
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懼怒奮與
王宰通謀十一月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賊遂引
兵走宰遂攻天井關東西寨開茂卿不守皆遁走宰
遂襲大小其村茂卿入澤州帝使謀召宰進攻澤州
帝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州將頗足而
已偵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以兵馬使劉
公直代茂卿茂卿王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利
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追擊公直大破之遂聞
陵川克之河東奏克石會聞潞州刺史李祐乞之從

兄也石至太原劉積遣將軍賈詡詣石以牂羊與石
云積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表歸慕東都石四群
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
窮蹙故爲諭誠族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望
詔石答牂羊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
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謹送歸關若虛
爲誠族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
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難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
朔使內受自生上從之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
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杜兵

人編野史

卷一百一十八

三

詔河東以兵三千赴之潞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丁
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
弁將之詣逢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入給絹二
匹劉沔之去楊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
之人僅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
呂義忠累牒趣之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
遂作亂四年春正月楊弁帥其衆剽掠城市李石奔
邠州并據府庫使其姪詣劉積約爲兄弟積大喜石
會開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開降於積呂義忠遣
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上言

遊奕將得劉積表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
許招納乞降詔命德裕上言宰擅受積表遣人人賊
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
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
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
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
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積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
受納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審諭石雄以王宰若
納劉積則雄無功可紀桎於垂成之際須日取其功
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

人編野史

卷一百一十八

三

遣弟奉表表詰張相所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
朝意示備未之許今劉積不詰尚書而請又不遣血
屬所哀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殺除實恐
非足見其意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客受
其賂足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
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有焚之惟面縛而來
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自是貧
虛賞犒不足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
且兵用未罷深慮所有動心填張延賞爲張賊所誘
逃奔漢州遣入成都詔李石義忠還起太原召勞

遊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普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平騎宣武充海兵二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達軍所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爲遊說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發兵討之上與宰相議太原事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諸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趨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寶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強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寶自太原還上遣諸宰相議之元寶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遣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寶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寶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并招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賄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疋無從可得故致此亂有何從得之元寶辭屈德裕因奏衡楊弁微賤決

不可恕如國力不及率捨劉稹河東兵成榆社者開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權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呂義忠奏克太原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趨磁州而弘敬出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成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諸從劉河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議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兵河陽度使七月上與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冀城上曰聞達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常以此語之達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謂肯進上口言亦有理卿更召以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口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子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兩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柳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

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子
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行
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四年閏月德裕奏鎮州奏事
官高連客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得
潛樞諸處兵聚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經兩
月又偷兵諸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
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
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謂其拙兵之處乘虛襲
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
則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

八朝典要 卷一百三十八

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官據其要害
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爲懼望諸將各
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舉降言賊乏食令婦人挾
糗春之以給軍德裕訪文舉破賊之策文舉以爲官
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澤州兵約萬
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
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
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繞澤州日遣大將布陳
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
然後乘勝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圍鎮

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
東南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
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蹙前十五里至青
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
五里則沁州城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
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及卿又誅邢洛救
援兵馬使談劉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遣使召
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譁釗必不爲糧用但釗及士
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爲官軍所殺招之
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
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德裕
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抑
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
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在諫妻裴氏
憂憤將改其弟問與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
貴恐問至奪已權且泄其姦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成
於五舅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王協薦王釗爲潞
州都知兵馬使釗得衆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
安玉言其有二心釗召之釗辭以釗洛水木立少功
實所懸恨乞留數月然後請廂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八朝典要 卷一百三十八

實所懸恨乞留數月然後請廂許之王協請稅商人

每州造軍將一人主之名爲稅商實籍編戶家貲至
於什器無所遺皆估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
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惴惴不安軍將劉
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
商最多命溪主之表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
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溪不許以
不遜語答之問怒密以麾下謀殺溪歸國并告刺史
崔蝦蝦從之丙子蝦問開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
於王元逵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困人不安謂軍
士曰留後年少政苛已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
可不少散之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
倉庫給軍士人絹一匹鼓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
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王在磁州開二州降亦降於弘
敬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
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
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若何德裕請以給事中盧弘
止爲三州留後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
否上從之詔山南東路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
鎮潞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

贖稹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誼患之言於稹曰十
三郎在牙院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
獲罪以此失山東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
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
入誼令稹所親重可武說稹曰山東之叛事由五舅
城中之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如何稹曰今城中尚
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
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
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全家金帛歸之東
都不亦善乎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
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人稹與之誓約既定乃白其
母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
入謁稹曰請議公事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置酒
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須留後自
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憫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
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盡殺之凡軍中有少嫌者誼
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由稹首遣使奉表及書降于
王宰宰以狀聞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洛磁留後但
遣盧弘止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
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驕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

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賈積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詔言杜宗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是非聖斷堅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領昭義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三

賈郭誼既殺稹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它鎮於是聞鞍馬治行裝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伸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諸高班告身在此脫牙來受之乃以河中兵環毬場脫牙誼等至唱名引入凡諸將禁點拒官軍者悉械送京師如何弘敬同平章事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二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挫之初德裕以韓全義淮西之敗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旌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少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譁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選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方得罷德裕在位雖遣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五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三

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自用兵以來河比三鎮每遣使若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選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上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

詔以澤州隸河南節度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甘露之變王涯千羽賈餗子庠奔劉從諫至是已爲郭誼所殺德裕復上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宜告中外識者非之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

卷百六

三

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常無禮於王元逵者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德裕等奉寇孽阮平盡爲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并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十二月以忠武王宰爲河東節度使河中石雄爲河陽節度使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錢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德裕奏請詔河東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

三千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又令河陽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韋恭甫發步騎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爲皆從之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爲帥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於太平驛盡殺之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汰於武不可戰即奏言曹操破京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恭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

人編類纂

三

少息若弓發矢鈞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回鶻自開成時國亂爲其渠長黠憂斯所破會昌後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于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援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

窮虜研無不敗請詔率無聽諸戎計帝于是貸粟二萬斛會同鶻王子唃廝囉殺回鶻相赤心降于田牟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請籍兵復故地又請且借天德城以居公主帝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止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且于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二年二月河東待徽修杞頭峯舊戎以備回鶻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入德形勢從之五月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唃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沒斯等以唃廝囉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賄烏介衆雖衰窺向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開門山可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統送唃廝囉等詔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牛稼積之資中國禁人屠牛羊中國所鮮出于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嗚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應彼猜嫌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讎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

於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涼叶良圖唃沒斯入朝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八月可汗師衆過杞頭峯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問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閉門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詔發陳許徐汝襄州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丁丑賜唃沒斯姓李氏名思忠上賜可汗書諭以自爾國爲熙慶斯所破來投境界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屯近塞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八

天

情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語于迦斯書以爲回鶻速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赦卹無所愧懷而乃脾脫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水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爲黠戛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于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

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
事之戒德不存懷戊子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
等三道嚴兵守備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廐之
時又官軍免盛冬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
俟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
當及天時未寒決策于數日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
兵必今收兵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
儻不一詢群情終爲浮辭所撓望令公卿集議詔從
之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
鶻使亟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三十九

爲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
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
面招討使皆會于太原令沔屯馬門關初奚契丹魏
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謂唐事張仲武遣
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畫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
仲武夜回鶻得室韋酋長妻子室韋別金別羊
馬廐之仲武不受日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 癸卯
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僑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
四十里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
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僑若與幽州合
勢迫逐回鶻更須益發兵備言不須多益兵惟大同

兵少得易定于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
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鶻十月上遣
使賜太和公主冬衣命德裕爲書賜公主啓曰先朝
割愛降婚義寧國家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
回鶻所爲甚不得理每馬首南向始得不畏高祖太
宗之感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后之慈愛爲其國
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
已後不得以始爲詞劉沔張仲武同稱盛寒未可以
進兵請待歲首李忠順獨謂與思忠俱進十二月德
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柁從之三年正月回鶻烏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早

介可汗帥眾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
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拔三
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衆窺見輓車數十乘從者皆朱朱碧類華人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
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使從相
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多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
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駭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
輜重走雄追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鎗與
數百騎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歸初回鶻入大同川

至雲州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
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把頭峯
北皆大磧利用駢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
尔得健將出奇奪還之我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
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枚夜擊之勢必
得帝即以方畧授劉污至是石雄以捷聞二月黠戛
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且言攻取安西北庭
并求冊命詔太僕卿趙蕃欲勞之上引對班在渤海
使之上欲令趙蕃就黠戛斯取安西北庭德裕曰
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特縣河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罕

隴右抵王門開首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
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
斯果有其地邪假令一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
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方
猶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
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帥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
亦謂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內此三臣
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况久沒甚遠之地
乎是持實費市虛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上
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遣及

賈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
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
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
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同鶻稱臣
乃行冊命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三月以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
戛斯可汗書論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
入朝投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
比爲回鶻所隔回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戍
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罕

可汗旣典爲怨須盡滅夷倘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
可汗受氏之原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
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
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論懷律趙蕃回日
別加使冊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
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
不能盡人心須卿自爲之黠戛斯遣使入貢言欲從
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
秋可汗擊回鶻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
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朝廷

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以給事中劉濠為巡邊使使之先備器械糧糧及調吐蕃守兵衆寡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俟今秋點受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濠於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調知回鶻上下離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遠職事中使賜仲武詔諭已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初回鶻為石雄所破可汗收餘兵往依黑車子初從可汗者既不能軍往往詣幽州降留者皆饑寒瘡痍裁數千黑車子幸其殘破即殺烏介帝以回鶻平詔德裕紀功銘石于幽州以誨後世策點受斯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党項寇鹽州以武寧李彥佐為朔方塞鹽節度使鄧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為區處聞党項分隸諸鎮割據于此則亡逃歸彼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為擒送以此無由禁城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為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中朝廉幹使臣為之副居于夏州理于詞訟庶為得宜乃以克王岐

<p>為靈夏等六道元帥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為安撫党項副使令慈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p>	<p>延陵顏季亨會通文較</p>		<p>八折類纂 不稱類纂 卷五十五 四</p>	
----------------------------------------------------	------------------	--	-------------------------------------	--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九

左編

臣類

宋沈倫

沈倫開封太康人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符居潤與倫厚善薦于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置從事掌留後財貨以廉聞太祖代周自宋州召爲戶部郎中遷爲陝西轉運使先是王全斌與諸將入成都競取民家子弟子女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有以珍異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九

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後中所有機關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樞密副使視征太原領大內都部署判三司事先是倫第理陞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泰隴間以營私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踰垣者知其木在居第因遣中使索園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南齊六年打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史官李昉居家撰太祖實錄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裝

衣金帶六年授左僕射致仕辛年七十九初有司議

設倫曰恭惠子繼宗上言曰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

諡文惠王溥諡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章若以臣父

起家不由文學卽當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諡曰

文判太常禮儀院趙鼎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

兩朝早升台弼有祗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

按諡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流政堅固執禮御

賢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達耶賢而不伐尊賢貴

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

云慈民好與與夫恭質慈民愛民好示寬裕不苛和

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諡如唐相

溫彥博之出納明允止諡曰恭實易直之公舉無避

乃諡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

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案諡法道德博聞

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刺曰文堅強不暴

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備治

班制曰文昔張說之諡文正楊綰之諡文簡人不謂

然蓋行義有所未允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

子孫許其爲父陳情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虛器而彰

善癉惡之義微矣繼示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

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跡辭場歷與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于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諍伏宜如故從之

宋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人舉漢進士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後延州別駕宰相奏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太平

新刻集

卷之三

三

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相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四年昉罷復相蒙正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讚獨昉無他言微謂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化囚四日來歸獄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等警朕矣昉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嘗久雨不止廬舍多壞太宗以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昉及泰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僇豈知野有餓殍乎

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爾昉爲相有求差遺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于弟或問其故昉曰用賢入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昉常朝王旦爲相自小官薦進之昉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卒諡文正公

宋宋琪

新刻集

卷之三

四

宋琪字儼實幽州蓟人少好學幽師趙延壽辟爲從事契丹內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于贊仕宋皆表爲從事宋乾德四年召拜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開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瑒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留判三司勾院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八年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普出鎮南陽琪拜平章自員

外郎廣中四遷至尚書爲相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請遵故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臣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雍熙二年罷守本官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疏上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過山路今大軍

八編綱目

卷五十二

五

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漆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截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永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則拾芻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溝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君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壅此水汎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

應步吳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鶴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奈乾河水屬燕城北隅遠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驅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驛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滲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壁決旬必克幽州管內泊山後入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吳哥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

八編綱目

卷五十二

六

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破脅從役屬以來當懷骨骸之恨勃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勦留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禽獲必貸其死命置署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藩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剋日殄平其奚膏渤海之國各還重親親封冊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軍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王化俟克平之後宜布守臣令于燕境及洮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

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諱于本川。此人生長塞垣。諳戎事。乘機戰鬪。一以當十。兼得奚。習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徭戶數十萬餘。耕墾千里。既珍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罔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藩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窘饑。但專守境。勿輒侵漁。或戎馬旣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屯碣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于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于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必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退侵軼。只于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摘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旣窮。新草未生。陳亥已朽。番馬無力。疲寇思歸。遁而逐之。必自奔北。營陣之法。以十萬人爲率。前陣二萬人。後陣八萬人。後陣與

八編題集

宋夏元

七

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布常山之勢。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哲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倚成。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虜酋多計策。點而無勝。晉軍之處。盡併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常。爲張彥澤之所誤。疏奏。上頗採用之。淳化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李繼隆爲都部署。以討之。琪上言。石晉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樂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遂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利。臣又聞。堯項號爲小蕃。非是一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溫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于速闕。以驍兵鋒。莫若持重守。以挫其銳。彼無城守。衆乏餼糧。成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翦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

八編題集

宋夏元

八

資資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元年春大宴于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撫慰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貲奉一百千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卒諡惠安

宋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通判昇州陞辭有言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開賜錢二十萬代選會征太原召見行在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

八編類纂

本意全

九

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也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昉罷相蒙正拜平章事監脩

國史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受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成于巖穴不索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惟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淳化中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課程待其成性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於是右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皇太子詞意狂妄上怒甚將加竄殛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益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瘁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沒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上燾之

八編類纂

本意全

十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卿何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循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則列悚息不敢動。」蒙正指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旣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靜，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六年，封許國公。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曰：「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瑒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太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後土，過洛南，幸其第，錫養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拙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

上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祖、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今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人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曰文穆。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于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復紳官。蒙正不辯，未幾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辯，亦不謂在西京日上救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但人言無能爲事，惟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爾。」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多稱職者，以此。

宋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

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門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繕川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搜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揀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通判衡州代還會親征晉陽齊賢上謁遷祕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御得人但使峻險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侵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巖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

真之法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勸民耕務行寬大召選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是時齊賢言事頗忤上意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朔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賈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詔參政李沆姻婭以請于沆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管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于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罷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毋入謁禁中上歎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真宗卽位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爲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齊賢罷守本官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

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三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繁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于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

新刻宋史卷九

十一

旦暮用兵斷彼貢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烹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鄭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間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頻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味中外已言合衆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令若能增益精兵

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平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若於肅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攻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資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實干理命司門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

新刻宋史卷九

十二

駕景德初起知青州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受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惡父祖舊地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廉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隆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作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益威愈激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地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強大蕃族兵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

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繼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志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冰泐甘肅，于閣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慮。今潘羅支已亡，斯鐸皆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千扶掖升殿，命益生茵，爲二歸洛，得養度。午橋莊有池，榑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堯年七十二，謚文定。

宋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端少敏悟，好學，以父蔭補千牛備身。太祖卽位，遷知浚儀縣。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柳風沐雨，以申弔代，王地處親賢，當表率，尼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思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貲商州司戶參軍，遷考功員外郎，使高麗，恭風折樞，用人怖。

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拜右諫議大夫，許元王偁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賴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友可在堂上對制，使卽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責，散佚者引苛背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卽奏曰：「臣前佐奏，邸以不檢府吏，謫掠商州，陛下復羅官籍，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賴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日知卿可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遂日拜參知政事。是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大事，得嘉賓，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宅中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卽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諸必終終，推升戶部侍郎。半章事，時呂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幽室，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死，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端歷

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變擢太宗簡試在職之親端
為相持重議大體以清簡為務應與寇準同對先
相位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準分日御覽知
同升政事堂太宗笑之謂曰卿等對多有異議端
字所建明一出由手朕論事今中書事必從端
端詳酌乃得開奏端愈謙退不自當至道初太康縣
獲盜寇以獻呂端平曰玄化之邑寇即陰類中國
陽也將有夷狄解端受寵幣於端卜邪平家之慶以
致太康者乎初李繼遷投西鄙保塞軍太康其母至
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位請副使獨有與謀準退
人各有志 卷重元 九

命在我矣太宗拍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
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
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真宗為太子端日與太子閒
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
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太子入侍太宗崩李
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結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聖詔遂錄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中
已宴駕立副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
八 翰類纂 卷重元 三

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
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
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
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敗昌齡忠武軍司馬繼
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且除名流澤州籍其家
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
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當
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
有條理卒年六十六謚正惠

宋李洸

李沆字大初洛州肥鄉人沆少好學器度宏遠舉進士甲科通判潭州相府召試約末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悅命直史館雍熙三年除右補闕知制誥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訪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日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未幾知河南真宗升儲遷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傅禮真宗即位參知政事咸平初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口

八編類集

三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於閑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罔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益姦邪難辨備沆對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真宗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

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入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說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時李繼遷大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

八編類集

三

朝廷有也吳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壁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象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肝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俊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賢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相連與旁和親一朝疆場無事恐人生漸生侈心耳且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髮色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且

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禍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隆興，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服沆言。沆爲相接賓客，常察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雖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都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肝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龍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候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

實無事。維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歎，趣駕往臨哭之。勸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仁宗卽位，詔配享真宗廟庭。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僊客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視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額壁，不以屑慮。室前藥園，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渥哉？後遇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夏，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沆與諸弟友愛尤篤，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沒後，或薦梅詢可

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無子其信倚如此

宋同敏中

同敏中字常之開封人進士通判吉州代還爲著作郎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人知制誥未幾擢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安珠事獨不受足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獄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議議敏中至刺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

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並命爲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詰朝貴求爲未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視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摘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箚中瘞臨江傳合駟驛揭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於登用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起擢如此時西比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候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

平初拜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使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寘犒官吏莫不感悅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景德初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郎延路安撫使俄遷京先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計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獵有告禁卒欲倚儼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

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間無一人預知者命儼入先馳

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

飲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

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乃以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側儼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所至无不治帝問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一於民事爾五年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是日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又口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
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
親徑入徐賀曰今日開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
眷侍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
射者勲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
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
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
帝親臨哭之勅贈中書令諡文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

左編

臣類

和臣

宋畢士安

守成

畢士安字仁叟鄆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還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統有司皆張修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職詔從之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范景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獻王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待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驕巧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奸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弟不爲流俗所害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眺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

北紀

未聞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伏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親軍提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浚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侵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黜糜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軍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開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其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

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
星變而說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千
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
瀛北鄙爲伏弩發射捷覓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
契丹使還其得要領又與其使者俱來講和之議遂
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
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
棄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
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
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

宋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
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
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知
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後未嘗輒出符
檄唯具鄉里姓名揭門百姓莫敢後期雍熙二年

九月廢太子楚王元佐乃太宗長子也初廷美得罪
元佐獨申救之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太子幼亦聰
慧及長漸驕恣或經時絕朝請自是習爲殘忍不守
法度左右微過輒彎弓射之重陽帝宴諸王元佐以
病新起不得預至暮罷陳王允祐等過之元佐謂曰
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爲君父所棄也遂
發憤中夜閉牋妄縱火焚宮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
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
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
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謀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
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
耳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得淫刑之器有剗眼挑筋
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爲
太子準由是得名韓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
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
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
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
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
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

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賄。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第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知準爲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喚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濤。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固對曰：陛下不少忘開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溫仲舒知秦州。驛之渭北立堡。欄以杜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羗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貸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給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從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

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邪。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速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召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街。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戡亦言宰相出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胥臈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一體。

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軍。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準士安參知政事。踰月。命同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倘作無闕意。準曰。是狂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勝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問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八編頁集 卷三十一 七

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不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起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復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盡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蓋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詭歌。惟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戰。時威虎軍張頭環守牀子弩。弩極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來請。蓋堅帝將許之。準欲遣使。猶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會有詣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

吾斬汝矣利用至軍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處分軍事或遠上言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準在中書喜用寒酸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自任同列不悅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進不肖也因卻而不視真宗之大澶淵也一日語準曰今虜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脫守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爲可守于是即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論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欽若日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由是帝顧準寢衰明年罷知陝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

無大臣體能其重柄庶保終吉也出如天雄軍北使道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祥符七年復召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關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渾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關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進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爲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判河南府徙承興軍是時上方崇奉天書準出爲外官又不信天書上益疎準京兆都監朱能復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遍準能素妖妄託神言國家休咎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能所善宦者周懷政而準壻王昭居中與懷政善固勸要準與能合準從上其事天禧元年復召入同平章事準自承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

書爲宰相。爾準不懌。拊而起。準爲樞密院使。時曹利用爲副。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爾。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曰。謂遂合謀欲排準。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四年。真宗得風疾。政事多中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子蜀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崧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力請準罷政事。上不許。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罷準爲太子太傅。以李迪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拯既受樞密。傾使者凡三前。此未有上徐覺其悞。遂召錢惟演。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盡逐曹利用。或曰。謂中書乃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謀益深。客省使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準乃達貶。上始得疾。浸劇。嘗卧枕懷政股。與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出告寇準。遂請開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謂等因疎斥懷政。懷政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召崇勳等議其事。崇勳詣謂第告變。謂徹服夜乘輦車詣曹利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詔曹瑋與崇勳鞠訊。具引服斬之。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亟遣使馳驛詣永興。捕能誅之。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億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素又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稍安。準知安州。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李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分鬪。蓋自此始。以王曾參知政事。學士錢惟演爲樞密副使。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過安陵。溪洞蠻夷乘間抄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還所抄掠。其在道州。於其朝服如常時。起樓直經史道釋書殿。則誦讀實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責者。自準罷。相繼以三緘。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迪亦

自鄆貶衛州團練丁謂惡準與李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滕拜敕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亨獻以圖經首戴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性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劍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于他日卽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兄重如此初丁謂出準門下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矣汚準額謂起徐涕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額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時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止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公譯者謂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間家僮謀欲執仇者乃杜門使縱傳母得出伺謂行達

乃罷大聖元年徙衛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白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厨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守蜀聞準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驅門人李旼性而問之曰人于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款準詠徐曰崔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詠常稱使準治蜀未必如詠至澶淵一擲詠亦不敢爲也在雷州踰年旣卒衛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桂紙錢踰月視之林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諡曰忠愍詔翰林學士孫朴撰神道碑常爲篆其首曰旌忠準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母性嚴密不勝怒舉杵鎚投之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慟哭初爲樞密直學士嘗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

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穗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準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準外朴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絺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許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

宋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存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

八編類集

卷百七

十五

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旦幼沉默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遷居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通判鄭州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制太平者必

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詔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騎訶聲驚視之乃旦也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契丹既受盟準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忌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慨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卽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沉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仁宗爲太子太

子諭德張士遜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太子不待應選舉不必學書于是士遜日規以善道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大慙次年復下詔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

八編原集

卷三十三

三

有人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旦爲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自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且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缺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筆有所用惟旦所用奏人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毀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與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旦嘗至自兖州言張士遜等溢事幹集望賜詔褒諭某等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七

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又請座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大臣之大嫌也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請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承以師德之意旦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關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上與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偏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擠唐劉仁軌嘗念李敬玄異已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固世所不能絕也薛奎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曰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退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乃擢樞密使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登州言高麗遣使入貢上謂宰相曰此事如何旦曰高麗久來進奉因契丹阻絕今須許其赴闕契丹必不敢言四夷入貢以尊中國蓋常事爾彼自有隙朝廷奚所愛憎上曰卿言深得大體即遣使館接知秦州張吉言蕃部微擾已出兵格闕望重益士卒旦曰今四

方寧謐契丹守盟甚堅西戎入貢不絕蕃酋之臣宜務鎮靜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臣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太子出拜旦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燁策二人亦為名臣初旦以宰相兼使至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為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福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沒歲餘竟用準為相旦疾甚遣內侍問者曰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羹藥預賜之真宗見美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藥未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昇至內閣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已而聞旦奏藥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祥符以來每有大禮旦輒奉天書以行常怙怙不樂既廢疾遺令削髮披緇

以欽蓋悔其前之爲也

宋李迥

李迥字復古濮州人也迥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才也景德中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歷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迥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出三司使所上庫藏出入財用數以示迥時頻歲豐旱問何以濟迥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復西北境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

八編類集

卷百七

主

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迥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部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迥草詔徐謂迥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迥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迥對曰瑋知唃廝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畧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

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唃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迥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迥曰唃廝囉兵遠來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初上將立劉后迥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謀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迥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八編類集

卷百一

三

上大寤由是獨詠懷政等仁宗爲太子除太子太傅初真宗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迥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迥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太子於資善堂聽常程事務他皆進呈聽旨真宗不豫大漸之夕迥與宰執以祈禱宿內殿時仁宗幼冲皇叔八大王元儼若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以王所瀕也迥取索上墨筆挹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初寇準既貶謂寢擅權用事至除吏不

以聞廸情然語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廸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者旣而帝御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廸進曰東宮官豈不當增制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閣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太后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極曰大臣下獄

本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奎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廸置對亦未合事宜乃命各降秩罷相謂知河南府廸知鄆州制書猶未出謂入對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筵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杌子進詔送謂中書令依舊視事先是上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甚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朕於宮中廸進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籍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廸廸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嫌章亦中官意爾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廸朋黨傳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

第

押廸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廸廸皇恐以刃自剄于東之敗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廸者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臬廳棄榻不與廸客鄧餘怒曰堅子欲殺我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廸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廸由是得全或諷謂曰廸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起知舒州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廸曰卿昔不欲吾預國事始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廸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奎

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太后盛德乃至於此太后亦喜太后前召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平章事明道二年出侍御史張洵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洙知岳州先是廸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廸等皆皇恐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景祐中范諷得罪廸坐姻黨罷軍司馬罷籍權知亳州先是罷籍爲御史數劾諷宰相李廸佑諷反左遷籍籍旣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

請辭乃詔卽南京置獄訊之繕坐所劾諷有不如奏
法當免諷當以職論旨夷簡疾諷且欲因諷以傾迺
故特寬籍而重貶諷迺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
迺復爲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夷
簡潛短之於上竟罷迺謂人曰迺不自量恃聖主之
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
也旣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留京師迺夷簡交惡因奏
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官爲補門下僧爲鑒表夷簡請
辭詔訊之乃迺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
知密州復知徐州迺奏所部鄆兗州欲行縣因祠嶽
爲上祈年時皇子仁宗諸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
疾苦所請非迺所宜其母令往久之改知兗州復拜
資政殿大學士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
名以避兵迺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知天雄
軍徙青州踰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
州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迺來京師帝數
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諡文
定帝築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以其葬鄒侯鄉曰遺
直鄉孫明復退居泰山之陽栢栢憔悴鬚髮皓白迺
守克見之歎曰先生五十一室獨居謹事左右不幸

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明
復固辭迺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退一官人妻先生德
高天下幸塔李氏榮貴莫大於此明復曰宰相女不
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
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
其女亦甘淡薄事明復盡禮故當時士大夫莫不賢
之

宋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叔氏善爲文辭
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歎曰王佐
器也學士劉筠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契着不
盡會正色答曰會平生之志不在茲也
遲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
省著作郎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
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
易遷右正言時瑞應宮至會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
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
沴則免輿議及帝旣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羣下
莫敢言者會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
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欲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

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卿思卿其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會請頒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復會議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官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昇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出知應天府王旦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追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卽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倖度矣天禧中民間說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取倡言者卽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忤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曾善然事旨決於后中外以爲憂

人壽類集

卷百十

七

錢惟演吳越王俶子以妹妻太宗人劉美者也時爲樞密交通官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曾奉命入殿廡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樞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人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盡可以下曾曰兩國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蓋謂不欲同列與聞機密故潛結允恭使自太后平行其意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曾以第舍假準會驟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一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以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

人壽類集

卷百十

七

日第移就上穴，我人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貫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旣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庫金銀帛珠玉杖死，子輩縣初丁謂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恭旣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以笏叩頭而出，太后怒其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

人編類纂

卷百十

三

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少解，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罪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此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與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

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會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爲玉清昭應宮使，曾以帝初卽位，銓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嘉內之，降詔褒美，仍敕鑲板模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焉，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馮元更侍經筵，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國朝

人編類纂

卷百十

三

故事，叙班以宰相爲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初，王曾出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王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帝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閣門，惶惑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旣定，利用鬱鬱不平，帝與張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帝曰：

比聞天下奏吏出職者多敗官何也王曾曰士人
流必顧廉耻若流外則畏謹者鮮州縣雖卑然最近
於民宜少澄其原乃詔精加考試時暑月大雨震雷
平地水數尺壞京城民舍壓溺死者數百人水之作
也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會亟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焚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
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時又傳言汴口決水
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上以問曾曾曰河決恐未
至此第民間訛言不足慮已而果然陝西轉運司置
務醋權推其法天下曾曰推酒蓋出於前代之不
人編類集

卷百一十 臣奏

三

得尸未能省去若又推醋則甚矣故罷之命學士蔡
齊等重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
輕改信然乎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
宗朝詔令十有二蓋去其煩密之文以便于民何
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
一奏稟然後施行也上然之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
殿會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
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王
清昭應宮災乃出知青州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
還飲車徒而後過無敢諱者人樂其政為畫像而生

宋史

祠之改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
射封沂國公會嘗言始參大政屬故王太尉當國每
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某人賢則曰誠知此
人然歷官尚淺且俸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
途坦然中外允愜故會行是言而人皆心服初范仲
淹遭母喪上書執政凡萬餘言會見而偉之知仲淹
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會謂殊曰公實知
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
殊從之會進退士人莫有知者仲淹嘗問會曰明揚
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
人編類集

卷百一十 臣奏

三

者思欲歸已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南京留守推官
石介貽會書曰聞阮駱郭皇后寵幸尚美人聖體因
是嘗有不豫相公方自外來聖眷正深宜卽以此為
諫若執管仲不害羈之言則遂成亂階恐無及矣
會左右引茶商陳氏女入宮欲立為后會以為不可
卒罷陳氏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會謹甚會力薦為
相久不用會因對言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
張耒上爾著一赤腳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
無此意行用之矣及夷簡位會上任事久多所專決
會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會曰

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
 會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會與夷簡交諭帝前會言亦
 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
 墜其寢左右驚告會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
 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會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
 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
 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詠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會
 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
 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曰會始仁宗既
 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會為第一會無子養子曰緯
 八編類纂 宋言子 臣類 三

又以弟子融之子緯為後胡安國嘗曰李文靖澹然
 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
 是八九分地位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范仲淹 字成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適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僦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入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一

臣類

養曰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仲淹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辯之語於屏上見去食止一馬鬣焉後步而歸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鄉更其名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片游惰去冗僭愼趨舉無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焉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作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

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

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

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

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

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更詔以太妃

楊氏爲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

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

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太蝗旱江

淮京東甚甚侍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一

臣類

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趣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且禁民淫祠奏蠲廬舒折役蓋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弊十事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啄草遣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後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誑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乃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煩使不暇

他議亦幸其有失。歷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言。圍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裁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

人爲類集

卷一百一

三

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御史韓渚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祭亡極。朕曷食言。志庶幾古治。而人務交遊。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誣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承察以聞。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遂加此寘。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旣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

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皆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旣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勅。元昊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卿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鈴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

人爲類集

卷一百一

四

軍者先出。仲淹口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科世衙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鄆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入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攝其氣矣。鄆延密遣靈夏西

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變。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殺眉。據要害也。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永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開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奪。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印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犬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少。明珠滅。賊助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遣繼嵩已喪師。彼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表裏。南入原州。西援鎮戎。東侵環州。通患未艾也。若

入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若泰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
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
矣願詔麗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
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
足矣帝采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
仲淹韓琦麗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
博師秦宗亮帥慶張元帥渭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
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從故賊亦不敢輒犯
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然不任事
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改悉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問辭不
拜願與韓琦出行也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
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口上
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
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封仲淹惶恐退
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
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投須通滿
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
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選任須在
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為子弟任館閣職任

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南科請罷糊名
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
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
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
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
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
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
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
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八

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
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
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
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
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
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教今有所施行主司
稽遲者重賞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
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
未幾旋即廢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
煩冗裁為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更矣十曰減

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爲鎮併
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
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
用之空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
爲不可而止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
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
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取之於
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
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
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又建言開

八編纂集

卷五十五

九

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
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
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
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
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
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
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
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
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
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

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仲淹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
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仲淹取班簿觀不
有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
以大事仲淹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初仲淹
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夾指
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
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
以天下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
八編纂集

卷五十五

十

然更辰繼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
出多所舉劾入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
僥倖者不便於是誘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漫聞上矣
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
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遣邊將麟
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
亡三千餘戶錫其稅罷推貼子氏又奏免府州商稅
河外遂安初仲淹出使呂夷簡已老居鄆仲淹往見
之夷簡欣然相與語終日間曰何爲亟去朝廷仲淹
言欲經制西事爾事畢即還夷簡曰經制西事莫如

在朝廷之爲便且君此行正蹈危境豈復載入仲淹爲之愕然自仲淹出使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細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乃以爲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青州會病甚請邠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諡文正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西戎方熾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仲淹守延州

八行

宋史三

二

堅持不叩尹洙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仲淹進兵仲淹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恤此所以不及也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琦遂舉兵入界大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琦遂奔半途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淹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

仲淹聞而歎曰當是時雖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一有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數萬旣而黠以爲軍惟仲淹所部但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入饋餉之勞仲淹嘗立一軍爲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黠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仲淹爲龍猛指揮使乞朝廷留意西賊攻塞門告其寨城池未備兵甲又少部署司不與救應

八行

宋史三

三

主高延德爲賊所擒後放歸漢界遂配遠方仲淹素蓄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出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其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其見其家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寬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孽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說傳公主入匈奴說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見仲約度不能禦騎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道之深從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府仲淹在政
府富弼在樞府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仲淹欲行之
爭於上前富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
民離錢遺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
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
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
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離出財物而免於殺掠
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
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曰方今惠法不集方欲

八編讀集 卷五十五 三

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
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
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難上意亦未知所定
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及仲淹與弼述不安仲淹
出按陝西弼出按河北仲淹因自乞守邊弼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達床嘆曰
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仲
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餒爲術甚備吳人喜號渡
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

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
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興
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
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教
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
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仲淹嘗與呂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見人多矣無有
節行者仲淹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
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仲淹言幕府辟客

八編讀集 卷五十五 四

須可爲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謂我敵
之爲帥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仲淹在
睢陽堂學有孫秀才者素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
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
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
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
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
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
學不舍晝夜行復修進仲淹甚愛之明年仲淹去睢
陽孫亦辭歸十年間奉山下有孫朋復先生以春秋

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宗游孫秀才也康定用兵時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師也皆隸其節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仲淹常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爲也青于是晚節益喜書史仲淹曰吾過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未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解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子

人壽集卷之三
宋王三
五

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仲淹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仲淹戒諸子曰吾嘗助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今若曹舉富貴之樂也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廟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數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吾家有其實就若吳下之士咸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遂卽地建學仲淹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園有親疎然吾祖宗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饒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十畝爲義莊以養群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錢一疋嫁娶葬葬皆官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仲淹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輿外庫帑有絹三千匹錄親戚及同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輩什篇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仲淹以朱氏長育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郭所加恩乞贖朱氏父太常博士監諸子皆仲淹爲葬之歲別有樂祭宋氏他子弟以仲淹爲得稱官者三人仲淹在雅陽遣子純仁到姑蘇取妻五百斛純仁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延年問

寄此久何如延年曰兩月矣三喪在沒土欲葬之而此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是柳焉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晏殊判南京仲淹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殊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婿仲淹曰監中有二舉子富弼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卽取富爲壻後改名卽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

八翁集

卷之三

三

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其竊以爲宗家惜之母爲人得也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韓琦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又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號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慶曆六年丙出詔曰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統降知衡州鼎知深州綽方居喪假服除日取旨自奉皆母得用爲監司並與遠小處差遣綽鼎統三人

八翁集

卷之三

八

皆范仲淹所選用也待講楊安國因講筵爲上言二虎事故有是詔朱嘉曰孫沔之徒素無行節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滄張元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曰世孫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韓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佻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昨諸公爲相張安道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

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
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
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燭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句云
歌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
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
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
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
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兩館
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
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
終亦何補邪仁宗於是慙才士輕薄之弊盡拔引純
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
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
呂公以攻范文正石介聖德詩云惟汝仲淹汝說子
蔡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絕言業業爲子司
諫正子門開爲子京兆聖子詳說賊叛子夏往子式
号六月詰日太冬積雪汝寒汝暑伺子士亨子聞辛
酸汝不告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二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呂夷簡

字咸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試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
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選知賓州代還奏
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
王魯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君
識夷簡否曾曰不識也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

八編類纂

宋呂夷簡

十一

官

鈞軸曾口何以知之曰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
等數事掇侍御史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問賀
既而屬御史臺案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
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遷刑部郎中崔知
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
宗卽位由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
允恭諒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之
中方真宗耐廟太后欲其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草
履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
宮惟太后遠茲邪莫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

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還官夷簡與同列皆
辭之後爲例天聖七年拜同平章事景靈宮使玉清
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
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
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使初太后
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夷簡宜退夷簡曰先
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
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
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焚輔知無不爲雖禍之
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十年李宸妃薨太后

八編類纂

宋呂夷簡

三

欲以宮人體治喪於外夷簡奏宜從厚太后遠引帝
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
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
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太后
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
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
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
來太后皆從之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頭不視朝者累

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前畢章獻殿齋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太后嘗欲以荆王爲皇太叔夷簡力爭以爲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長而弗出夷簡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太后曰欲令與皇帝同讀書耳夷簡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太后曰何至如此夷簡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只在中書聽旨太

人癡類本

宋史三

三

后寤即令出宮大内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内使明道二年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陳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樞密張耒夏竦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内侍副都知

聞文應因使爲出訶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簡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願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言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初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爲太后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自縱所幸尚美人恩寵傾后宮郭后妬屢相忿爭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憤起抵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

宋史三

三

四

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王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偃陛下頭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宋庠劉渙御史蔣堂楊偕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能通道輔叩銀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朝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論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勢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趙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聞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趙輔。仲淹補外。宋庠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趙輔等起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大妃爲皇太后。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郭后旣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卽命輓車載二美人出。初蔡齊力爭。創建詔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煩太后排遣之。然議者以爲人主旣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舊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夷簡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夷簡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于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天下

夷簡

學校久廢。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統。一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料。率增教授員。悉授諸衛宮。以別庶姓。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判許州。寶元三年。復入相。時方飭兵備。以夷簡總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餉緩急。至是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夷簡謂契丹畏壯。解怯。遣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

八編通鑑

卷一百三十一

一

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耳。不若修洛陽。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避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同列亦贊其速行。夷簡愈緩。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

臣之體未幾感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竊以賜卿慶曆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謚文靖夷簡在中書奏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爲宰相矣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七

遣使求開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基萬勝軍雖市井小人浮脆不任職闕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繪金二十萬當賜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夷簡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嘗借兵伐高麗太后欲與之夷簡堅執不可后曰適

已徵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夷簡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執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斬首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詔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夷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八

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詠官張方平言自元昊爲寇三年雖常得逞而絕其休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倘有悔心勢未能自通今因南郊大禮宜特推曠恩以示綏懷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願陛下延召大臣商愚計而施行之上書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

及此祗稷之福也。卒定和議。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逮使人追還，遂除夷行。自此擢用李迪與夷簡同相，迪直而跡夷簡巧，而客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非其所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爲謀者？」對曰：「李無他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夷簡因謂迪：「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人內

夷簡傳

九

既不相協，迪於上前求去。上恠問其故，奏曰：「老病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上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爲其門生求官，二人共議許之。旣而夷簡遂在告，迪書奏與之，久之忘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呂以衆牘奏上，李漸懼待罪，遂免。去其後，王曾久在外，意求復用。宋綬爲參知政事，甚善夷簡，謂曾言曰：「孝先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夷簡許諾。綬曰：「孝先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復如故。」夷簡笑然之。綬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

夷簡復言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綬問其可否，曾無所擇。旣至，夷簡專決事，不少讓。夷簡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爲怨，時有言武臣王博古嘗納賂夷簡者，昌齡誤以博文告曾，曾不審，遂奏之上。大怒。遂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參知政事宋綬亦罷去。迪曾雖以疎短去位，然天下至今以正人許之。初夷簡罷，密薦王隨與陳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度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而堯佐復生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爲養病坊之語。

韓琦論隨等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

十

於是俱罷。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道輔范仲淹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張士遜及張得象爲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先是揀下都摯官千餘人，選宰相樞密使，喧訴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奏其事。請付有司治。時軍興機務繁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夷簡復爲平章事。

斬聲官曹榮陳吉于市以倡率其徒遮宰相宣訴也從者配牢城卒揀輦官爲禁軍如初詔初景祐中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夷簡爲長者天下亦以夷簡不念舊惡仲淹面謝曰鼎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契援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先是夷簡

宋史三

當國同刻不敢預事獨參政事宋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頗庠頗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知延州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書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禁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時朝廷命仲淹分析仲淹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

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專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也於是庠罷知楊州夷簡惡韓范富三人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弼使北名用仇而實開之弼再使契丹議和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書詞與口傳不同弼覺之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仁宗召夷簡而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今改定當弼益辯論不平竟畢事而還仲淹琦亦措

宋史三

宋史三

三

置而事有功及軍罷而夷簡請老盡用三人及宋庠夏竦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昌朝陳執中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舉仲淹弼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仲淹弼仲淹弼請退而具草使二宦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羣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諫興又使仲淹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夷簡每求去以候上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謝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

是仲淹使河東陝西弼使河北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衍經撫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上嘉即降旨中書令檢真宗召种故事夷簡爲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遽爵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副卽難於進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上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間以憲長久虛之故淑奏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三

五

曰此乃夷簡欲用蘇紳已許紳矣上疑之異時因問夷簡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夷簡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共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頷之景祐末災異數見上憂之深自貶損博士林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大抵皆諛語之詞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於是天章閣侍講缺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王洙且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夷簡欲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瑀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

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洙修經武聖略仁宗覽而善之命夷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爲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中人具記上諾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常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慶曆三年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三

五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未嘗以言責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山宰相多忌而不爲正人地自夷簡當國黜忠言直道及出錢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又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人乘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遞訪爲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非虜無厭乘比求賂兵械貨倖天下空竭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親爲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鄙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自有朱得君一人而已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疾默然而去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賢才合公議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詭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帛閑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真其善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方服其

三書頁卷

卷之三

江

量云仲淹經略西事嘗奏記夷簡云相公有分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慨然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

宋杜衍

杜衍字世昌建州山陰人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累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安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從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歷知天雄軍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衍

自言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愒不愼者論以禍福律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上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中丞杜衍與三司差擇之已而三司後行數百人諸宰臣呂夷簡第誼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具得其姓名節杖春

三書頁卷

卷之三

江

配沙門島二十二人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爲從者皆勒停或云是時小人欲害君子先唱諸吏之虛聲以中衍也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大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糴伏而不出糴其翔湧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克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罪而儲之則察其

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關毋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戶見亦奚益於事哉兼判吏部流內銓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關衍以問吏吏受兩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關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帝召乙問之乙謝曰已得他關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料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問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數月聲動京師遷知永興軍權知同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予以私拜樞密使與富韓范共事三人欲盡革衆事修綱紀小人懼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衍尤絕絕倖每內降恩率寢裕不行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口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毋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然衍與三人卒以此罷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琦亦以爲可舉衍爭以爲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寬族

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關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後契丹卒不來契丹背劉三假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假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建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假爲契丹近親而遁逃來歸其歸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假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壻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娛駕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局史度知甫所奏謀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從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獨旣出宜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吏執劄子請執中執中曰向者上無明旨

史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軾中因譖衍曰：「衍黨二
人，苟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
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
百二十日也。議者謂衍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
書。衍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
亦不以訪。衍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以
尚書左丞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
印綬，乃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
上章得請，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清介，不殖私產。
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
也。享谷多用操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爲宰相，清
貧乃爾邪？」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
此雅自不好。爾然衍好施，亦卒不蓄也。」張侍讀瑒曰：「
和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華帶，或勸衍爲居士
服，行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
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歛以
一枕一席。小墳，厚塚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
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
人心。」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

不宜矯飾過實，則近乎篤。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庸
人稱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
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
友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
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謹。
多少枉爲時所上下也。有門生爲縣令，衍戒之曰：『子
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
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
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基以此，何
也？」衍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
人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
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
其志？徒取禍爾。子非欲于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
列不慎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如明察適足取禍。
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宋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碓氏，以避晉高
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
御史。西用兵，偏校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

守者令皆中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撫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元昊入攻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閉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鞠治得實德和黨接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各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栻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臣等

三

抑市開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彥博喜遊宴嘗擊毬鈴轄屏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伏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又嘗宴鈴轄屏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房爲薪不可退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樞密直學士明鎬討之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於兩府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命爲宜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惟

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申覆上許之彥博至貝與明鎬督諸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棄土於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取敢死二百命指揮將之衛校自穴入有虞候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番經以引城外入城中驚擾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環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臣等

三

以勵風俗與樞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令入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卒亦無事而邊儲由是稍蘇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閭金奇錦因中入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除外戚張堯佐左宣徽臣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道擬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向來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爲表裏言彥博有才未可罷去自彥博獨專大政威福一出於已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彥

博以富弼代之上怒甚却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門鎧不避敢辭貶竄上於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彦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詢美州別駕直聲自是聞天下彦博罷爲知許州或言張堯佐彦博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姜父有舊然姜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及爲叅知政事明錦討王則未克上甚怒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者

八編列女

宋史三

三

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乞身往破賊上大喜賊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得相由九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辨云遷知永興軍起居舍人屏退鄆人也至和中提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僉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纖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

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議大慶殿因留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玉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人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張尼斬于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白澶州

八編列女

宋史三

三

商湖河六六渠入潢隴故道北京留守曹昌朝奏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入候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諸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

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深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爾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深恐治前罪更言六深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時京師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浣審白帝曰陛下逮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頂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問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判河南

八編刻集

朱訂正

臣新

三

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輿轉運使李恭議論不協因訟叅遣吏齋河圖屬宰相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叅朋邪結託有狀乃詔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降申錫知滁州申錫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上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罷英宗卽位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

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素朝著固辭乃止又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陳圖方略授鈴轄李信等趨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已察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難勝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帝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便然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推行爾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據樞密使他事以撻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歛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籠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把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把之功水悉歸故道退

八編刻集

朱訂正

臣新

三

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杞可漚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予淵乃請觀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傳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元豐三年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應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恭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未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道中調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禁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明附司馬光貶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一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彥博遺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客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都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實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

八編類集

卷之三

文

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洛人郤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事飲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元祐元年起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顥爲崇政殿說書願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

時年九十矣。或謂願曰：「君之僇，罷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願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傳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三
左編

臣類

宋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通判淄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重批旨取之無印可恥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蒞始得受往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三

一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棟使入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獨奪一官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俱換觀察使范仲淹歷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也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戍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帝悉嘉納進宜撫陝西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三

二

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勲業仲淹等亦以天
下爲已任事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罷歸琦爲
辯析不報尹洙與劉滉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
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定州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
賞資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
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賸其家籍
其孤發糴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
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
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還易素教者使之比知
并州葬甘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齊家示以曩日彼
所沐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始濬美鎮河東患
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析代寧化大
山之北多畝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
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
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
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六
年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
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九
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
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
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官將有就常者姑待
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立
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
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魯公
亮張昇歐陽修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
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
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
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
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日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日只
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
既知其賢而避之今不敢違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
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
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
詔立爲皇子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賓客或從容語及
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
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初仁宗嗣未立琦請置

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然存其中事未及行仁宗倦
數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
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二宗子
育宮中琦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知否
上以英宗爲言琦即將順乞降聖旨制之判宗正
司後兩府奏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琦不與
之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商量未昇下殿至中書又詰琦琦
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并退琦笑曰若素議豈不壞
了事英宗初爲太子時允弼最尊威心不平且有節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
琦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大王
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圖練使
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琦曰先帝有欲允弼曰焉用
宰相遂循殿陛下琦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
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
晏然允弼太宗孫也英宗即位已數月初掛服于柩
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
廢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
誰敢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琦呼之徐徐方

遂擁上以教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甫三慰安以
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入見某人見外人
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帝初以驚疑得
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臥不
受藥餌琦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琦俯而怒告則或
熱視而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而不顧琦或跪於榻
上者幾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帝遇昭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
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感之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
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琦
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帝疾甚時有不遜語后不
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琦確然
不變恭政歐陽修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太后忽問
漢有昌邑王事如何琦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
所問何王耶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
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它舊嘗聞耳他日
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我兒却在慶寧宮坐大哥乘
龍上天去大哥者神宗也琦即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
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琦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

女今皇帝自少鞠于宮中皇后又小甥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受惜光獻既憂英宗病久琦因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骨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修乃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姑忌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哀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等五六指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琦山陵使回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不復出口太后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爲婦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琦但曰領旨琦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人不預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屬

月

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問遂開卒難合英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初英宗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潔以言勸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八

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而吳奎曰語不太進否琦曰不得不如此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琦曰可以出矣后曰人生出不可以不備儀禮方處喪素仗未具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

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琦察其意回矣卽遂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徹坐乃往自上上曰莫未否琦曰已得親詔矣上遂釋然初曹后難於還政琦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數太后既允卽以諷上上曰相公苦崇獎母后是豈好事琦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輕美宗尚遲疑富弼在其旁屢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奸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九

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光在諫院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奏政歐陽脩已簽書矣叅政趙鼎難之問修曰何如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度下敕之曰汝罪當死責新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先是后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琦曰速開簾下說否弼不悉聞蓋弼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琦立勅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後中書已

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弼愕然因此不悅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琦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事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賈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重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治平二年殿前都虞候郭達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自達始於是知制誥邵必言達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弗聽或以告琦琦曰故事西府當用一武

卷五十五

十

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達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復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空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達是月彗行至張復彗之未改也言者多以爲憂或告琦琦曰借使復有一星出欲何爲乎英宗卽政琦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畧不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輯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後上仙琦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

疾久一日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及是神宗卽位一日中書呈罷上獨留琦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琦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九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欽容拱手曰此恩何可忘琦惶恐謝之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英宗復手勅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拒之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允初八大王元子太宗孫也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班常朝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數十年爲故事至是陶始劾之琦請去帝爲出陶是後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判相州會神譖擅取絳州西邊倭擾吹判永興軍經畧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景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

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後有劾臣如陶者則臣亦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耶琦初言絳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絳州今不可棄樞密文彥博悔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手詔曰昔我藝祖再造區夏大謨偉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其令中書門下考太祖之孫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絕觀察使從式進封郡王琦自長安入覲問曰推崇太祖之從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擇一人封王常從獻子郊廟不知何故及此自古主恩從獻皆太子事今忽擇一人令郊廟從獻豈不疑駭天下視聽乎上悟遂罷從獻之旨徙判大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請辯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

初主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應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議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極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議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卅二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兩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等

一路安石欲沮琦卽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
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謂宜遣使報聘疆土素
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應累世之好及安石
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失地七百里議者
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
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極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議量英
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其爲學士臨邊卅二十天下
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兩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
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等
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
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悅服在魏都久
逾移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
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之初英宗卽位覃覃大慶於
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
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
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令行典禮有旨宜
俟服除治平二年上旣釋服乃下兩制禮官詳議翰
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
事高官大問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

之制
引及

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濮王於上父也
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冊下令議而珪
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云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報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
所生父齊斬不杖槨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
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
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
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
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
行乃畧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臣等
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
太后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
而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
亦廢後數日臺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
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
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
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其多此事
體大况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
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楊言曰相公宜早了此
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

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熾。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為首議之人。以忤詆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狀相為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若微有一言佐朝廷。便指為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眾論。乃畧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漢安王乃朕本生親也。某臣咸請具崇而于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尊為罔。罔罔立廟。令王子孫。時本朝其禮。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畧無

人有異議

本意

主

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為圖。以罔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太后慈旨。為漢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為漢安懿王朕以方永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為圖。增置吏卒守衛。即罔為廟。俾王子孫主祠事。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安令中書門下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三

六

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以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榜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諡曰悼。義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改竄。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罔為廟。俾王子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召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日罷議之

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千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尙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教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誦上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覲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口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侯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崇宗本親今又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某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復歸還以取名朕姑務舍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一

不詳本末但感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下傳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未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神宗卽位它日上謂琦近有欲以二大因封濮王者如何琦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僭文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視稱祖此必當減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初琦爲諫官時民間作銷金服玩琦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府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使三年琦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

新請復用之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鐘律琦曰祖宗舊法遂用斯久屬者樹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竊計之不若磨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止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以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享一又施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陛下與左右大臣繼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遂詔將求南郊用和嶠舊樂琦言自古典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經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大

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潞人饑爲體量安撫使琦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克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鄆門關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雖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琦曰是錢乃賑濟之絲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賊吏罷冗役士百六十人爲餽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元昊初叛兵鋒銳甚授琦陝西安撫使趨上道琦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

卷之解圖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琦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城守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寨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戰鬪戰形勢每出輒有攻琦方建請於鄜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擄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扼其國困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則平夏人編類纂 卷之三 十九

多而難以疲弱耗用度越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兩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買昌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郊王拱辰皆同列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琦時在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上遂釋然從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人編類纂 卷之三 二十

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或琦請寬他盜者聽比折除遂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者爲天下法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琦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夥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騰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嘉祐四年下裕享教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爲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擇才已詣四方寬恤民

力藩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鄧廢田
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宰史課裁定令救
以省疑獄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治平中夏國汎使
至將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視
落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琦曰樞密何
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致
輒及邊事琦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琦
乃徐科十事以授視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
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琦所料
夏人疎服濮議起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首罪歐陽

人編數真

宋道志臣希

三

修諸執政莫不避匿自解琦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
其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
推訪與人治平三年上疾革二府問疾能琦奏曰陛
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
之琦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太王爲皇太子琦
曰太王乃賴王也煩聖躬更請書之上又批於後云
太王賴王某琦曰欲乞只今晚宣席上領之時神宗
在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
屬由是固本定矣琦爲相日曾公亮爲亞相趙鼎歐
陽修爲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諺典故則曰

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之人以
爲得相體琦一日懇辭相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
請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
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
州有褒衣待還之語帝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
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
陸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琦因進言用人當辭邪
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口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
從琦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琦陰知時事遂堅請
歸陸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琦引元老一二人

人編長宋

宋道志臣希

三

上問王安石何如琦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
則不可上不答琦便退後有問琦何以識之琦曰嘗
見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
以知此非宰相器琦自永興過闕神宗問曰卿與王
安石議論不同何也琦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
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琦之語問安石安石
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太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
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琦異也安石強辯類
此先是琦知楊州王安石初及第爲參判每讀書至
達旦暑假簾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琦見安石

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安石曰君少年母廢
書不可自棄安石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琦
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安石終不屈然琦雖重安石
之學終不以吏事許之安石秩滿去會有人上琦書
多用古字琦笑謂僚屬曰惜王延許不在此其人頗
識難字安石聞益以爲輕已怒之故安石熙寧日錄
中短琦爲多每日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
之琦薨安石輓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
靈輓猶不忘少年之語也琦爲相作久旱喜雨詩斷
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
八
新刻集
卷五
臣
三
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
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故晚節事尤着力所立特全琦言慶曆中與希
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
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止如推車子蓋其心
主於可行而已琦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
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
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人斥逐獨琦安焉後扶
持諸人復起皆琦力也琦與范仲淹議西事不合仲
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

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
異同琦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
當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
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
形色琦因論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程請教于韓琦曰勿以爲夷狄
而鄙薄之甚善崔公孺琦之妻弟也琦執政用監司
非其人則曰公居陶鑄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
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蓋澤置虎於山林今公
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琦嚴憚之琦平日謂成
人
新刻集
卷五
臣
三
六
在虜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琦論近世宰
相獨許裴度本朝惟師服王魯又嘗云若晉公此調
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又曰
頃時丁冠立朝聞天下一善言皆歸之萊公未必盡
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此謂未必盡出
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誠意不可
不謹琦嘗言仁廟議配事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
教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申公以進賢自
任思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劉歐陽范尹旋收旋

生終不受其籠絡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天下屬之他日大用當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吳奎子瑋素以堅挺有節槩稱琦亦稱之及幕府有閣門下有以瑋爲言者琦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瑋敗皆如其言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琦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琦屢薦歐陽修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劣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

八編類集

卷重主臣類

主

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琦疏與歐陽修相知而相親最深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琦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琦知修以文言大槩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琦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蘇軾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卽欲便授知制誥琦曰軾之材遠大

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直史館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太宗仁宗常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昌朝時刻于石琦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之壁客有勸琦摹本以進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琦意韓絳來遂進之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未質於琦琦指數事其一

八編類集

卷重主臣類

主

太祖或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何其酣寢刺殺之琦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孽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校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賈彝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史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琦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琦曰此事未安二子既

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
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陽州。然
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桂州陸
詵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
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爲正明中。土豪
曲承美專有此地。琦曰。向以黎桓叛命。太宗遣將討
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山路險僻。鮮尋得其地。
恐不能守。石介聖德詩云。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
魁岸。豈視居拱其人。渾瑊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
如琦。琦誤訓衍知人。予哲。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四

左編

臣類

宋富弼

常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屬降其
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魯晏殊殊妻以女仁
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符異等簽書
河陽判官寶元初元昊反弼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
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召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獨請罷宴徵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獨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獨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倫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獨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領樞密院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卽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李權也會西夏首領來降補借奉職羈制荆湖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歎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弼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自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悅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怙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開南地朝廷擇報聘

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門增塘水治城墜薪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贊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字號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

亡士民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墜皆修舊兵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非朝之利哉弼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祖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

卷五

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弼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揣虜欲婚意在多得金帛因曰本朝長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虜結婚之意緩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以往於是呂夷簡

八編類纂

宋史

四

傳帝令弼草荅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三誓書二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并得開展二各不得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誓書追及弼于武強授之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敕副封觀之果如料即遣其屬高忠肅白執政上丞召問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乃以禮物屬副使疾馳至京師求對得人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

不肯爲此直恐誤爾。弼怒曰：「孫姪邪？當夷節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父弼希學士院明日乃行。既至契丹，虜王曰：「烟事使南朝骨肉膠離，固不老成。增金帛，須於晉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王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皆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屈。何名爲懼？或不待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賄遺，或稱獻納，其後頗利爲八朝類纂。宋章句臣註。」

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充以納字。與之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固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推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先是呂夷簡當國，弼數論事侵之。夷簡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兩書，欲因事罪之，而弼受命不少辭，始奉使，聞一女卒再命，開一子生，皆不願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使亂人意爾。」又除極密直。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賞乎？」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謂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選官，輒力辭云：「三年拜樞密副使，解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詔納上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還故也。」弼乃受元昊遣使以書來，稱弟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臣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見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宋見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改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宜撫河北，還出知鄆州，歲餘，竦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廩舍十

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粥立法簡便則盡天下傳以爲式粥使房功甚偉而不自以爲功至

八編類纂
宋高宗
臣新

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徙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視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會故相履籍知并州入對上新相彥博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如何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富弼未執大政朝士大大未有與

之爲怨安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榮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訕矣陛下所宜渾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和言是也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悚弼彥博入問疾因託積瘳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宮內肅然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嘉祐六年三月以母

八編類纂
宋高宗
臣新

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後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企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幸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退又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

赴郡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也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退邪說以捏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陰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四

久旱羣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上言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卽日而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羣帝不答弼言新法臣

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當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昨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朔日有夢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諡曰文忠紹聖中章惇執政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四

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弼知制誥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家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謁久之得復入張方平爲諫官再以疏論列皆留中制下復遂國之封弼繼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繼還詞頭蓋自弼始方平見呂夷簡夷簡猶以非舊典不樂二人之不相善皆此類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詔冊元昊爲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弼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初

范仲淹以論呂夷簡貶余靖尹洙論救仲淹亦貶
陽修貽書司諫高若納責其不言且毀仲淹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廉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亦坐貶蔡襄
乃有四賢一不肖詩四賢謂仲淹靖洙修不肖謂若
訥也詩出京師競相流播契丹使者亦買之歸自是
朝臣直仲淹者紛紛不已黨論始起慶曆三年夷簡
罷相及疎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
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
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
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來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一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
大姦斥疎也詩且出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子
此矣疎深街之四年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
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
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
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歐
陽修爲諫官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
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願避夏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
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
黨論者惡修極語其情狀至使內侍監元震上疏言

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
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
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通相提挈不過二三年滿
要路則誤朝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介嘗奏
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疎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
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
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求出外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
河東介亦求外補未幾仲淹知鄆州弼知郛州初保
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言之脇從二千人亦分
隸諸州弼爲宜撫使恐後生變與歐陽修相遇於內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十二

黃時修爲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脇從乎既非朝命州
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惜乃止是時外人謠言已
入而弼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潛者因曰富弼擅
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時京師禁軍亟
亦閱多所升擢而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
向若迷獨殺二千人命弼何可測也然則修一言不
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弼於大禍也五年帝嘗遣中使
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兖州杜衍鄆州富
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參知

政事吳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詔京東路提點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亡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竦陰使人契丹謀起兵弼爲內應故有是命時亦有詔下兗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泰寧節掌書記裴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詔以邊事寧息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鄆州八編弼集卷一 卷一百一十四 臣竊

八編弼集卷一 卷一百一十四 臣竊

十一

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謂報應者耶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襲一焚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修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侍從儒臣講立法制太學諸生經明行修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擇上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命之以官既會同列奏獨翰林歐陽修舍人劉敞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國政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多不快曰又絮耶弼發色曰絮是何言歟于時弼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琦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弼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琦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英宗以疾不能視朝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幾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琦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弼

八編弼集卷一 卷一百一十四 臣竊

十一

爲樞密相怪琦不聞報徹簾幕有魏公欲致弼於族
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政首議近尊漢王弼曰歐
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
公弼弼因辭執政例還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兄英
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
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
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牀曰非
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弼求去益
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
生日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弼但答以老

人編纂集

卷五十四

主

病無書琦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琦與修之薨也弼
皆不祭乎至和中陳執中爲相臺官趙抃等言執中
無材行不可任歐陽修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
左右怪仁宗少遊燕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
如此因問上曰陛下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上曰然
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得耳何至此耶久之始用富
弼以代朝議皆謂得人數日間歐陽修修具以朝議
爲對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太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
來恐多顧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爲人所中傷今來亦
焉能不顧慮然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旣而彥博果不

能謹畏後因鄧申錫李參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
右上由此罷之弼亦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上所
料英宗一日因弼進除目震怒響滿殿擲除目拂
下弼慨然指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
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
不爲常事除目也必以臣等有太過惡可怒者何不
誅臣以謝天下英宗爲之霽色溫言弼進說猶久之
不已英宗臨御一日韓琦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
遷官弼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琦有
愧色後琦帥長安爲范純仁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

人編纂集

卷五十四

六

也熙寧初弼再相神宗問所先當如何弼曰卑安宇
內爲先蓋是時王安石已有罷勸帝用兵以威四夷
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夏結高麗以圖大進又
用章惇取瀾北契峽之蠻又用劉舜沈起窺交趾一
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
州又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
郭逵趙鼎宜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鼎議論
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南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
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堰
以灌吾軍壘兵將凍溺不戰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

用曰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及人以大兵敵之報
夜至帝早朝當午慟哭辛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
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
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
元豐六年弼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
之本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意疏來章忤曰弼所言
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弼曰可令分析孰爲小
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
之言是也罷朝悻悻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
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上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
安得不謂之小人弼無以對一日大星殞於弼所居
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
其將終也弼致仕家居專爲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
奏記於弼曰古者三公無別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
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
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
盛衰爲之愛哉今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
于釋疑聖人大道爲未盡輕履義爲不足學致人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河

不明萬物惟悴此老臣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
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
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客李德問弼曰公治平初進
戶部尚書屢獻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
初乃弼自辭官今日潞公皆選弼豈敢堅辭妨他人
也蓋文彥博與王安石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
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
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璪石介孫復吳奎韓
維陳襄杜杞之流嘗有聞於世弼爲人溫長寬厚汎
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
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復熟慮
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
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
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
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而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効之
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
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曰凡待人無
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

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老子祠乘小輪過天津橋會府中使市於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而觀之至於安門市爲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治平中弼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曰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未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符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石介聖德詩云子晚得弼子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忠貞堂

心喜悅弼每見子無私語以道輔子弼言深切子不克辭弼自筮罰諫官一年疏奏滿從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椅机餐餐敢侮大國其詞悞悞弼將子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其奪惟仲淹弼一襲一契天質資子子其敢忽並來弼子民無虛札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左編

臣類

宋王安石 守成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輩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詔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如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能不足而鬬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諳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廨吏置收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鴈鴒其脩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之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詰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詔如是則今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

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疆者則挾上旨以進令。諫官御史亦無敢逆其意者。陛下兩聽其所爲而不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頗卽維爲紀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

八和英宗

文選三

三

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

至。雖有皋夔稷卨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之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諫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辯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洋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八和英宗

文選三

四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道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秋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律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精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

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按家貧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畝驗地土肥瘠定其色流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正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墮悉修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權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洺州縣以備備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

八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五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罷新法出潁州刺史轉運使謝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上問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過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爲侍御史監察御史張戢言王安石入爲聚獄好勝遂非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曾公亮倪直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以扇政笑戢亦笑參政叅政所爲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退卽家居待罪遂絀爲知縣于是御史劾逐錢顗程顥陳襄陳薦楊繪劉摯等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

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又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太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爲參政而孫覺李常爲諫官執安石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安石欲置其黨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遂以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惠卿遭喪去安石亦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復薦爲崇政殿說書布資序淺人尤不服三年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安石議分審官爲東西院東主文西主武奪樞密之權且阻樞密使文彥博也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唯恐傷民此卽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大小唯是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不足恤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教若法一定子孫當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爲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十二月拜同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察夫責監司郡守不復問者安石執不下問封民做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今有之亦不足惟今士大夫賄新政尚或紛然驚異死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患宰相馬誦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縱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上歐陽修乞致仕馬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邪至此之共蘇軾臺郎尤項言次

隆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黜諫英州唐荆本以安石引
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
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闕其奏出彥博牛魏於是
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
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
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
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舊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
得上元久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
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
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
議解所服王帶賜之安石于旁爲人憐陰刻無所
顧忌性故甚年十三時得奉辛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無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
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旁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旁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
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旁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
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
用乃以旁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鐫板鬻于市遂傳達
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安石更張政事旁實導之常稱商鞅爲秦繆之
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
旁因首跳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安石曰
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旁大言曰梟韓琦
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
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始退旁不樂五年置城
邏卒察謗時政者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
形于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
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
修爾今朕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
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
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
言乃向經曹僧所爲爾焉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
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
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
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
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
部侍郎起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

汲引之至京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知禮薦安石爲使相方進狀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李士寧者蜀人得道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安石與之有舊每延于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出東告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救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士寧決杖流永州連生者甚衆呂爲此

系引集

卷五十五

獄引寧意欲有誣讞會安石再入謀遂不行絳覺惠卿意密白帝請召安石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伺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雱而其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大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

人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歎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電言大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大術如禪電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騰寫僞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聞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

系引集

卷五十五

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謀得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教榜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未必如此

又一書曰勿使齊年短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官
在中書多異議惠卿又發安石私書無使上知者帝
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雲言其情安石咎之
雲憤甚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人子弟求官及
萬臣塔察卡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屈言
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
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
甫險薄諂事雲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秀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厭
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京知樞密以其不黨安石也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
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
改封荆七年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
創禪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哲宗立加
司空元祐中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先
是安石嘗辭一人所饋潤筆物不獲取直諸院梁上
安石去祖無擇用爲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
政乃飭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
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
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逃赴秀州獄

卷五十五

七

乃詆無所得遂逐以他事簡爲忠正軍節度副使安
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卽得無擇罪乃知
朝廷於事但不爲未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諸
政事爲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安石判金陵納
節求宮觀得會靈觀使築地於南門外七里去荐山
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
小航從潮溝以行所居四無居人其宅僅蔽風雨又
不設垣墉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應元豐
末被疾奏捨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疾愈稅城中
屋以居竟不復造宅安石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屋鍾山謝公墩自山拒城適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
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卽定林寺
而睡往往至日晏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
跨驢中道而還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日動王介甫
終日目不停轉熙寧庚戌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
者無慮數百人安石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某人生
酒廡之小閣安石語次忽舉憂久之取筆書意曰霜
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放筆揖而入安石
滿爲相承儻人之後乎田耐服盡去而在者已不可

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于旁謀議而
旁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去罷去遂以使
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閒地久之得會靈觀使居
於金陵一日豫園夫人之弟吳生者來謁寓止於佛
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於所謂行香
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遣吳生吳生不肯遂泊行香畢
大會於其廳而吳生於屏後嫚罵不止葉均僂首不
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滕州令取閭州
道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安石家以自匿安石初
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誼忿于處
新刻集 卷之三 七
安石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公叱二皂去葉均問之
遂仗二皂而與毛抗李琮皆詰安石謝以公皂生疎
失於戒束安石唯唯不答而豫園夫人於屏後叱均
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無
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爾耶均等趨出會中
僂撫問適至而聞爭廳事中使回者首以此奏聞於
是葉均毛抗李琮皆罷而以呂嘉問爲守又除王安
上提點江東刑獄俾遷治所於金陵初安石未貴時
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而垢
不洗世多稱其賢野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爲大奸慝作辯奸論以刺之謂王衍廖昺合爲一
人熙寧二年王安石言周置臬府之官以權制兼井
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劉晏爲合此
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宜與民
爭利今欲理昧則當修臬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
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人才難得亦
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
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
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爲
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聞此所以少
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
法以通天下之利命升之安石領其事初臬人呂惠
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
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
轍並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
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童惲爲三司條例官
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廷以爲不便者布
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無
敢言青首相陝西轉運使李泰以部內多戍兵而糧

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歲先貸以錢伺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預借者給之今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灾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井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這一路有無貴發賤欲以廣畜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趁事而兼井不得乘其急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撻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無甚賤之病

今此法見在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則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井之家得以乘急邀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復于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辯餘人絕不近理不足辯也上然之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親見周禮天子有此則豈得不爲媿耻元祐元年司馬光請悉罷青苗錢復常平舊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典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價自占凡屋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收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察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民法使民自

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於是益困免詔罷首實法元祐元年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着戶長壯一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用祖宗差法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

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伏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今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奸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庄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利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且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庄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

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並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指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數務要曲盡重惇取光所奏疎畧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等詳定以聞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益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蓋未易也光不以

軾對

宋夏五區城

子

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欲於陝西募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試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寺以衙前不肯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欲謀自己出則詭譎得乘間迎合矣如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譽役

何如少年。合安不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安石主僱役。先主差役。蘇軾范純仁光門下士。復以差役爲不便。章惇安石門下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初光議。凡役人皆不許僱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諸路。民有高貲或子弟業儒。皆當爲弓手。批賤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呂公著聞其弊。卽令一切聽僱。募民情大悅。元祐四年。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盤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行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僉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有未備者。令舍人王巖叟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利害。以聞。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議議。久而不決。戶部尚書蔡京謂惇取熙寧成法施行之。

耳。何以譴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市易熙寧五年。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錢百分之一。凡諸司配率並仰給焉。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賜內庫錢百萬緡爲本。嘉問上建議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井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御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爲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上曰。若但設法傾之。卽兼井自不能爲。害安石曰。若不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卽是紙鋪孫家所爲。紙鋪孫家爲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爲天下主。乃只如紙鋪孫家所爲。何以謂之。人主已而帝聞其太煩碎。人皆怨讎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薦黃盧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置。從民願。辦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于都司焉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多費用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則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屢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入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帝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之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曾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騷擾乎閭閻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鼠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神宗頗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御史韓川論市易雖曰平均物直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志第五

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上又患罷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置官皆須度度可以省廢興治乃創置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曆中爲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則須斷而不惑不爲左右小人異論所移乃可以有爲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屢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稅亦豈但什一而已及帝以旱故命韓維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奏曰朝廷所許民輸免役者防人情安於樂業厥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應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屬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謀三司嘉問恃勢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貫挾官

府而爲兼弁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語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賜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謂平準以便民。若用官泉府者。今願使中人之家失業。如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爲虐。較駁乎閭閻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本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幣。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劫布阻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神宗崩。高后聽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債。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御史韓川論市易。雖口平。均物迫而實不免貨交取利。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制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六

左編

臣類 附臣

王安石 字成

王安石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神宗熙寧四年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項成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息諸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

錢遂行天下熙寧九年上半年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置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或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折二錢不售訴於開封而後被決者又言有折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前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

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矣上又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指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來動四方所瞻稍有鑄隙即為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以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方平墓誌神宗朝王安石用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防海船不復鑄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輕而西北三邊

廟皆山積

熙寧四年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九年八月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肇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嬰然託筆為奏曰闕伯還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敵能捍大患今苦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費資傷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滅甚

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祭。

熙寧六年歲漕江淮浙米七百萬石以贖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自糴買以息邊民飛馳之勞其名不一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以供兵食者曰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糧之日對糧皆非常制其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糴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入中利既厚商賈赴之由是悉以見錢和糴而縣官之費省矣是歲置倉於兩浙熟歲遂爲常呂惠卿復請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買

卷一百一十五

熙寧六年

二

支錢復儲其米於倉謂之坐倉河北提舉司置塲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候秋成博糴者謂之博糴又有所謂結糴候糴允糴皆王安石所建大抵欲省漕費然皆爲民害仁宗卽位始大裁損加以資性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損不取聞民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愛及用兵陝西調度百出縣官之費始廣議者或欲省吏兵俸賜帝不許西兵又不解財用益屈詔減后妃宗室之賜以助之於是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

數會計以聞會元吳請臣朝廷亦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二十五萬而契丹亦增歲遺至五十萬仁宗深慮之屢命官裁節而有司卒無建明及神宗卽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益講修錢穀之法

熙寧二年初仁宗時范祥爲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薛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未向坐與仲奇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

卷一百一十五

熙寧二年

四

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置賣鹽塲于永興軍罷通商法官自鬻之從薛向之請也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賞官鹽食不盡留經布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人入不粟邊儲失備

四年廢春欲儀禮初上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安石謂古之取士

世本於學前建學校以復古明經諸科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弊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惠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伺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

八編類

宋重刊

五

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三道中書換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弟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熙寧元年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詔講筵權罷禮記六年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上謂安石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矣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敦禮好學

不低第未知此意耳敦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退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是年置經義局訓詩書周禮義以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煇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有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呂惠卿考舉士例同時者在高等激直者居下劉敞覆考悉反之惠卿不悅會放貽書王安石論新法不便安石怒遂摭其與同院考官王介爭言事斥通判泰州敘博記能文章政事與兄敞子奉世名相將

八編類

宋重刊

六

世稱三劉七月自孔文仲對策忤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八年安石復相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上曰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候上曰朕豈不自知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遂改撰以進上乃

頌行之新義既頌一時學者無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注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元祐二年科舉罷詞賦專用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讀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繁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參用古今之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初

八編通纂

七

安石改科舉舉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元祐四年分經義詩賦爲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日陳司法故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分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及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額中分之分占其半並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

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以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于辭章神宗專以經義論策取之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盡滅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于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將官熙寧三年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

八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六

八

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獮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準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兵選於戶籍或應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案下以爲藩籬者曰番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戍之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制置京畿河北京東西

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依
食煙游養成驕惰入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
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
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縣額

保甲安石言先王以農爲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爲
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
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
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還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
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過厚材勇過人
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
八編額集

卷之四

九

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
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
法餘事非干已又非勅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
亦不坐若於法隣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
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必絕同
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者收爲同保戶數足
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
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
遂推行於承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又下於
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

八編額集

卷之五

十

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
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咎也浸
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
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圖報也
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保甲法行帝問鄉民
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徒之戍邊父子聚泣語安
石曰保甲宜緩而密神宗崩高后聽政司馬光言于
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入百家纔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議
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
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
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
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
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草
爲各家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芻之是三路耕耘收
獲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
害無益遂詔罷之

保馬熙寧五年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
克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
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於是

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襄遂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聞其肥瘠及病者補價在內界者免體量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難通借者保戶馬歲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初行于開封及陝西其後遂變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愧于文彥博矣彥博頃年爭四馬人編類纂卷一百三十五

不勝營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王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神宗崩高后聽政以內青罷焉
茶馬熙寧七年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勘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

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數詔止牧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宋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過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初樞密院取武舉法不能答策者各兵曹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軍者無補於事先王牧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熙寧二年上問王安石以真宗時邊事安石曰君臣

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減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是時朝廷方經武事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呂公著帥定州卽爲上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兵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新法行被邊皆設教場日鳴金鼓謀人誦戰法聲達于虜虜傲過郡以爲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著處其事公著卽上奏以爲邊邊人習戰法干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一切罷去不聽是年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

在樞府考校文樣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駐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強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允卿始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虜又遣蕭禧來帝召執政與佾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判官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手詔問以計策韓琦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以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人猶頻奉本夏三因商船招諭而來然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塘濬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竝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壯巴斗七將各軍軍政州縣不得關豫聲言出征

又添見可疑之形七也夫非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非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客而與之虜情無厭若終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衆勢必漸撥諸邊卒警盟好臣嘗切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彊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遽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愁于賦訟商旅歎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壞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軍龐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簡之常與非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陳累世之奸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

服遼備日克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彥博爾皆主不與之論時安石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安石輕以畀隣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至後世奸臣以佞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熙寧五年詔以古渭塞爲安軍古渭唐渭州也自德中陷于吐蕃至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爲寨上將恢復河隴故命是軍爲開拓之漸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已拓地手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

八續編卷之六
又言六言

止又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閒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匈奴上曰武帝自爲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矣而注厝方器不失爲霸於天下能用人故也上曰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戾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草芥所以戶口減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熙寧六年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言兵燹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適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

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八年十月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造議罷以知處州劉燹代之燹至奏罷互兵而用槍仗分戍聽邊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求互市率皆過絕交人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州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鄂州而除藝名九年正月交趾圖邑州知州事蘇絨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絨義不成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歿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絨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絨奉國節度使諡忠勇二月以鄧達爲安南招討使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詆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安石怒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爲招討使官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鼎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

憲尚言達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十二月郭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邑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越南分遣將吏代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豪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入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思浪州蘇茂州統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元豐五年廣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蠻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人論綱要

卷五十六

七

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達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以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或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糕盛釣餌簋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惜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朕傳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神宗知安石之貪命使持其師額賜之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同

其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初李師中任州縣郎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上曰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知曉民攻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意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爲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

卷五十六

七

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輔琦較當事賢於富弼但未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送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檢巧非佳上使安石負誦中外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克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至上因論臺諫天下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甚易以執紋之黨臣恐聰

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
退而舉陳薦蘇軾趙彥若光嘗謂安石曰介甫行新
法乃引用一副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安石
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
者俟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
行之仁者守之光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過小人
及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警敵他日將悔之
安石默然後果有賣安石者雖悔之無及光知永興
軍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誥
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

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
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光召知許州令
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卿度光來否顥對曰
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
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光力辭召
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光如
此不衰特光以新法不能義不可起安石晚年於鍾
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
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

三
分
之
二

在者安石既病邸報司馬光作相悵然曰司馬十二
作相矣安石卒光在病中聞之簡呂公著曰介甫無
他但執拗耳贈恤之典宜厚光盛德如此安石嘗云
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
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劉世安嘗與馬
永卿論安石曰神廟卽位寓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
一見便解人指是特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紆
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拂然不悅之
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
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古
人
有
知
上

宇少設備器用少精巧僕妾朴魯遲鈍不敢作過但
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
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收革法度獨金陵
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
遂以神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
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
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役法新
舊差募二議俱有弊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吳蜀之
民以雇役爲便安石與光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
知安石與呂公著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公著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石驩咒共工之妖，安石之喜怒如此，蓋孫覺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弊，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公著也。初安石思臺諫多橫議，故用公著爲中丞，既而天下皆思條例司爲民害，公著乃復言條例不便，安石以公著褻已，怨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安石因用爲公著罪，除知贛州。後公著居洛，一日對邵雍長歎曰：民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不獲命矣。雍曰：介南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尙何言？公著作曰：公著之罪也。初安石甫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請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神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經信奸回，善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詐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騎寒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奸，得路羣陰，乘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罔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謙？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

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股，非祇憚蹙齧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益以一身之疾，踰朝政之病也。司馬光邵雍日就卧內，問疾誨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托光以草誌，光亟省之，已瞑目矣。光呼之曰：更有以見焉乎？誨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誌其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遂回莫敢書。其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誨諸子勿墓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

厚賂錫工得本以獻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誨怒奴謂光以天下事尚可爲當自愛後光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誨不及見矣天下聞其言而悲之至光薨誨之子曰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初帝欲用安石參政參政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誠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自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臣近每聞陛下宜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卽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尤不若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冠準用劄子遷馬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牒重于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

子何異堂牒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安石與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石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爰色是時富弼曾公亮爲相安石與趙抃唐介爲參政安石方得君銳意新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弼以病足公亮以年老俱引去介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背成抃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歎苦言安石生公亮老弼病介友抃苦也鄒俠嘗從安石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安石秉政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安石不答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擱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違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

司亦取之其未反重於本俠又言於安石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饑民市麻枳麥麴爲米或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俠盡圖爲書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再卽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體量免行錢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於商稅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民間權呼相慶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

人稱頌集

卷一百一十六

五

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安石遂力求去薦思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上翳席逾次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振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役戍其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詔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議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蕘木偶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爲謫詢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

三

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爲宗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誚事安石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凡不悞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韓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示豪得王堯臣所贖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贖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臺兩秩遂逮赴詔獄

俠對實不議京但每逼人吳無至請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欺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

人稱頌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亦言見所與家兄書雖安國之言不聽而況公平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養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嘗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擇懷中書受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

未嘗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隣居內殿崇班
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
不常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講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
學士欲誰欺邪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
無至皆編管湖外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安石
弟也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
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
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如何主對曰三代以
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
帝自代來人未央宮定變故俄傾呼吸間恐無才者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主

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事務以德化民海內
與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
猛佐符堅以最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
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
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願以堯舜三
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
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
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
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具元惡惡呂惠卿之奸先
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名安石在相位以書疏

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術
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
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
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徽宗末楊時言蔡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
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循致今日之病實安石有以
啟之也謹按安石爲邪說之事姑卽一二明之昔神
宗稱美漢文罷露台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
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
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主

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
自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免鷲之末章則曰以道
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
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難
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
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唱之也其害豈不
甚哉乞正其學衡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胡安國曰此奏是取王
氏肝心底劊子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左編

臣類 相臣

相宋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間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見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實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臣類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吾賜不可違乃簪一枝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奏允言死給齒簿光言繁縷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齒簿其視繁縷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徭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羅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

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效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臣類

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日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時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遂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與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貴之富至于旬月

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四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吏喧譁。則逐中執法。羣官倖慢。則追宰相。衛士囚逆。而獄不窮治。軍卒冒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克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克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衆兵佐高祖定天下。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三

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官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謫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常信用之。微鄙如馬季良。謔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漢王與禮

時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晦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葬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戍夷附順。時好與之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四

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輒以矢刃相加者。罪之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詔敕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疎略。不可用。光極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光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但見慶曆間鄉兵較爲便捷憂今復然已降敕勸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籌成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奸邪不可近皆漢景帝重衛綽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

人編類卷一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日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宸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詔錄補邸直省官四人爲閣門祇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

我部將寇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啓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比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官上尊號光當答詔言光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莽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

人編類卷一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非時奉策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太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答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早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離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惡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

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奉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哀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丁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七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重是也光言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制置用條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

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安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作講吳中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八

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真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以救生民之患是
 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制司追
 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
 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
 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
 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情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
 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
 抑壓恐其通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
 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
 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
 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
 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困之
 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成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
 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
 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
 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
 石善但自其執政違迕甚多凡迕安石者如蘇軾輩
 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則黜但欲苟全素
 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云何復毀

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
 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于侁在遠軾以奏蔡
 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斃器
 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
 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烟家謝景爲鷹犬
 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
 賢於卒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
 爲臺官光出知永興軍時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
 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爲奇兵調民造乾構悉修城
 池樓櫓關輔驟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
 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
 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
 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
 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嚔不忍乃復陳六事元豐
 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
 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
 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初冲太
 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起光知陳

州通關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政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抹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開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免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險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時

八編卷五

本三三三

二

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先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首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今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讓遠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報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畢仲游士安之孫早受知於光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疏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

八編卷五

本三三三

三

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詞者可復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皆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據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

未可窮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
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其不然以此
救前日之弊如入久病而少問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銳然竟如
其處後仲游亦坐黨籍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令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
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疾生由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
九月薨年六十八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光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

續編卷八

文正公

三

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
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
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
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
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
論光誣謫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塚斷棺帝
不許乃令奪贈諡卽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
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大

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好黨碑令郡國皆
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
邪民不悉刻也府官怒欲加罪位曰彼役不敢辭云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悉得罪於後世問者愧之靖
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范祖禹言光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着公
服執乎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祖禹嘗從
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
念豈可不敬耶呂公著曰昨使契丹房中接伴問副

八編卷八

文正公

四

使狄詒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詒曰今爲翰林兼侍
讀虜曰不爲中丞耶問是人甚忠亮光初除樞副竟
辭不受時韓琦在魏聞之亟遣人齎書與文彦博勉
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
可也似不須堅讓彦博以書示光光曰自古被這般
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琦後得彦博書云君
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光嘗問邵雍曰
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光深以爲知言雍
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熙寧前士大夫未
有謙禪者偶留獨問法於顯華嚴知其得於圓照大

本本時住蘇州瑞光寺聲振東南乃遣使作頌寄之
執禮如弟子於是一時翻然慕向人人喜言名理惟
光范鎮以爲不然

宋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川
邵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後修使葬丹契丹主問
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
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謂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
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誥又言
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
廟同諱乞補外出知蔡州神宗立君爲翰林學士知
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帳公著卦
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
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
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
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
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
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
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

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二年爲御史
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
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身之以威勝
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
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皆賢
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常使舉呂惠卿爲御
史公著口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
安石益怒詆以惡語出知潁州起知審官院帝從容
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
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

爲難

所以爲堯舜也

帝曰

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睿智御臣
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
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因試劓刑公
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元豐五年以疾
丐去位除定州安撫使徙揚州將立太子帝謂輔臣
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帝宗卽位以侍讀還朝
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
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
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
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

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舉行之。民歡呼歌舞，咸以爲便光。

八續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直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三。詔建第於東府之南，殿止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簾，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深敏，量闊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問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勢，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情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瞻奴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劾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公著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

八續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一八

著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詹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諸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無諱公者因進講言弑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切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間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公者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足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八編類集 卷五十三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老意深切每改容勸躬如在車之式公著嘗進講尚書至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著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桀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辟知仁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著以好勇黷武爲戒公著平章軍國嘗門下因語攻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進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

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嘉問以啓入官條例司引以爲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爾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

宋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丞李氏後稅賦鬪籍一皆無撓每發欲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議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刻別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三

子

夙齋成賦一色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戚者衍又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非老夫以自矜也故頌後歷政略似衍云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官頌講敕書云向因念鬱偶失謙恭此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備周一紀逮事先后其稍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稍廟諡冊並停此則有合稱廟及諡冊之義詩稱郭皇

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遺衆論未定宰相會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賁尹濬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爲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論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遂知穎州通判趙至忠未幾徵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即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王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公隸之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便而西邊武備殊闕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部驛置於由此而舊不屯兵間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長垣戕官吏如頌慮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懼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農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人洶

海喝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頌安靜而止遂開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裡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頌頭復下頌常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狐遠而登殿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起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應奉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太師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臺官有闕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口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外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異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優恩吏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俸門一改則士途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又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知亳州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請我執政可得也頌

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貽還侍從。領纓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鐵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夜囚。盡繫。雖無以償。領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引果如期而足。須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領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婢丹過。客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領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驗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莊人以

人編類集

宋宣宗

子

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領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報朴。謂京師浩穢。須彈壓。當以杜後患。文治之非毫賴。臥

宋神宗

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羣婢曰。博士一日持喪。當辱餉。改輩既而母爲婢所執。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弒姑。法不至死。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論之。使重獄久不決。至是。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卽乎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贖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惟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浚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朝。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從修一書。非卿不可。并丹通好八十餘

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慮修書者遷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季日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處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七

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就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具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觀綱

則僣僣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不治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歿國人未知所立种朴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依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買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借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知揚州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官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幼年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各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居臣之義無輕議此老

宋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舉授尋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拜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風王敬納之累遷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徙金主亮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盡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宋

陳七事定規模抵紕綱屬風俗則宜慎重名器尊視宗之法獨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止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欲必至宜先其未動衆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宰臣湯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真揚州奴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入編類集

卷五十七

宋

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曰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嘗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謁告其以過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說中外稱快金遠文邊吏取前所伴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大臣輩願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於是劾奏洪邁奸險譏佞不宜在左右罷之咸福建鈔監罷江西和羅廣西折米鹽錢鑄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嘗曾說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秦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許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機豈能盡防閑

所特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制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上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中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材豈爲官禁細微事臣等備數由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制授尚書右僕射俊卿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守牧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夫人才賢否處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民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陳戰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都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

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相
以財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
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充爲
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尤文建議
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
御紙矢弦激致目青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
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輔相無狀陛下憂勤恭
儉清靜寡欲願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
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圖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
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烈義不越尊俎固已
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關哉
陛下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
爲後戒曾觀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
曰龍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
論甚重願用私恩伸公議說快快而去吏部尚書汪
應辰與尤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
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
意鄉尤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尤文復申陵寢之
議上手劄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恩復故體

臣雖疲驚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
萬全俊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
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帥福州尤文卒遣使終不得
要領曾觀亦召還建節銀躋保傳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
秩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
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
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
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抃招
權納賄道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經結讞而內批
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
年見都城寂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
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親朴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
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出
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觀雖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
從臺諫多出其門母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
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錢
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
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

俊卿奏非便上手割發論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入
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
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上謝聖恩勿祿
恩澤及功德勿請諡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
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
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乎若恂恂若不能言
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正邪斥權勢無顧避凡所
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尤善汪履辰李燾尤敬未
意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

宋杜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喜定元年舉進士再調登州司
法端平元年改調軍器監承明年入對改秘書郎掌
拜監察御史奏蠹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
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紀綱蕩然風
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簡皆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本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
而先行苟徇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
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月沙汰未幾而旋
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鍊朝廷紀
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

炳年老不足備風寒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
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
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得此豈勵精親政之時
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太怒五上章丐去有危
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紛飾擠陷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
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
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
訾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
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夫未聞有諱言而禁
人端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怒者也最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祈廣
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故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
其口奪其氣則與蠹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
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齊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
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兵民成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遺境
騷然範率合臺諫其事併言閭閻枉詐謀罔之弊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
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怒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言
日之病莫大於時望之風名譽已墜者賈左

之舉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遠方
師臣黃金。不行於友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侵於
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悞。獲罪貶
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
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據。下至禁旅驕悍難制。
監軍群聚相剋。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
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闕。禁約閹
宦。不使說諂得以售其奸。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
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遂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
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一

其弊滋甚。甚至節貽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存。
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說。不意聖明之時。其弊
一至于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之。則
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臺諫之
爲聖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臺諫之官。好
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
始以不得其言。不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
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
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月無厭。益用朝
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贊狀。併言養書樞密院事。
李鳴復與史南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
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
即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
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進方再奏之。鳴復
抗疏自辯。範又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
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
宰執所交。惟史南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
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辯之章。見其交
關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
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一

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如臣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即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職荐臻人無粒食楮券很輕物價騰踊是內憂既迫矣折與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持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壤近又由夔峽以瞰興漕糧場之臣肆爲欺蔽勝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湖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夫處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或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交蓋自棄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二十

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賢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言酒有箴緝熙有記使待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傷至遷權吏部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侍郎兼侍講拜中書舍人改禮部尚書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同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遺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整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常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入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園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銷漏。求鹽筴指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固本以繫人心。持親王近戚多求早降恩澤。引前朝杜衡例。絕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份。惟留書序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三

範範奏曰。三四十一年。樞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閒。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舉者必多。而訪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聚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辦抵牾者無所投其閒。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

是則臨時無之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賊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賊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貸。亦詔監司妄以賊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賊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七

四

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恩私而廢法。勲舊之家。郎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閭閻。曰選舉實。曰招士豪。曰宜做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繫薄之土。橫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者。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拱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

非範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五河。紹興
流竄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
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
破元軍。範計功得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
侍諡清獻。

八
扁
貝
茶

八
扁
貝
茶

是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八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望之 被舉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舍頭盧兒下車趨門傳呼其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朱崎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還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春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

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選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危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是時過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開善願陛下選明經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八

三

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七以爲內臣與參政爭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昔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論上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踐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荒所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辭之處買亡所得縣官較度不足以賑之願令
 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
 入穀此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疆議不合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
 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
 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詠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
 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
 言其法可闕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
 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
 何賊之所生散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
 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斃時民尚有饑乏
 病歿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賑救
 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
 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
 愚望之強復對時丞相親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
 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

續事

朔三年京師稱之選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
 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
 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
 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
 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
 留少主燉煌郡惠至烏孫貴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
 遜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役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
 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
 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
 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
 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
 結婚二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
 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
 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
 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勾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
 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
 化嚮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

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
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責中國之仁義如蓬
蒙思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得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
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困乏盜賊未止
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
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人編纂

卷五十八

五

王忠祥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
丞相司直辦延壽奏侍中謂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
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
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
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
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
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
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
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
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

秦法自修踞慢不遜橫受所監貳二百五十以上諸
逮捕繫治上於是左遷望之宣帝崩太子與尊號是
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安見
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注學散騎諫大
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給遺左右四人同
心諫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其嚮納之初
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
今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
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反
見諫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人編纂

卷五十八

六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
自欲更置古人辭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
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
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鄧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以奸利郡國反言許史子弟罪過章
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
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賢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竊冗黎庶
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營宴
而休遂行日反至周召乃留乎若營晏而休則下走

人不可不知此理也

此理不可不知

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囿畜雞種黍埃見二二之
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
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夕之兼聽則下走
其幾幾願竭區區砥礪鋒鏐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
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
俱待詔堪獨白官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
史推所言許史事曰昔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
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今在旁知我言狀望
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待詔以
行汗穢不進欲入堪等堪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
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羅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府
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府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渠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章

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
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
天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故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
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傳
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
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
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俊上
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
詰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時夫大臣體不教
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曲辱遂曰望
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誦望之於
牢獄衆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
罪必無所愛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教令召
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閉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勵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常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樂來無久留我處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捐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葷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處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父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

漢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諫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不章援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開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奏持詔

嘉字公仲平陵人也

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何句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皆有所分不獨在陛下上惑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切諫於是上浸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毋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倭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藏以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

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司馬之更諺
曰干人所指無病而必臣常爲之寒心今大皇太后
以承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程璜戶賜三侯國臣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使陽之戒也前
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
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
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
憂之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祿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
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
不夫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受命而不
目法惡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慙數犯忌諱唯惟
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
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
雲寃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
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見上體
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計賊疾惡主
擊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
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
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

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重實戶事上乃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
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利美
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親
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
輒以自効今又稱舉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迷罔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違者何對狀嘉
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
嘉迷罔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
相諸事竝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罔
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上遂可光等奏光等請
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等五十
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聖王
所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或有不抱恨而入
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
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
大臣在與爲下御座則起疾病視之無以爲公則臨弔
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諫之以行案嘉

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銷，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相進，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便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嘉引藥盃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棄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至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輿五二千石，祿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實爲不當，此欲關公卿，示重懷，留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後幸得蒙大赦，相等皆具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克備宰相，不能進賢還不作，以是負國，歟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曰：『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人也，空何武不能進，惡高。」

安侯董賢父子，侯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或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殿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後漢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鄉二年，與兩翼將詔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谷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鶴雀銜三鰱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鰭者，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

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調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其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後乎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路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得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雖有推燥屋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惟陛下留神萬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主

誠慎拜辭減省獻御損節微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奉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志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族劉茂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尊爵尊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閎兄於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復上疏曰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重蝗蝗虜鈔掠三邊震擾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宰司辟召承望旨意天下誼譁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憚等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盛視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以爲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衆也帝旣不平之而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共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主

考詔獄治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調除全騰之命以誘誘羌與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樊豐等因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怒且鄧氏故吏有怨恨之心遂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樊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志詔遣歸本郡震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家人曰吾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女亂而不能禁身死之日以稚木爲棺勿歸塚勿設祭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

諸子代郵行書遺落皆爲賈灌成徐即帝即位變豐
周廣等誅死震門生真放陳翼請關追訟震事詞廷
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收葬
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
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雷地葬畢乃飛去郤以狀
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
正直是與倖臣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落上天降
威災青康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
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不以中率具祠祀
而有靈備其故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震五子長子收收孫奇雷帝時爲侍中帝嘗從容問
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歟後必復致
大鳥矣

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傳通書傳
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頗出
爲豫州徐堯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
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然百萬遺之閉門
不受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帝時徵
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木盡昏求

因上疏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
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諸侯如臣之家春秋
尚列其誡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風尊卑等
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絳麗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
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
爲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
虛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
病篤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
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徵拜太
常五年冬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

八編類集

卷三二

五

第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
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
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
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
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選用舊章退貪饒懲災諒謂
下司諱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
實數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
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收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或或
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里計吏多徭徭爲郎秉上言
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

相欲因國爲池，澆濯囊機，宜絕橫悍，以衆觀之。端自此相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田巡、周陵符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思以車駕當至，可倚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者。魏荊州刺史以狀刺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各爲卿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頃者朝廷拜除，恩加豎謀，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曰：『駒遠逝，穆穆清廟，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并判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并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時攝殺。又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自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愛曰：「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參車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覽至惡屏去，本部書奏尚書，即召求條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乘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傅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詰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愛國嘗從客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子賜，字伯獻，退居隱約，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闕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閭雖見幾而作，夫女誘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直通，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願祚立應光，和元年有虹蜺書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甫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得意少子。』乞還女嬃，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空也。吾累世見之，無以報國，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詩人所謂蝦蟆者，』

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蛇可謂熱矣按春秋識曰天投蛇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寺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召令羣小造作賦說以蠱衆小技見寵於時樂松處常伯任芝之屋納言都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辭之心各受豐爵不久之寵而今縉紳之徒季伏諛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書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主

上大忤曹節等蔡邕生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黃中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茲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入使各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猶中後帝從南宮閼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請汪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初賜與太尉劉寬同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與寬濟帝嘉歎

復封寬及濟子

子彪字文先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察其奸亡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遠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後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主

股民胥怨昔閔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歲百姓樂安明公之立聖主光降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靡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且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揚公之言得無可思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峭岷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袁術僭亂據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技下獄玆以大逆將作大臣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

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明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覩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卜一年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擎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四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嫌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嘗出行曹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旣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惟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素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十九

左編

臣類 相臣

後漢李固 後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大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與郃同而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後爲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震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爲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七十九

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唯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凋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

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徒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后妃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聞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七十九

二

退速也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三公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乘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管館陶公主爲子求耶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斥湯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戾羊廼等無他功德初拜便具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下民卒瘁則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是聖改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三

孝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弊啓則仁義道寒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浸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摘變象以求天意其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德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

月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今後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耶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爲廣漢雒今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後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葺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開利門夫

人編類集

卷之九

四

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閉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議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澗窮路而未有收斂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羣下冀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嬙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豎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德詆訐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

承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林迫之憂商不能用承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益前募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欽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招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殘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

八編列集

卷一百一十九

五

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盛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咎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竇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

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刃弱冀不從乃立安樂王子續年八歲是爲質帝時中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盜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此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逐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專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兇百餘人此等既

八編列集

卷一百一十九

六

怨又希冀冀吉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校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賄賂或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賢堅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人踰侈輻輳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樂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奸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無條兆人

損傷大化陵遲而誑先主苟肆在狴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舉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明恐後為患遂令左右進鵠帝若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糗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後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乃遭大變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八編類集卷之九

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且承初以未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咎自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膏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

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而辭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獨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并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其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胡貫桀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鉞鉞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八編類集卷之九

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及更奏前事遂誅之時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誤公等曲從以古為因成事為敗平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顧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之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變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鉞鎖詣

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
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
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
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載乾坤義之所動豈知
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
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
言也太後聞而不諱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
不宜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祔歛歸葬二人由此顯名
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
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論固言述以爲德行一篇
樊字公德初固既策罷知不免請乃遣三子歸鄉里
時樊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
二兄歸具知事本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
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樊託言
還京師入誠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
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
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
義乃將樊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樊姓名爲酒家
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樊從受學酒

家異之志非恒人以文妻樊樊專精經學十餘年間
舉冀旣諫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今又
當存錄大臣免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
嗣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
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旣而戒樊曰先
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舉冀肆虐今吾宗
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
勿妄往來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王矣惟引咎而已樊謹從其誨後王成亭樊以
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及其在位
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
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爲張
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樊上奏曰
續在國無攻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
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樊以請毀宗室輪作
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樊爲議郎京師
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託以
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樊上書陳

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潁川甄邵詣附梁冀為冀
今有同茂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偶納而陰以告冀
冀即捕殺之邵當還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
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突行塗遇之使卒
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留於其背曰詔貴胄友
貧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銅終身矣在職二年
卒時人感世忠正咸傷惜焉

後漢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
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郡人曰
八編類集
譽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成焉字
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民有趙宣養親而不
閉延陵四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
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
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備不肯企及且
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家藏而卒有其
中詎時感眾詠汗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
震天下時遣書詰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
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坐忤左右
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為尚書令遷大

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相帝怒當復重譴番上
書救雲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
賞踰制內寵狼盛蕃乃為上疏諫曰諸侯上象四七
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
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禹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
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已左右以無功
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
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
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
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是以傾宮嫁而天
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
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今天下之
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吳獄則蒼蠅不
飛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畫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
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嘉其言為出宮
女五百餘人但賜爵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
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不納八年代楊秉
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

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耶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死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轄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察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王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佐校蕃典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建請瓚瑨超浮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真當小平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原其誠心在乎去惡遂使天威爲之發怒今伏歐刀乎又

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王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遂赦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衆過死有餘辜管仲相中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力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擎堅致此刑謫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瓚字切平陝人並有經術稱是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質后臨朝詔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勢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梓未立政事日感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帝即位質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蕃上疏讓質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

后蕃以田氏乎微，實族良家，爭之甚同。帝不得已，乃立實后。及后臨朝，故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實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誅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拜封，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實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罪，不敢欺天也。」今京師醫道、路諂諂，言戾覽曹節、公乘斯王甫、鄭璉等，與趙夫人諸文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官，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實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希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貴門反逆，何云！」

實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逐，適聞其言，而護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費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牧者蕃拔劍叱甫，甫不敢近，乃益入園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止寺獄。黃門從官騶蹋，數日死。老嫗復能損我曹貞數，奪我曹累假不，即日害之，從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鉅令，聞而奔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枉桎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升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相帝收匡下廷尉以誅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桎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後漢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嘗兄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管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詣事宦官，因

絲譖訴相帝震怒徵太守劉翥下獄允送還平
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
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上除董卓討擊黃巾別帥大破
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
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
具發其奸以狀聞靈帝責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
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
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三

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違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
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
具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
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
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
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
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獄猶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明
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雖此觸死允懼不免乃
變易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
大將軍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

南尹獻帝即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
遷都關中允悉收微蘭臺石室圖書秘緯受符以從
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
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
政大小悉委之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不疑
允見卓禍毒方深築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
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差校尉楊瓚行左將
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
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迎天子還洛陽
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六

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
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
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
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
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乃潛約卓將呂布使爲內應
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
數勸之既而疑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
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漸不相平允性
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
謂無復患難董卓將夜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

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懷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駑馬不奔，獨集。宋王允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切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赦允懼，二部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害王公，今日就後，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四沸，在於董卓，況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

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惟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三千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書：「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奔官營喪。」

王宏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郡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伯促殺之。宏臨命，語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藥人之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平祭賜東園秘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

士孫瑞，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計董卓之失，故歸功不戾，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允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與平二年後，駕東歸，為亂兵所殺。

趙戩，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徵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懷懼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碎之。

執戰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錄縣長史

晉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初未知名著鴛鴦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方也盧欽言之於文帝除左著作郎頃之晉篡位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數歲拜中書令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封爲廣武縣侯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俟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聞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並遣使朝獻敬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

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式裴楷

何喻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峻誅後

將廢皇太后會羣臣于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惟華

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

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

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

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

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

璿等內外兵起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三

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忌故從之耳今可遣驛處

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

功拜侍中中書監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廢族儒雅有

等略欲伺以朝綱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

遂盡忠匡糾矯縱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而海內

晏然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

而知敬重華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郎及賈后

謀廢太子左衛率劉下甚爲太子所信遇每會宴下

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

能平下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下曰下以爽情自

須昌小吏受公成授以至今日士咸知已是以盡言

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邪，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而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許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

人編類纂

意

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如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羌反叛，華以梁王彤代之，或訛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既還，詔事實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

一
加
不
易
之
也

兵固守，然後救之。華舍監省數有妖怪，少子燧以中台星，斥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弱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顯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登而惡之，是夜難任，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諫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亂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

人編類纂

意

意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子 6 186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附

唐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也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皇幸太微犯即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華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許應帝悟詔罷封禪遂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一

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謹弗率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難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人心常念焉

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簡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其臨州然後致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勿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記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

二

餘冷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諸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聞晉王厭其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按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能愛泰猶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雉子化爲雉鳴鳴陳倉雉鳴南

陽。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郈鼎，太廟春秋議之。今其離支所貢，不臣之籠，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謂不可。帝志取西域，冀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絕不令往。東宮遂良諫，以爲周世間安三至必退，漢儲祝勝五日乃來，且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溺愛者多，怨宜許太子。嘗計旬日半遣還宮，近師傳事學禁，以廣懿德。帝從其言，帝寢疾，召遂良，反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氏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宗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無愛，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位，封河南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親親之議，又謂勣上

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人。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好兒好婦，今付卿，且德首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明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外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益怒。遂良因致劾，廢陛下手語，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巧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桂州都督，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王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周爭，明日仗入，先帝留無忌玄齡勸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謂臣與無忌在陛下，方草上號，勸臣卽奏請卽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顯及無忌請卽還京，發哀大告內外，舉國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拜儒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千

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

唐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會討徐州賊，雁帥書詔分委畋。思不淹，磨成文，燦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樞之助平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忤，畋宗賜罷畋，草制書多重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值宗立，以右散騎常侍召。遂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今。以兵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貢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度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送餽，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乾符六年，黃巢勢浸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羈縻之。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畏附賊，奈何？」拾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令，故能與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聞壘

八編輯纂

卷一百一

五

八編輯纂

卷一百一

六

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忌歸衆，一離巢即几上肉耳。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以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詎謂攜怒，拂衣去。翟乾祐因抵之，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緋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誤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棲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范士卒，繕器械，濬城，卑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本軍中。乃去。明日，朝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續從，帝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西面行營都統，軍屯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

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敗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敗。縱步騎鼓而前。敗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陳而多旌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陳未整。發衆皆轟。日暮軍四合。塵蔽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害逝去。擒璠子斬之。咸勸京師。時諸鎮兵在家內。尚教。無所歸。敗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弘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跋思恭。約盟傳檄天下。尉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敗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力。奔問行在。衆大懼不敢。而諱當是時。微敗天子幾

八編類集

卷百今

七

殆帝間捷曰。朕知敗不盡儒者之勇。乃。弘夫。敗。陽以持齊兵。渭水賊伏甲偽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敗數勅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與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敗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敗出境。既半道。內。弘夫。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敗。司空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成。將。謝座。賊抵罪死。敗奏言方關。

韓失守。鄴護襄斜有功。請免。貞。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農不發。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諫奉天軍。制皆可。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敗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敗口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今致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敗而李之鎮。今敗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道客上略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敗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縣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

八編類集

卷百今

八

於臣無微不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龍政。以子凝績爲壁州刺史。留恭從。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敗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敗召韓。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識。擢及敗還。葬鄭表爲請諡。曰女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唐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

宋范純仁

范純仁。字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以

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恭後呼爲著作林筭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阻邪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蠶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繕境內質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衆買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人編類集

人編類集

乙

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謂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招克財利民心不寧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諮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者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忌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愛疾過於愛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調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神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措充生靈歛怨基禍遺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倘欲事功亟就必爲檢校所乘宜速遠言者而退安石等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

人編類集

十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無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成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譴者遣使欲掘撫私事不能得竟坐失察察佐無遊左遷知和州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名心仰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尚切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諒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邪寧聞有叢家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家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府治過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

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語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光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連當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旣已改之有司立矣大深四方死者視昔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元祐初進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改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子十緡事皆施行邊俘差首兇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兇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觀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誚宣仁后上之諫官欲真於憲與執政右其說惟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

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辯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入編類纂

卷八

上

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李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收出知河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取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常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可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

肅盡母道明肅上宸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旨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謂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奏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

卷八

下

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謫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足奏豈非觀望邪純仁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共人不知自純仁所出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類

昌府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未察純仁
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寬
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
徙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
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
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
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
又憂處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
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
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星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下開納陛下以一恭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
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
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
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命
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
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奸
名之嫌則無善善之路矣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
止之江行起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
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
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

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
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
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
年徽宗即位欲聖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
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論曰皇帝在
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
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除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
觀仍宜渴見之意純仁乞歸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
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上醫視疾疾小愈可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
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宣仁后誼詢未
爲恨呼諸子曰古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云惟
宣仁之誼詢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

宋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之子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
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擢天
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乘常用兵
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發
書既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

事中表使遠遣趙資睦近之語及西事忠彥口此小役也何問爲述主使其臣王言敷擬于常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體則善矣忠彥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備官封駁宜先京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能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政固已異矣尙何京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母爲南都人贈使事之宮下者自從其所畫青忠彥以官制議之曰今事于南都者大禮使既不從中書青忠彥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入編類纂卷一百八十四

拜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敷下詔燭天下通負盡還流入而甄叙之思直散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拔用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山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阜任卒年七十二

宋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一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貨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不納弼昇年幾八十應明已耗衰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

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有得休養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進盡禮亦何必遇爲屈餽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會執政議漢王稱考大防上言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館伴郭升使其使語頗反朝廷大防密摘其隱事詰之曰止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用使錯愕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授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

本朝集

卷百全譜

九

又有後悔爲當余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故者蓋料我急於議和且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泄情偶矣新收疆土讓者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太祖用姓內斌並遵海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年拜進中書侍郎西方息兵唐老以爲中國怯使大將恩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三年日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

札留訪至於四五起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勸講讀官取仁宗題英御書解釋上之冀于坐右又撫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過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實訓主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富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恭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事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兄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禮兄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官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開閣有昭容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正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官禁出輿入簞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

本朝集

卷百全譜

十

亦欲涉歷廣庭稍肩寒暑此動身之法也前代人生在夢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重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敗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泰直不懷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欲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知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卽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褻褻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鄧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置循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必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臣知

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宋文天祥 被戮

文天祥字宋瑞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髯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輝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類其間非夫也建炎初邦又爲建康通判守以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人言天祥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臺一揮而成帝親收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流若龜鑑忠用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日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收江南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爲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蔡天祥不呈蔡似道不樂使臺

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屢簽若水劍或仕時年三十七歲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因是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若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於鄱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古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郭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有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戶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慶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假寒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

三十一日
三十二日
三十三日
三十四日
三十五日

斷之義少乞新師五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德
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人之憂
然國亦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
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
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
興取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方衆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
八編類纂 宋書全 三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言未及報
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失宰相陳宜中遣張全將淮
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義兵三千從之全
自提兵設伏於虞橋廝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攻
華軍虞軍多死於水又薄營軍尹玉獨當其鋒皆全
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登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
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玉
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王死之士卒存者四人無一
人降者天祥歎斬張全青盾不聽天祥斬留全以御

奏附尹玉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元攻
獨松闕急夢爰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發守
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
天祥去平江三月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
祥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爰逝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
闕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
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
急密發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
重兵於六和塔天祥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
內外軍救萬人背城借一戰以爲守世傑不許十八
日伯顏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請
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還明日世傑亦遁
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元使至上
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天祥詣軍前遂與宰相吳堅
同行天祥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
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爲與國則宜
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猶師天祥躬
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
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湖閩廣尚多未

下窮兵取之利鉅未可知假使盡取豪傑並起兵連不和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作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請宋大皇太后簾前聽處分候鵬飛至卽與丞相定議伯顏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忙古台唆都館伴蕭麻之明日丞相吳堅買餘慶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軍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賈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逆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還矣尚何言文煥慚志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賈

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元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潮歸闕者惟方輿朱華鄒淵張朴數人耳伯顏趣天祥臨所請使吳堅買餘慶北行天台杜許從至京口留十日杜許與余元慶定計謀趣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促過瓜州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是夕逃至真州城下真州守將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閭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逼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

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開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詩去。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鎗，天祥偶不見殺，許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一樵者以資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溫州，開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宰相陳宜中等議論不合，乃以同都督諸軍馬。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詩募兵于溫州。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益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滌，乃命天祥開府南劍州，取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遣參謀趙時賞諭議趙玉濤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渾兵敗同起事者劉欽等。

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濤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井監軍，趙時賞、趙孟濤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蕭諸縣兵持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夾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于永豐，派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支，衆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遠去。時賞奮罵不屈，有條累至者，輒應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甚衆。」臨刑同輩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麻溪，益王昚衛王繼立，天祥上。

表自効有詔獎諭陸秀夫嘗舉其畧曰方敵氛之正
應勦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
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來能而阻險
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
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州新復
憚天祥威重伴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道不果入六
月祥與帝舟自礪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
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
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
封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
兵天祥移書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詔敕令
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
而已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
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帥劉興數
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
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等懿乃潛
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叛五坡嶺張弘範
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卒出走千
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
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許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元

執以憂死惟趙孟榮道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
之拜不拜踴躍請劍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
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
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
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
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
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
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
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
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
容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
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
旦遂殺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坐未嘗
面北留髮矣說之被其唾罵時宋德祐帝降元封瀛
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
入館驛坐召天祥天祥至則長揖就坐馬顧左右曰
此人生死當由我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
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博羅丞相張平章偕坐召見
天祥入長揖問道古時曾有大臣將宗廟城郭土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十

分付與別國人丁又逃走去有此人否天祥曰謂天祥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邪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存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慙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微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

八編類集

卷百全

二

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官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所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于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私範病中亦表奏天祥

忠于是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天祥與博羅語後復自書云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族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臼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侯迎立宜臼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卽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耶類於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博羅益不傳服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誠欲創觀於微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邪春秋亡公子

八編類集

卷百全

三

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也何謂逃走不當立羿之於夏奔丕之於漢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教陳頗有餘憾耳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言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僅得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

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不屬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季堂以談星見奏言上星犯帝坐宜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廬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天祥長揖不拜左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槌撞其膝傷天祥堅立不爲動言者力贊從天祥之前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八編類集

卷百全

十三

宋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買餘慶徽告入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或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

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譏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奉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無不嘆息文天祥女弟坐兄使繫奚官鉉翁領索中藥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遠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題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資金帛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宋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

八編類集

卷百全

十四

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少能及之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飲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間終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也

庭之制

去已就幕三遷至置江淮東擢參議官德和二年八月唐介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友二王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子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

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無不自盡族與宜中
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曰此如
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
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
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
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泥左右無不悲動者
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
不可爲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
入編類纂

卷百上

五

世傑不悅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
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
句以勸學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
而世傑劉義各斷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
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
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拘掠無完膚一夕
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
以授禮部侍郎邵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
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詳云

元脫脫

脫脫丞相馬札兒台之子丞相伯顏之從子時其
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
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已用府
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幼養於伯顏
常憂其敗私謂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
怒則吾族亦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後懷
疑久不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
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左右前後

卷百上

二

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日與之
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
邸爲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
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月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
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
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
伯顏風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時別兒怯亦爲
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
促之急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位吾上且掌
印我安敢專邪別兒怯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

過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蓋先爲上言之脫脫入告于帝及章上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于帝曰脫脫離臣之子其心專佐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審議論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會

人編類纂

卷百全

七

七

之戒衛士嚴門出入螭吻悉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遂拘京城開鑪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王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中夜二鼓遣太子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又召瑀及江西范滙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友齋詔起柳林及旦脫

脫坐城門上而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右吉運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奏雪鄭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李羅等言於都城外開河置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

人編類纂

卷百全

七

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南山水勢尚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願聞左右多沮撓者詆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秘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于脫脫家

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慰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四年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脫脫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領之六年左丞相別兒怯魯密與阿魯圖言欲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

人新集

卷之三

上

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爲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爲難得邪但上見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汝等勿復言七年別兒怯爲右丞相以宿憾辭脫脫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至河州召還甘州就養繼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勲勞召還京師八月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官傳理吏官事九年京兒以太平皆罷相遂詔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馮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時開

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脫脫用烏古孫良祖襲伯遂汝中相率爲僚屬皆委以腹心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傑哲篤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請以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章翰林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爲五

人新集

卷之一

上

項慮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爲國家利傑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傑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子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洵是大乏河決白茅堤又決金提方數千里民被其

患五年不能塞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以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等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開導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窺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日山東運賦民不聊生若聚二千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開導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讞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入前朝集

宋百全

河間鹽運使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鑿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新興功凡五閘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

地脫脫深德之至是引爲中書右丞相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諧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於是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宜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汝中相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居中汝中栢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謀也先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諧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賽因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賽伯達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發旨今奉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勿從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濶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喇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刎頸而死

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于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美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閉繫之倒地然後加害傳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傳亮至江陵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諸將作問二王死皆疑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彥之鎮襄陽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于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八月義隆至建康群臣迎拜于新亭徐美之問傳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卽位是爲文帝復應陵王先封迎其柩建康進美之司徒有司奏事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詔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令先二公推訊乃以三華王昱首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元嘉二年美之與傳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美之乃遜位退還私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坐常爲駕微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不見言百姓貪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二

臣類

百占

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後歲除丞相王嘉上書爲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追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發咎皆歸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勝年老被病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若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勅至傳令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歎以棺歛喪事衣棺於身常閑於衣勿隨俗勸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灰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藉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泥雲仙坐私謁皇嗣皆誅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問夕而薨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上大夫翁然稱其節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胡亥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盧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按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吏問於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摺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鏡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卒

配享唐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諭

唐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嚴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甫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辭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人新類多朱言全古溫以私怨搆中丞宋渾誦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瑋後平宰相楊國忠惡之風中丞奏爲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叛凡霖雨增卑泥巴特丁壯備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善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諱鄆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愔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宗識愔等其首肯非是乃斬子光戴三首他日結芻糗饋愔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濤等清士門十七郡同日自歸雅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夢曰聞公首奮振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部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上平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之以爲腹心他賊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兩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書光稟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縣使諸郡相輪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急進明軍安爲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來虛遣思而壯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安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吾死

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都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服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板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視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遂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官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宜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撓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遠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爲其言虛妄則謾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開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可使先開白時闕人袁思藝日宜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遂爲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改而得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今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入事矣陛下問是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銜口結舌陛下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後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人願言祭器不飾以爲講訪貶峽州別駕載跡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前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與法湮放真卿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
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
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
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視舌舐之公恐不見容
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
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
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
君命可違乎既見希烈宜詔言希烈養子千餘拔刃
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入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七
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
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
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領吾無
兵錢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真卿使倡優斥
侮朝廷真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
怒時朱滔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
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幸相號
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開顏常山否吾兄也梁山
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話賊不絕千口吾年且八十
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吮
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
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用魯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會必乃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嘗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興元後王師
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
不能屈節當焚矣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
弟希倩生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三 八
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歺曰老臣無狀罪當歺
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
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
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頤護喪還帝察朔
五日贈司徒諡文忠

唐段秀實

段秀寔汾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
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
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
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察討護密有功

靈管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國恒羅斯城會虜
救至仙芝兵部伍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議
之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
慙乃與秀實散卒復成軍還肅宗在靈武詔嗣業
以安西兵五千走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
業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
常稱大丈夫今誠兒女爾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
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輔重委河內署秀
寔兼懷州長史時師老財匱秀寔督饒保道募土市
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率衆推荔非
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
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
義奏權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
死惟秀寔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
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郭子儀
爲副元帥居蒲子晡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
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
肆吏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可謂於市有不噤輒繫
市人椎釜鬲兇盜盈道至擁害孕婦孝德不敢効秀
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以天子以生人付公

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
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冠暴賊亂天子違事公誠以
爲都虞侯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
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寔列卒取之斷
首置梁上樞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寔
曰奈何秀實曰請辭于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
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寔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
也吾敵吾頭來矣甲者慘貽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
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
秀寔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珍始終今尚書恣卒爲
人編集
十
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郭惡子
衆以實寔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衆目必入亂
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贈錢卅員公幸教牒願奉
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誦者殺秀實曰吾
未聘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行門下送卧軍中
馳大駭戒候卒擊析衝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
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謀
曰我知入不知旱也急貢之農無以償往訴秀寔署

辟免之因使人選諭令謀令謀怒召農賁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與致廷中秀寔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衣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謀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豬人饑死爾必得殺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爲人做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謀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賊監倉師不利馬磷爲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入編類集卷百全一十一
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敵逼俄而礮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晝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與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官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此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蟻面制制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劇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去垂涕恨恨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遇岐宋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聽至郿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體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帛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寮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人編類集卷百全一十二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若去之則人益易生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安具謀與元元年詔賜太尉諡曰忠烈
唐制義
劉禹錫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長秋能言古興亡事權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泚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因醜朋挺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賁常痛疾大

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責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勛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讎讎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襲述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惟帳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啻此書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言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爲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履嚴見黃對嗟伏以爲遇古晁董而畏中宮耽耽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猥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邵曰黃遂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作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歡其誠鯁至于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典非常朝野懽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况

入編類纂

卷百全五

十四

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黃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羅譴逐身歿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欽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黃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魄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黃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涇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埭浦縣

疾賊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窮而馴莊為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補仲夏使使者多所要請且欲服毯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為河南監牧使持節冊夏主乘常凡例所遺寶帶名馬却弗受王師西征徒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勿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辨終太僕卿安世少時特論已有識航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聞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篇

人壽表

五

為未然今日新政果賴人所成而為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官與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光盡心行之又光教之以法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戶以食開轉運使吳守禮制按之問於安世安世無之守禮為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可戶定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共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近處則通諸理意方釋光入相為秘書省正字光弗宜仁太后問可為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握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嚴著不少微情意憚以強市見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憚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積為四凶今憚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無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樞密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黎奇等極論之資之新州民聞遣使官中求乳婢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水納后而觀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哀明日后留呂

人壽表

六

六

大陽告之故大陽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還言國官以諫於是兩人合願申之乃以祖禹為御史彈起蔡京亦派安世等家議雖不台猶從焉亦嘗與安世言必與之死因使者入祖禹諫陳行必使有過安世自便自裁又擢一士豪為縣丞則官便疑之相官城之將至楊守守選客來勸安世自為計安世色不勝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去依此行之客曰我不難客客為僕所困者誰紀嗣此當與君之家事也然則官本主楊守守事無

而懿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停于於前諫乳雁
事以爲爲后設時節浩既既詔應天少尹孫榮以糧
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徵宗即位教至懿乃還
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銜及鼎
蔡京既相連七請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
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
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請嶺
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荒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非人在瘴烟之地
唯絕嗜慾可以不成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人翁與長 朱百全

二十七

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猷亦本
朝名臣欲超然不能乃捐父母之誦像於卧牀中自
以幘則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瞻視不亦瀆乎昔陶
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
且曰宜豈足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
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既老卒
賢獨喪略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
生元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皆使
書來嘆以即大用默則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
吾爲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點墨與常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
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
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
言猷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
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外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
發其家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郭浩

郭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
邵論罷之後累次替宗說權爲有正言有請以王安
石三經我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秦

人翁與長 朱百全

二十八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安
家之事未暇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
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較將
帥毋狂屢勝圖惟屢終棄序辰看許元節章奏公拜
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言但分兩等謂諸及先帝并
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
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類
惇志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嘗今爲天下擇
姑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誠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遷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執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士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宜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悖謫，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終身安悖，繼請治其祖送歸。

八編類纂

卷百全上

七

王回等徵宗立，面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歲三月而天，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制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論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侍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八編類纂

卷百全上

三

浩所與游田畫王回，皆諍皆良士也。畫字承君，陽翟人，推畫使兄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與鄭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道客見畫以測其意，客問畫近讀何書，畫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薄當年泣樂絲之句，爲志充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畫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上遇
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慕天下事固不
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畫然之旣而
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
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室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活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成人哉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
也浩茫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刑乃俗用人祭
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
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還人莫敢傾
回欽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還者以
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
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
除名倖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誓勸力請復后
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還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說之
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
得爲知道雖然予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昔

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平方孟后之廢人
矣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
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
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
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
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
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清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三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三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鄞縣

陳瓘字瑩中南鄞縣人一出中甲科金甌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檄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瓘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稱繼述先烈而大改成結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下與惇合志正論遂緹徽宗卽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天下之弊安惇邪邪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布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去就汝其書之但邪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人省布使數人邀瓘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其踞許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嬰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挺東官途杭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報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通使證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唯固實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僅問其辭失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寔流海上羣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女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詆妄以正君臣之義環又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其將脅以死環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責於械失指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環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與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憤揖使退所以牽辱有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爲怯而罷在自五年纔授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今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

八編類案

卷之三

三

有潛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環平生論京下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態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辛酉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議論近覽所著堯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峻者天子當其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環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環謂宰相屬副聖諒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野因舉蔡京上疏請減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懷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誣誣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述不可泯也環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日聞環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勦程荆公之學也下既積怒謀因此害環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雖候環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環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環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八編類案

卷之三

四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堯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州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懷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重賈又結怨於遼金初聞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賈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毫社而京師賈等銳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遁還下度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師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訥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

人編類纂

宋高宗

五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却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毫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苑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制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本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嘗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白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正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素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關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昇登臨鼓搥埃之哨乎震地有中人出衆轡而縶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親望時宰識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容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

人編類纂

宋高宗

六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爾綱而罷
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
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
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
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
上書言事潛善違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詔將復鼓
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
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
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
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避死乎吏曰吾亦
人綱類集
知公安敢相迫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
斬於市四明李猷贈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
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爲李
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程果乎制之其心皆
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羅爲
罪者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
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問爲懼不欲伐關却
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賜其家而官其後
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
要用非人至今痛恨之則官推恩未足補朕悔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板附善
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
當時僚屬拔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
我卽借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
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
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前王安石王
魯正神宗配饗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輩夫等
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跪上每
奏封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待金人既退大臣不復
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常旬月不
見施設臣等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
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
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多和而實攻
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諸將相之戍以
退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脫上不省
金人所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
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勸大臣畏懼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
欽宗思好問言遣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
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論
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關而出
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
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聞之宣以
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重圖衛上以
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
邪宣誚服曰尚書真知軍情歷其徒退已而金人立
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人居都省好問曰相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
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
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
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純之可
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國祭祭族則負罪益深乃
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處遣使請大元帥府勸進
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爲太宰侍太后自延福
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
綱以羣臣在園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
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
寅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
號之初好問募人賈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
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
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
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闕賁書於陛下疏
人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邇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少有奇節登正和五年進士第
王黼朱勔皆欲婚之乃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
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拯荒自任發廩捐有以饑民
空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涅其手以識之令
嚴而惠徧浙東獨未過城下皓自守邀留之守不可
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
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
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內患甫平外敵方
熾若輕王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
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他

日帝問宰相此諫穆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衣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鄰國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是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翼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仕劉豫皓曰萬里駒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懷力不能碌逆像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皓卒怒將殺之旁一酋惜曰此真忠臣也日止劊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寬也惟瑋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土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充居百家帥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簷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燃火煨飽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兩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木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挑釁果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計非謂法雖且夕臨諱日探文以祭其辭激裂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願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七

珍寶盡徙以非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收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復草太后書遣李玘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訂革不如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嘗以婦人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於月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措置之嚴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官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

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
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貞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
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席人設席太后
曰吾故識尚書分數之皓自建炎已西出使至是還
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
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封還見
秦檜諸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
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
原意乎檜不憚謂皓于送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
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源如黃鍾大呂乃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鼎等三十人
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謂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
義不與全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忠知其
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始示強以嘗中固若連從之
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旣而
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淪盟宜告之曰侯淵
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撫寄檜怒翌日侍御
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毋出知饒州明年大木中官白
錫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
愈怒繫錫大理獄尋流嶺表錫初不識皓特以從太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辛年六十八死後一日
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諡
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
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各曰湯武聽民而興桀
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
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
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而餘言高宗見而
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宣第五受撫軍事判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各
中外洵洵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誣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欲劉豫
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釋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日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
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變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
下而臣之耳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
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
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
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
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何者陛下間關海
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况今國勢猶張
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諫人寇
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五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億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我豈遠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
屈萬乘之尊下宰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
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大帝秦之虛名惜天
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賊心
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語以折
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
非懷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食議可否
是益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諂耳吁可惜
哉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

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
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
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
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僞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墓街然後
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
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
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封詔除
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六

進士吳師古銀本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
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
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剛中謫知處州遂死焉剛
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
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
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耶來下澤之
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開百
辟動容觀奏讀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
身隨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
還大慶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命當日姦謀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控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控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與王之計也詎議行幸言者請紆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過自人非對集一 宋王全 十一

時早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浚辛次舟下大府王十朋今烹主矣次舟去矣十朋去矣大府又將去唯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得之全賂權貴以自解全人求成銓曰全人知陛下銓意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諸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乃補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一聖攝廷

自何臬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王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此和而不忘戰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俊猷大周仁以泗州降蒲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此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既而遠和海外乾耗且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洵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計如此槍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之和平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測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覲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與視與視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與視之醜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吊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八編類集

宋言金臣

二十九

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陰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遼時金使僕散忠義紀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華楚州王彥率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崇衡准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鏈水土皆用命金人遂退

八編類集

宋言金臣

二十九

宋得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在門謝客萬里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如見之雖盜賊歸犯自粵師歸往平之孝宗相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宸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何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駐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梁又於河南北發民兵增騎射製馬鞭籍井泉而吾之閒謀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之人北歸益慙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准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人稱某奏某書史也是以鄉飲埋軍以手舞劍也臣聞古者人若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休日月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日人異乎然人猶恐陛下不信也適於春日載陽復有山雲穀物鼓不日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適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日大異乎且夫天變有遠臣不取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輟而君臣不開悟惛朝延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手類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是江淮則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繼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各存而實亡人粟之令上行而下悅靜而無事未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死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各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事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言將可相是有事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入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於履役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藉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留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庇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計如樂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人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授非盜賊而授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八編類集

宋高宗

翼嘗察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出里曰官可事記不可作也侂胄志政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專權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三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賜諡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吳興劉元亮等僭稱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關帥才也時夷陽被閉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土下交修以逆類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遇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偁曰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憂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郡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參貳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八編類集

宋高宗

之卒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計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倚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似倏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耶云尋中以危法厭斥之咸淳十
年元兵大舉伐宋似迫皆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
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入道以妻子託愛
將全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賄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日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幸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人編纂集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問似道師潰無所江漢
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歟於宋土
也遁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慷慨悲歌振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迨未聞即太傅元
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
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
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
之喪歸葬舟揚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
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
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

黃應炎王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
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
應炎甚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人也蓋少丁
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
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
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
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
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擢似道政事爲問曰言兵必
亡潰使產景思衛之上其策於似道坐居鄒不法且
訕謗迫兩官謫告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

人編纂集

年呂文煊導元兵東下鄂黃斬安慶九江凡其親友
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枝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湖屯兵以爲
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煊與議從之
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施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
射之未及馬前枋得走人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圍坪矣。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坊，得生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奉信州已而賣十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木鐸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入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興帝崩於匡山。宋亡，坊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首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坊得薦，坊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殿臣，佑甥程嬰杵曰：『廝奈辛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敵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望，淵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貞之符。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官可逐，太后可歸，終則一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園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糗米飲進之，坊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父徽朋以特奏，思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朋出兵戰死。二千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受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食而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舉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遣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已，扶其柩葬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

鎮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揚時，楊新遣火廬室盡燬州糧，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鹽，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鹽河四里人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繁凌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散糧錢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
 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
 復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
 以荆湘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
 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
 觀察使文虎日勢美妄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
 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待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
 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
 州制置印應雷暴成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
 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鄆詔天下
 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
 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紹書
 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
 其兩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
 酒犒犒將士人人為之虎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
 加庭芝叅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瀧國公為詔諭之
 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人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
 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
 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
 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開城守三月夏貴
 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開野幕
 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
 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牌上已
 而知淮安州許又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
 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召民開粟以給兵粟盡令官
 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耕牛皮麪糞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
 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
 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照貴胡惟孝等
 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沒不得死破號至揚州
 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
 為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延心唐元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沙班行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俱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關務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諒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汚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搗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負趣安慶賊遁至山口鎮明日卒亥遂薄城下關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視寇攻西門關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關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患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關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督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關身當之從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關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關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池塘中關妻郭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屬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據自捐其梯日軍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成者以子計關嘗病不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三

元福壽

事將士皆額大求以身代關開張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關關却之口汝輩亦有命何敵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關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與兵以來死節之臣關與諸不華爲第一云初關既成賊義之求尸塋中具棺歛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內附

大明嘉閏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福壽唐元人至正十一年顏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令福壽獨以謂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衛官討之而後以開十六年三月一明兵圍集慶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勦之出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諡忠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四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汲黯 正直

汲黯字長孺潯陽人也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
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棠陽令黯耻爲令病
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
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聞
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
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然好學游狹任
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伯夷
盜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棻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宰相中二

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
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黯
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其夫汲黯
之態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諫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從愛身奈
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
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亦不奪之上曰然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
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
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
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
園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拆就功何乃取高
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位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
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黠
務少事。承上簡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
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方別文法。湯等數
奏決獄以幸。而黠常毀儒。面觸弘等。使懷詐。飾知以
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
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黠。
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
右內使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請使黠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
青既益尊。好為皇后。然黠與亢。聽人或說。黠曰。白天
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
拜。黠曰。以大將軍有指客反。不重。邪。大將軍問。愈賢
難。黠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黠過於平生。淮南王謀
反。憚黠曰。奸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
弘如。案案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黠之言。益
不用。始黠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史。及弘湯
稍益貴。與黠同位。黠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
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黠時示相史皆與黠同列。
武尊用過之。黠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黠罷。上

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黠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
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賈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黠曰。長安令
無罪。獨斬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王而降漢。漢
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
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生當死
者五百餘人。黠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
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
事者。家所由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席庫。賈賜從民。
民待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
吏繩以為。闢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
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
謂庇其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
然。不語。曰。吾久不開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發後。數
月。黠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黠隱於田園。居數年。會
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
之郊。乃召拜黠為淮陽太守。黠伏謝不受。印綬數。強
予。然後奉詔。詔甚嘉黠。黠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

整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
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
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
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
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語也然御史大夫張
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
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奸與事舞文注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扶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
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

八編身主 卷三合

五

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
仁至九卿子汲儼至諸侯相

魏陳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齊父紀叔父譙昔
有盛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
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強今東必與之爭呂
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
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兵備恨不
用羣言羣茂才屬呂布破曹操辟羣為司空西曹掾

蜀時有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操辟之羣封還敕以
為模達穢德必敗操不聽後模達皆坐姦宄誅操以
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後吳人叛
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是時帝初
蒞政羣上疏曰大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
君不和羣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
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
曹真表欲數通伐蜀從敘谷入羣以為太祖昔到陽
平攻張魯多收芑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之今
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鈎截多
八編類纂 卷百全

六

魏杜叡

杜叡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
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曹操
操以叡為護志校尉持節領西平太守操定河北
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皆
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操謂荀彧
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展寇散泥問市
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門
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戰肅何寇恂以

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或謂畿曰宏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部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却一月以計廢之足矣遂詔道從鄆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動舉自若於是人稱須臾

人稱須臾

固曰殺之無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心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急援召之不難固等恐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

分

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潞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奉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軍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謂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諄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白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詞訟班下屬縣舉

人稱須臾

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征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耕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水火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馬超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曹操西征至蒲阪與賊火涓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操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操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良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魏國旣建以

幾爲尚書事乎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冠冢平河
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片股
肱郡克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哉在
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曹丕篡華進封豐樂亭侯
其後帝幸許昌議居守詔作御樓船於河河試船遇
風沒帝爲之流涕詔曰昔冀勤其官而水死覆轍百
殺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叢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諡曰戴侯子恕嗣

晉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濤早孤居貧介然不牟與
猶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康後生事臨
諫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舉孝廉州
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
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
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聞耶投傳而去未二年
早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
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久
之還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以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
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邺帝謂

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
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威恩初轉相國左長史典統
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時以齊王攸
繼景帝後素重攸嘗問裴秀曰太將軍關建未遂吾
但承奉後事爾故立攸卿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
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
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
受禪以濤守大鴻臚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以母老辭職會遣母喪
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
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
侍中領吏部濤載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
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意或證之
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
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
濤所奏擬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
於朝號值后黨專權不教在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惜
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

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盜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策贈司徒。祭以太牢。謚曰康左長史。范粲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惡。遣公卿以求虛譽。亦送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入編類。集卷一百一十五

北魏高允

高允勃海蓼人。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百七十頃。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方一畝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畝損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禁。悉以授百姓。遵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來使。帝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憚懼龍臣。答

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鑒等咸言。宜諱之。黑子以鑒等爲親。已怒而絕允。不以實對。終獲罪。戮。閔濤等勸崔浩判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閣下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難作。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駿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詔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遂脫失次。爾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蒙臣一命。爾實不問。臣不敢逃。訛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赦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人。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頗詔確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日。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黨。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

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朕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明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其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治世受殊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治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於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徇殊誠荷嚴下載造之慈達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

八捕獵集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宮導者恐負翟黑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願殿下斥出侯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景穆不納及文成卽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允以文成纂成平之業而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葬及塗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生燒塋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華變教化陵遲

一至於此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婚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採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集簪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遇此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生者藏也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上爲之而不輟而禁下之必止

入編纂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馭致食饗之禮今塋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婦損敗風化黷亂情禮上未禁之下不改紀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辭盈而不飲殺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汗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貴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陳得夫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

父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於人中。諫之。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豈不彰君之短。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恆正言面諭。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有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會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爾。皆至王公。此人執筆。臣我不過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是日幸允第。雖草屋數間。布被繒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卽賜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初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至都扶引就內。改定皇詔。又敕敕論集在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

唐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居易敏悟絕

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盩厔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卽建言。乞蠲免江淮兩賦。以救流殍。且多出官人。憲宗頗採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普寧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顛得歸。曲天子。河東王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鐔誅求百計。不郵彫瘵。所得財號爲

人猶新著

宋夏竦

上六

美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論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鐔。爭京制生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夫不可復追。至是孫琦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本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琦。進奉州。以疎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因繫開鄉獄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貪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

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至行營節度即承雅爲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日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雅節制心有不安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雅外則虛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雅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陸相爲計空得一縣即壁不進理無成功不罷之且有入編類纂卷五十四

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強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李思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恤于役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強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義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饒帝亦諭執達日陛下誤矣帝變色

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穆宗好畋游畎畝虞人箴以諷僞韓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誓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勒之乃取其財諡不忍方論同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賞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遲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贍餉每道各山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先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宜坐視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吊之

宋錢若水

錢若冰字濟成河南新安人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寇半掌退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與張洎並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經還開殺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有風之兩入編奏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上出詰之日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騷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貴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上仕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也時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恩竭節以保官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眼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祭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也亦不聞其鬱鬱也況今歲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爾上默然又嘗言士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雖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賓宗族此足以爲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參知政事劉昌言罷上問樞密趙鎔等曰頃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謀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待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卽汎灝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益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踰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還草草求解職會晏駕不果上真宗卽位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

入新制未

本言全

三

本宮克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年方四十初太宗有奇大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莊局不得署名至扶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旣又重修太祖實錄參以王禹偁趙安仁未周成畢安仁時爲宗正卿正信妻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俄判吏部流內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臣武者畫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

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倖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慮下挫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水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御然後權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未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生清邊塞然後鑒輅選京天威備於四海矣臣常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

入新制未

本言全

三

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南下秦鳳平開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諍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未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宗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刑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臨州姚內斌在廣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源州俱授懷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

皆不至。聖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遙相救應。如此則山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驚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言事者請城

八編類集

宋言命嚴

三

八編類集

宋言命嚴

二五

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與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項爲內地，民役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若復城之，卽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阻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泥城邑焚毀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其勞未見其利。復請圖而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時北戎猶擾，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

盛。犬戎未嘗侵境者，蓋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上嘗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過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材力有餘，朕上疑其莽鄙，覺監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大。」

宋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詔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疑，卽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宋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木舉茂才與等。又中賢良方正，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列爲嫂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山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

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宜穀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較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而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王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遺無少差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焚燬朝陳則封冊幕下如此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宸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日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詔罷之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昌言求當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覆然而罷帝以豐財省費訪羣臣方平條對大略以爲祥符以來移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勸達補之法

卷一百一十六

子磨勸達補之法環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或扇言農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驛往戌蜀詔越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日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卽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西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置上四卜策。富弼讀其泰。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工部尚書師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伺罪之後。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額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仁宗卽位。召見諸約山陵費。又諸差減錫資。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其見稱重如此。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識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性辭極論其害。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

入朝奏本

卷一百一十五

平持榜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阻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動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貪豪許之。世襲環州童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貽患。不可聽也。故事歲賜契丹金綵服。召二府觀焉。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契丹大小人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己曰。但令主者曰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矣。克啓從之。禧卽行。除中太一官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復議錢之出國。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徙馬棄之。災荒其患有不

入朝奏本

卷一百一十五

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漸河渡坊場司農井及祠廟宋開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開伯封于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讀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滿元祐六年堯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母請謚蘇軾爲請乃謚文定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

八編類纂

宋貢全

子

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日謂王安石平亦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辭以考校既入院卽欲紛更院事方平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騶有愧色蓋素善安石云方平言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超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旣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旣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勝矣申公難復作相然不得守其舊俗意雖不善而亦從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

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猶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迭勝而朝廷輕矣

宋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
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

八編類纂

宋貢全

子

文自謂弗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嘗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

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令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
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
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
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
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
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
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
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
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權貨
不卽予鈔久而漸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
稍增價與市歲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爲
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
體仁宗遂止之堊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周後謂
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嘗聞
法吏舞法夫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
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論
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寶護堊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堊推恩皆
無此比乞追還全寶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

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校凡內
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會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
鎮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
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
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
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
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
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
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議者
難之支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
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
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
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
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
宗室疎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
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沒其能乃
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
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
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
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諫官而不

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此嗜利之人臣不爲也
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
裔爲念是爲宗廟之處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
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堯叟宗子於
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
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
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
曰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
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轍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論
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比天象見變
人壽與壽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
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
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
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
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
職無歲不中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眞威
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
大計又因給事獻賦以諷其後韓琦追定策立英宗
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諸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
帝爲孫光武視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諡者猶
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
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
考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之曰方今檢詳何逃
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
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遷宰相官有誤改侍讀學士
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
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任鎮批荅曰
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士乎周上以鎮不當以聖人
批宰相欲罷鎮內職執政函諭鎮令自請外故有是

命或曰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爲上言鎮以周公侍琦則是子孫子侍陛下也鎮坐此出上於制詰多親聞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謀訓豈可褒貶失實乎至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摧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卽是効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遂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摘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欵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

八綱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過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倒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折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

八綱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六

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廷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末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典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檄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

八綱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七

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千額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閉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鎮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五

三十七

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先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猗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隋峻光子康薦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過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駕於行義泰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娶者輒爲主之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孔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都

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曰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黃庭堅過鎮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倦色鎮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思慮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蘇軾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蘇子瞻時在黃州鎮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趙孽有壽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學眼前妄見佛國蘇軾報之曰請公自試觀能感之性自何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以曉鎮終不領

宋范祖禹

范祖禹字少甫鎮姪孫也生時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切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

八編類纂

卷百四十五

三八

京師所與交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
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
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論安石意竟不往謁
富弼致仕居洛性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
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
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廟
祖禹上疏論喪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
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
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喪國朝自祖宗來外廷
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
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爲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
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
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
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
經者也服旣除至塋又服之附廟後卽古纔八月而
速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朝望羣臣朝
服以造頌官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
帝之服爲人臣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故
事服除當開樂置晏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晏

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服之意不可
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旣
祭于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宗祖之舊若出於新舊
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
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賑救諫官謂詔詐者
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
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
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
敢言者矣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
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
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
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父之悔
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祖禹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
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
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
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
人有罪當退亦願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
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
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

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惡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
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
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
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業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
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
召先內侍竊謂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
多引小人以譏國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
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
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遠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寧
韓琦五溪沈起授交管沈括徐禧貪充神譚興西事
人繼蔡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辛年五十
八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
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必正
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議
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
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宋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價糴令民自繫熙寧免役之法

六

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
語顏錢戡守瓊遂行之金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授
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八
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
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水塘以限
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皆城不相屬舊築夾
土城往來爲易以堦因濠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
義民兵金人犯淮西公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
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分強勇鎮淮
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傲行之淮民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爲馬社募民爲之宰
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
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
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
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
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
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
相言與之乘障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
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人境宰相連遺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輪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馳。況東海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琰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備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事失。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淚，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啻殺前後累疏數十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贖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還，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河，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亂，昌祖不救。遂棄阜，如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如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旣散，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斌等扣泃洲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與元，旣復鏖榜邊關，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

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師於興元雖不果行而
凡開外林木厚加封廬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
嶺皆極邊號天陰因厚問探者賞賜悅之動息悉知
邊防益密總計告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
助糧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木三十萬石積沔州
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
帛稱是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諱
知之大人與之再為臨送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
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游閣以
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
足浩歎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
摧鋒軍達茂建康留四年比撤茂歸未踰嶺就留茂
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議
茂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
飯兵室之俯伏聽命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
定獨受耐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
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
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諸降祭點不悛
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時年八十三遺戒不得作佛

事果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五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與兄仲同居以貴爲騎郎事

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

序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

使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侯宜事文帝曰

早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泰漢間

事泰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

之爲僕射從登虎園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

視盡不能對虎園耆大夫旁代尉口對爵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耆夫爲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終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從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

者釋之曰大終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

不能出口嘗徵此耆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泰以任

刀爭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使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耆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耳十年不

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

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耆夫上就車召

釋之參乘徐行行問釋之泰之敝具以實言至宮上

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

司馬門於是釋之進止太子累王無得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

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外臨厠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

新豐道曰此走郎鄴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

而歌意慘悽懷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埽

用鈴繫繫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

可欲者雖無石棹又何威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

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

馬驚於是使騎捕捕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未聞

罪臣下久之以爲行已過既出見乘輿車騎即走

耳廷尉奏當此人犯罪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

吾馬馬輟乘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

之罰余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當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宗律盜高廟服御物者。爲秦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足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頸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主恬。咸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識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張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尉。張廷尉使跪結。張廷尉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張廷尉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以老病卒。其子曰張聲。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唐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秦軍爲亂。仁不忍杖罰民。朋其思更相約曰。犯徐秦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搆議。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相鈞建掩。窮護送。楚掠疑慘。又汗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及論吏爭。以入。爲。實。集。卷。五。周內窮。詔相。高侯。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受。相。告。言者。無。底。口。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屬。語。折。抑。有。功爭。益。平。以。博。州。刺。史。鄒。瑒。王。冲。貢。息。錢。於。賈。卿。進。家奴。督。倉。庫。以。餘。慶。相。間。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州。人。告。餘。慶。冲。謀。后。令。俊。臣。勸。治。以。友。狀。聞。有。功。說。餘。慶。更。水。昌。赦。法。當。流。待。御。史。魏。元。忠。謂徐。慶。爲。卿。督。債。通。書。令。謀。明。其。非。口。支。黨。誦。殊。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他。貞。同。恩。魁。首。已。伏誅。支。黨。未。赦。者。原。之。書。曰。鐵。所。張。魁。首。以。逆。意。爲。首。焉。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破。口。是。謂。文

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人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貞是也既已伏誅餘慶方今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戰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累轉秩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

人編集

卷五

五

殺我今以恩止殺就季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復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遺降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搆有功爭不能符秩官侍郎周興幼有功故出及以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監御史前日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同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後進灑然相賀又上疏曰天下良有定比還者日多選曹委囑公行監臨滿路應季人多逆節勒訊結罪則慘獄嚴革命歲久

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呼閣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寃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匯受所上章據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幼登奪祿貶爵不越月驗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謹妻龐爲其奴佈以妖崇教以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章季昶鞠之嚴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幼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人臣小過

人編集

卷五

六

奸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麗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之久之文備坐車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凡三生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仇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實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初鹿城主簿潘好禮私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待法而

已有功居革命之除周興來俊臣等掩我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于釋之明甚

魏李愷平糶

李愷謂文侯曰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故雖遭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漢耿壽昌常平倉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宣帝用吏多選賢民百姓安土歲穀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以善爲筭能尚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補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國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

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適出夫陰陽之感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糶漕關內之穀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勳衆之功恐生旱氣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自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隋長孫平義倉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晴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卽以此谷賑給

唐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爲趙王侗給事郎中世允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以懷之有與有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振伊周以卒天下生克詭曰善俄聽允錫胄及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江行本府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前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卽日命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來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

忘贖曹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齊飲食舟艤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朕詔復護德妻固執帝將可曹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可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陰賈縣取調者詔許自首不甘罪當死俄有詐僞者事洩獄具曹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令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責獄邪曹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不信奈何曹曰法者

人新舊集

卷百五十五

七

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言爲陛下惜之還尚書丞丞孫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使射蕭瑄免封徙矣帝謂曹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使安卿宜副朕威帝將修復洛陽宮曹上疏諫曰比聞中河外軍圍張大富宅悉爲兵九成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罪籍軍者督戎伏謀役者責糧前竭貲經絕賴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冷下午之有主

卷百五十五

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自贍瘡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據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曹奏已卽削臺故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曹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樂所激耳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曹上言喪亂以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糴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竝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祿

人新舊集

卷百五十五

十

積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糴而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帝爲舉哀謚曰忠以第舍酒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

唐劉宴

劉宴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爲京兆尹戶部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戶部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新承兵戈京師米價斗至一子宮廚無兼時之積弊軍乏

食饑縣百姓乃按撫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已任凡所經歷盡得究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遣宰相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率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諒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典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驛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羣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榮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渾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

人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羣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毛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問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輪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舟車既通商賈來往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州尤甚過宜楊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蕭條悽慘遊鬼哭牛必羸角與必說較棧車免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典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毀源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達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均拓澤減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泗於渟千里旋上固水行舟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家夾河爲藪材狼閭閻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峙司元侯賤辛儀同青紫每云食牛菽又云無挾纁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

行錄

卷四

人壽集

李元亨

上

之晏累年以來事缺名茂聖慈育特賜生全月餘
 家居遂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
 荷鍾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
 祈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淹泣獻狀
 載方內堵朝權既得書即以漕事委受故宴得盡其
 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橋馳
 使勞日卿朕卿侯也歲凡致四十萬解自是關中雖
 水旱物不翔貴矣十二年奉詔詎鞠宰臣元載晏以
 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更勅
 李涵常表杜亞等同推載皆款伏初晏承宣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王綽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復
 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
 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
 紹罪從輕紹之生晏之力也初晏亦罷請道相鼎使
 帳簡臺閣士專之財經費不克停天下操官局相鼎
 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鎮鎮盡當時之選赴督餉
 辦故能成功雖權貴于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舉人
 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晏歿二十年而
 韓洄元琇裴瞻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能掌財利皆
 晏所辟用有名於是晏既歿而舊史相明其功陳

諫以為管蕭之亞

宋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
 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賄集恕立擒府中
 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懇質佐號前請赦
 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
 徇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矣丹引去還
 河北東路管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音恕對曰
 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
 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
 田萬一生安悔無及夫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
 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洫而已嘗田之
 議遂寢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
 之親題殿柱曰與鹽鐵陳恕淳化四年太宗欲親羽
 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為十道置左右計使以規行重
 儉分上之召恕為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
 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
 分隸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使歲餘果罷復
 以恕為鹽鐵使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
 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

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收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挽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成具，制置有倫，逾欠無失理之名。憑由解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昭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吏使居此司專行人員，蓋委宋元主事。

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後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寇準罷樞密使，恕卽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準卽檢尋恕前後改革典立之事，類以爲毋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宋趙開

趙開普州安居人，登進士第，權辟耀正用舉者，收佚卽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游。因羽如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七年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賜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鼠尾等言將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賦計盡歸三司，諸道

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推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推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承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綸博馬。價皆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使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推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歲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推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逐

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賞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卽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兄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鏹銀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贖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共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初錢引兩料同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促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點。其徒復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初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句稽。月貲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處於食貨。弄無遺策。雖皮費不可計。而靡費若有餘矣。浚爲四川宣撫副

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閑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綿州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開拘收尋除開徽猷閣侍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州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揚之使之交解間陳起辦餉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人壽集

卷之三

一七

漢文翁 循良

文翁廬江舒人也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可敬此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史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償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不賦用大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陳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吏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弟子使在使坐

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傍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主出錢以求之錄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漢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今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龔遂已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人壽集

卷之三

三十

魏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卽位二十七日辛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免爲城旦官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竝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官帝嘗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

遂對其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貽還乘傳至渤海界郡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還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請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問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通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敕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遷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特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疾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積三歲遂出勝出役爲諫大大令左馮翊朱鳴舉霸賢良勝又口爲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是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輶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

澤詔書吏不奉宜太守縣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贖罪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師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長吏許丞老病罷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從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門數集郡國頡頏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頡頏太守嚴宣布詔令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五厥三年代祁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祁魏子愛憐功名損於治郡耶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第承卿卿以爲神爵議獄聞獄奏勸曰竊見丞相卿卿中丞希博士離間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戚女壯儻其對舊耨耨耨男女異路道不相識交驛

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如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敵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敵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臣敵非放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自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姦假令京師先行讓

陵侯高帷嬖近臣朕之所自新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

漢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距比干之

人倫類集卷五十五

三十五

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詣川穎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嘗爲選長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忠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計一切以爲聰明穎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望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人人問以諸俗民所疾苦爲陳和順親愛誼降怨咎之路因與議定縣受喪祭儀鼎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雪用其教貴儒事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穎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廉謙納諫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番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瘡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

八

永平五年

三十五

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更父水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謁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口微千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代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人守左爲網藩歲稱職爲真茂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自宜循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背

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去夫三孝第受其耻咎在馮翊爲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人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耆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侮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車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屬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遵又自陳人稱類集

東漢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原原爲初辟丞相府史事

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誤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密令勞心詳諱視人如子舉善而攷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日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家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泚鄉侯官至大司農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宜楚國樊騰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王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歾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尚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策封安衆侯擢樊騰子賜爲上谷太守

東漢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基建武初爲武陵太

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五七歲晝夜號踴不絕整郡中贈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弟不俱居太學習藝詩閑戶講誦絕人間事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

八指須集

卷三

七

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入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絳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阨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兄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

生恭便坐廷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尹以微勞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安因上書言狀帝與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政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卿舉者乎終無所言

八編類纂

卷三

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六

左編

臣類

漢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聖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承宗廟東迎之曰惟恐屬車之行是今天子以盛年初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裏而昌邑小輩先逐逐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六

臣類

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臣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赫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邇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

怪不可勝計皆陰類寢長臣下頤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

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

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

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

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

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

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後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八十六

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收書

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

歲乃得過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

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微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

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

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

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

事疊疊不合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勞陽郡

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記計盜賊未得者七十

七人他謫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騫無以於恩慮

久處聞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募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散不敢受身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敕散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散辭之官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散奏書諫曰臣聞泰王好游聲華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

八編表基

三

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毋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欲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衆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無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散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散守京兆尹

北土

漢書

職京師親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老偷盜曾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里閭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責其罪犯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罪敞皆以爲吏道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程吏坐里閭開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府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封焉又爲擬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橫有司以奏嚴上問之對曰臣聞畫眉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無罪也然終不得大位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尹歲坐與光祿勳得厚善後作坐大逆謀公卿奏罷事又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獨奏廢不下敞使收捕張京兆京兆人欲誅敞敞以敞於京兆竟不肯爲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誅敞敞曰吾焉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尹安能復案事敞聞奏語即部吏收擊張京兆是時冬月未盡數日京兆

事吏晝夜驗治，舜竟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敝敝自言使者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得自便利，即先下敝前坐楊憚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關上印綬，便從關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者即家，在所召敝，敝身被重劾及使者主妻于家，至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奏隨使者人編奏案。

王

請公車上書，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奏使冀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赦，以耳目發起，賊王名臣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尋蹤迹皆入王宮，祿自將郡國吏更數百兩圍守王宮，扶桑謂等果得之，嚴置重幹中，徵傳吏皆捕，祭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戮法，割其尸，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之，郡朋薦敝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天子使使者徵敝，欲以為左馬卿，會病卒。

僕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聞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佞，赦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昆子兩人，令坐後堂，待兄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拔籍，縣縣收取，點吏豪民案致其罪，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行出縣，不以無等，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廉，東海大豪刺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欽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東海大治，以高第八守右扶風，清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奔歸訊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援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所辜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若督極者至以鉄自刳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謀常為三輔最著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深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賈之制詔御史朕風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戚近遠亦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鄭正治民異等早夭

漢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汝南潁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過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有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至名起居使吏告曰

入籍其妻

七

黃金百

俗大敗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疑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何奴降者言何

奴中皆臨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亭匈奴微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事還為用守

京兆尹蒲類為真漢漢為二十石以和勃投士其尉

馬得進史既勤甚偏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日某掾卿

所為非二十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更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願為用任無所忌廣漢明此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輕先聞知風論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仰時

廣漢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

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

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

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

賊前二十石莫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

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

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為箠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

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黨散落風

俗大敗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

發發又疑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何奴降者言何

奴中皆臨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亭匈奴微廣

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從事還為用守

京兆尹蒲類為真漢漢為二十石以和勃投士其尉

馬得進史既勤甚偏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日某掾卿

所為非二十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更見者皆輸寫

心腹無所隱匿願為用任無所忌廣漢明此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輕先聞知風論

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仰時

廣漢

爲人強乃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或夜不寢至旦尤
善爲劍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
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
莫能及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
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
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
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
使長安丞翼會叩堂戶脫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
無得殺我此宿衛臣也釋買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

八編類集

卷百六

九

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
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遇過
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欲葬具告諱之皆曰
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王界
上界上界長數日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生
廣漢又請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寄謝我何以不
爲政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君在湖界
上亭長恩思職事有以自效乎界上亭長曰臣
竊隨伏如神皆此數也廣漢令界上亭長安臥臥吏
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中不敢自誤繫留人

京兆政清左馬卿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
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
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
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盧
璽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
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賊大臣所
忌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強壯恣氣見事
風生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司馬廣望之勅奏廣漢指斥大臣欲以劫持素

八編類集

卷百六

一

公逆節劾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生賊
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典數罪天
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
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生要斬
漢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都史察廉爲樓煩長
舉茂材梁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爲煩賜
令生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意
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放恣亡命
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怨殺義惠長妻子六人往來

亮合攻破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驍驍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茂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簾至兩岸番版裝治四廂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船樓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徵拜尚書令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歛幸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雖長

人編類集
卷百六十五

樂公兩手持荷二十四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於崇崇與武王融以所負多頗什於地崇乃傷腰融主和融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取食人敗類錄云下主

宋文選

爲茶詠曰茶利聖官時雖之不若早自其也命拔茶而置棄民以爲苦其後種茶既新皆失業而崇陽之衆皆已爲爲論歲百萬匹詠拔軍制吏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通錫木斷水滴石穿自使解下者斬其首

中府自勅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督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舉意深矣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詠封還詔書曰永德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制其大校者上始竊詠言面加慰勞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王繼恩克招安使率兵討之詠詔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敗成都上留詠至致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免詠至空同域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三豐營素良而所有餘糧乃

人編類集
卷百六十五

下其佐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賜益州雖救復諸郡餘寇尚克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樂爲事軍不暇往往剽奪民財詠於是悉擒招安司吏至庭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水泣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取自乃卽分其兵尚可免死吏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詠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鄰州不數日滅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詠命以錢給之繼恩謂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

敢出招安使頭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出城討賊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何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詠以順憲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即榜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詠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詠行法詠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詠度繼恩日橫以狀聞上命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

入無難奏

主

黨詠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王帥帳下寵幸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誣賊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溺衣扶人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黨誣詠知其已投月故無他語又充與主帥有不協名兩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玆所逐掠懷安軍破漢州詠方會僚屬報至飲燕如故賊又掠印蜀將趨益報者愈急詠復不問其父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吾城乃迭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止即受教行至

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首餘黨盡平劉玆兵遇有以斬首級求賞者詠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照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破體王帥令付營將理矣詠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初知益州斬一伶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詠封刊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民間說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說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

入無難奏

主

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遂校于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毋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友一宿而末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宵衙門之卒何誅結髮之情何厚舊爲寔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詠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詠一日見一卒抱一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

父詠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梓道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爲亂逐殺之詠嘗以蜀地素佚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聚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出米六萬斛至秦州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權之泰爲永制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頽廢詠察郡人張及李政張達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駕勉就舉後三人登科詠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勤文風益振詠嘗勸事有言焉立事備重法輕者必爲判語讀以詠之蜀人雖反謂之而民集其詠乃致風

人集事集

卷百字

七

俗篤孝義爲本也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蹶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知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朝我詠知民信已易嚴以寬景德元年車駕北征詠慮遠夷來隙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販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衆皆備服詠在陳一日方食郡報至詠且食且憤既而抵案慟哭者久之復彈

指罵誓久之乃丁謂逐寇準也詠自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戲子勝其一先乃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汙謂聞之亦不害也詠卒於陳年七十謚忠定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遣官覲謁天下之時傷生民之命此有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功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謂李政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詠曰臨事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一也當行必

人集事集

卷百字

八

果決三也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民然後教之當及於義然後勸之勸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然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一旦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叅知政事溫仲舒爲鄉第及他諸部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爲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詠本無文凡有中丞皆婦家王禹偁代爲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極其醜詠及再入中書禹偁亦再知制誥故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辯曰臣苦心文學歸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於是掩上之明誣臣以非罪也上曰卿平

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
未竟賜坐上日今日暑甚顧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
紅鋤金龍扇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日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初太平興國三年科
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
有包戎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
德自謂壇塲欲奉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
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
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流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
之謂日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延方
人集

卷百全

七

宋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

乃職方氏所書浸日泝沐者故跡浸爲汗澤恬靜其
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厚委得上田七千頃
擢之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勅定三司條
制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史治
以干利墮下張慢距城數里爲園圃植桑木刻鳥獸
綿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聞
嚴警游幸登賞類非齊祠所宜乘輿一恭而百工侍
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詔令
熟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
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賤
人集

卷百全

七

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
招術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書古史雜用士人分
方技科爲五後皆施用加吏館檢討准亡饒造括察
訪發常平錢粟疏溝瀆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
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詳大
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相挺爲愛又市易司患鈔鹽
之不禁欲盡入私井而革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
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
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
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

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朕當思之。遂問鄧龜。事封日。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吾然忠。萬戎。盧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侯加督。臣恐得不足償。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握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爲河北路。察訪使。先是。銀台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實。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聚則囊橐。爲何以檢。頃朝廷歲遣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敏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知其鑿山之利。入編類集。卷百六十五。三。則中國之幣益輕。何賴哉。餉鄰。嬰將自茲始矣。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爲病。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張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難以挽。疆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遂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離。日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請樞密院。開放牘。得頂茂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義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楊

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顯吏舉以答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設日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葉先君之太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絕。麗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括上之。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曰。事丞相府。吳克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免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克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厚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號。威。括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微凡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仲諤西討。授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資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戍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

察事機必憂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享之希漢
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誘師次五原頗大
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
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者數
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
卽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恬
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
以徇數日帝使內侍來詰叛者具以對大將景思誼
曲珍拔夏人磨崖蘆葦圍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
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
八續類纂 卷八十六 三十五
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
西襲綏德先往救之不援永樂坐謫均州團諫副使
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七

左編

臣類 諫臣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二年秦滅韓。良年少，不宦事。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弗歛。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墜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謂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良會此。良因往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孺子見我濟北，殺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帳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齠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亦兵衛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侵憊，戰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入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宛郡縣遠，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秦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文析。鄢皆降。所過亡得。南秦民皆喜。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堅易動。以卅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

[illegible]

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開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

八編集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開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璧。」

八編集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肯違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相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其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放復東又以齊反書遣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聞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侯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七

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曰餘也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數殺義帝江中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悉河上軍以懷從後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良從漢上東擊楚時項羽方擊齊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還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固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剽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越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約與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

八編類纂

卷百七十五

八

擊齊面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面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楚又追擊漢軍殺泗水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漢軍東睢水上漢軍却爲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宛望皆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南走乃得與數十騎遁去至下邳漢王下馬踞鞍而罵彭越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連日九日其兩人可急使而漢上之將獨韓信可爲大將官向即欲指之指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于是漢王使隨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而使入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困果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等請前籌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來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伯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養為軒倒置，十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小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填塞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雖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容之謀，陛下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趙錯印是時，漢遣韓信擊齊，楚使龍且救之，信殺龍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許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苦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且與陳平謀，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遣周勃，謂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遂遣周勃，即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王章，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行患之。要還佐，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封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人編纂

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勿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擊，望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而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若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叛，越亦望王而王，王不蚤定，今能取雕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關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
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
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
不從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有見疑于生過
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
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
自聚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趨承
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置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
屬無患矣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爲

上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
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
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
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
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
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
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
請宜來來以爲客將將從入朝今上見之則必異而
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人編集
成侯所十一年燕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
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
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
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
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
后承間爲上泣言燕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
皆陛下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

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數行而西耳上雖病強亦無
事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強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
四人意上曰吾惟堅手固不足遺而公自行耳於是
上自將兵而東羣臣房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強
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
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
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布

卷之五 上

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及
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皆眉皓
白衣冠其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
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曰吾求公數歲公遽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
人爲壽已畢趨出上月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
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竊

而王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曰鴻
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何難
有鴻鵠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
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
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
留侯天下振動今以三十金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
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
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太史公

卷之五 上

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
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國數矣而留侯常有功焉
豈可謂非天乎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
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
侯亦云

符秦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桓溫伐秦入關猛
被褐詣之署猛軍謀祭酒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
俱南猛還幸山洛師師不可猛乃止秦東海王符堅
幼有志度時秦王符生醜虛不道堅左右密說堅曰

王泰記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堅以問呂襲樓連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早而咨之堅因襲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襲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既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擒醉睡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襲樓爲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懼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五

救堅漸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猛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德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後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殲盡氣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監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因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堅

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綺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爲災堅親臨太學以猛爲京兆尹符生母彊太后弟特進彊德醢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救之不及與中丞鄧羗同志疾惡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特進姑臧侯樊世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六

本氏憂佐秦王健定關中衆厚猛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實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實白本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初涼李儼據隴西降秦旣而復過於涼後復與涼絕涼王張天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赦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

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自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傳將士繼入，遂執儼歸至長安，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并州牧晉公柳、秦州刺史趙公

人編纂纂

卷一百一十五

雙皆與之通謀，幼誅雙，復與洛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庾、武皆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援虜，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爲符氏骨肉，乖離投誠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庾遣賤於燕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有東之悔矣。」計皆不用。幾等以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枹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灊上，燕不我救，

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來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兵據之，衆觀兵峭瀨，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數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既結好，燕使郝詵、梁秦相繼如秦，誓與王猛有舊，猛問啓東方之事。詵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秦主苻生從兄苻亮爲秦伯，苻生堅使典客館探於秦，舍探曰：「昔諸葛瑾

人編纂纂

卷一百一十六

爲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遇無私面，今使人即安私室，所不敢也。變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爲之所得論也。」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下事於秦，格疾病燕王，瞻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陛下車文武兼會，晉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余言必有旋窮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國車爲評所忌，自棄邑還，咸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車，垂懼出奔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車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迎執手曰：「要當與却共定。」

天下告成岱宗祭後還御本邦世封南州臣言於堅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火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以垂為司軍將軍討慕容氏使秦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梁琛而進北至鄴也慕容垂言於太傅詳曰秦人日弱軍旅多衰懼于朕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詳曰秦豈肯受我臣而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遣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成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弩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登長安也諸慕容垂之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

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許為垂使者謂今日吾父子來此以逃生也今主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竊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變乃奔燕軍猛未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監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共志朕燕之將亡非命所能存惜其徒人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返而復還疑為反聞徒之沙城在遠城南六百里令終不自安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六

八

後以作亂為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失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辭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侯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遣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猛曰臣仗威靈奉成負盛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變輿親犯塵霧但願速勅所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

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羗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羗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有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交戰以贖罪猛弗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羗羗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兒

八編類集 卷百全上

三

羗語猛謂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慕容評為人貪鄙鄧固山泉醫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乃遣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鄧中評大懼秋七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金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羗曰今日非將軍

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還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羗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許單騎走還鄧秦兵長驅圍鄧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

懣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是言實起

八編類集 卷百全下

三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鄧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格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鄧七月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素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

幼冲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鄆執
燕王暉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
容驥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未留梁瑳
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
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
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何先誕曰然則明公賞
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泰封驥爲新興侯猛進爵
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
平縣侯以鄧猛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
其定郡侯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猛爲司隸秦王堅
入壽春集

卷五十五

五

五

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議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
名將尤武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若有廉李之不
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
司隸何足以擢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泰以光
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熾卒丁上邽是年桓
溫除苻王爲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
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儒以補關東守宰猛以六
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使宜輒以停殺別乞一
州自效堅報曰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
所以爲優崇乃朕自求安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

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登獨朕之憂亦卿之責故
虛名台鼎而以分陝爲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
政俟才宜速銓補侯東方化洽當家東西歸仍遣待
中梁謐詣鄆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驥爲
尚書左丞徵驥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徽爲尚書
郎北平陽陟田縱陽瑤爲著作佐郎鄆畧爲清河相
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二經才
成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戶以上學不通一
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爲丞相稍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蠅布衣朕
龍潛弱冠朕奇卿於甕見擬卿於卧龍卿亦異朕於
一言起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雖傳
巖入夢妻公惜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遂不許猛乃
受命猛之被張天錫於抱罕也獲其將陰據及甲士
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
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
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
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
廟之福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泛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

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墮。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一人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公猛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為冠軍將軍，羗人姚萇為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為堅所寵任。故猛臨終言及之。堅將謀伐晉，羗臣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

人編纂

卷之三

三

對曰：羗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羗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臨沒之言乎？堅不聽，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皆放之，堅竟為其所弑。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龜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六十一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

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山谷天險，俗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若舍岸見侵，其勢便易，且秦將婦之國，不可不救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可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輿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劫掠之人，不無後患。今君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北則屯無事而我受敵矣。嗚呼！內寇人食，又乏發軍，是豈則元寇進擊，若其北則南州復寇，未若受二水進，以谷西入，然後與六塞其歸之路。」西水託下，西水託下，二水進，以谷西入，然後與六塞其歸之路。」西水託下，西水託下，二水進，以谷西入，然後與六塞其歸之路。」

人編纂

卷之三

三

勝也。必欲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拔郢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無伯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守河北也。試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州城，為置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明年齊郡太守上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勅以軍絕其後，將則裕軍。」

不戰而可克書秦帝華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
浩浩曰能與好秦帝之而無實計于泓又病果叛脫
離棄其危亡之憂兵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
容垂浩曰垂素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
蛾之赴火少加倚杖便是立功裕挺出案檄不囚一
卒之用奢臂大呼而表裏相立莊禽慕容超南推盧
循陷若平姚而纂其主秦地或夷望并裕亦不能守
之秦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
不能退我遣精兵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
曰今西北二寇未除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
人編纂

卷百全

主

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暇
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格之
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帝大悅賜浩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
曰朕味卿言若此盛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
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
天漢而滅浩曰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
與今同四家主尊卑人無異望是為晉將滅劉
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初浩父天部大人曰馬
文貞公宏疾篤浩躬刲截髮夜在庭中仰瞻斗極為
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忌家人罕有知
者將議伐赫連昌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大其城下
夏將以子玉降夏主堅牢以待魏主遣軍以示弱魏
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后步兵未至
宜急擊之夏主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宜
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遇今既出矣乃避
而不擊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
鼓噪而追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宜

人編纂

主

者趙促進曰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浩曰是何言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乃
分騎奮擊為左右隊以衝之大呼而前昌軍大潰遂
克統萬昌奔止却魏主還平城遣將攻上邽檜昌以
歸詠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之浩曰張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
知斯乃漢世舊說當款施之於今不合事且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比邊叛讎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今復
舊粒非無用也漠北高原不生牧餉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貢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駟馬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岌岌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者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八篇類纂 卷百之三 五

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壯馬護叱叱馬變駟驅馳難制不得水飢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勝不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魏主方議伐蠕蠕謂公卿曰龜鼃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吾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吾行決矣遂行寇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及事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十里南八篇類纂 卷百之三 五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衝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南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僞邊之軍耳夫兒觀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輪識饑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特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

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駟馬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謙之以浩暴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南番諸將未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因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鄉導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

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兵動衆以傳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安張賊勢披毛求瑕董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勦以恐朝廷背公行爲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先是劉裕將篡晉

八紘集

卷百七

三

剪除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乃亡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讐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後歸於魏故魏人欲將之以圖宋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援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待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津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機譎乘而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利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擄賊乃所以招令還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害此之謂矣不可不

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末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樊賊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

八紘集

卷百七

三

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是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

規肆逆心虛相倡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往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倖見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紳矣聖策獨發非愚草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豪選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魏王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胃冠冕周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曰日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

有軍在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病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關大軍卒至必驚懼發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美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又其鹵斤畧無水艸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跋野無所掠於是尙書右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艸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

人編類纂

卷之三

三

言唯曰彼無水艸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艸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艸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欲塵何得連渠引漕灌漑數百萬頃乎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魏王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艸豐饒由是恨李順尙書令劉潔與機要侍龍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

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追諸將俱會鹿澤海期日有定而絮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澤谷六日諸將不至杳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絮因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絮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絮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版賊薛永宗疊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

八編類集

宋書卷七

五十五

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威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城空穀艸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爲鎮將陸侯

所滅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不可從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從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之陛下以此事潤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暴徒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面齊勢此計之得者魏主自將攻壽陽還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遣以

八編類集

宋書卷七

五十六

環劍是曹正欲謫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爲丈夫何不日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慶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而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於不見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而結赫連沮渠吞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歾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取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

先計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爲握鉞自守，爲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瞽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爲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我取彼，亦不湏我兵刃，此有善呪。羅門當使鬼縛以永耳。湛標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入編類纂，卷五十七」
三十一
小方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能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皆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爲恭揚國惡，帝大怒，誅浩，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八

左編

臣類 譯臣

楚伍員

伍員楚人伍奢子也楚平王既囚伍奢使人謂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吳、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令譬不得報

八編類纂

朱訂公臣類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來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爲天下笑謂員可去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據伍胥伍胥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射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建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

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姪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走走幾不能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執宣徒百金翎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佐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

八編類纂

朱訂公臣類

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昭王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

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欲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轡。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卷一百六十五

三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弩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鄢，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郢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鄢郢。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郢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與兵圍隨。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基臣王已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

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一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鄢，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

卷一百六十五

四

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其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起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賈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顯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子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縱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

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餼日子以此處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諫臣歸為亂矣王乃反諫我我令若父婦目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成爭之於先王義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于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扶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秦南君

商君者衛之諸侯摩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爲牧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釋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卒下令行於
民秦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
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

七

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
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
魏并秦秦即并魏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
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
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
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既爲兩國將不忍
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兵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
秦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
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
邑號爲商君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
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
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
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
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欽闢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
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

海虞朱

六記六

八

男女流涕童子不敢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
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
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其闕非所以爲
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命今君又
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
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
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之者與
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從車

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驍悍者爲驍乘持矛而操閼
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
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
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鄒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
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
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
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起足
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之徒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曰
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生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

諸侯

公計八百里

九

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
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
而賊人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走商邑秦發兵攻
商君殺之於鄭澠池秦惠工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燕樂毅

樂毅謂趙武靈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讐趙不如
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力
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秦以燕以趙輔
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今淖滑惠施之趙
請伐齊而存燕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
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於兵戰未易獨攻也王若
欲圖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則莫若藉結於
趙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
之齊可大破也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
魏今趙昭王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滑王之驍暴皆
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捐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
兼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楚之濟西諸侯兵能歸

諸侯

公計八百里

一

而燕軍樂毅獨退至于臨菑齊滑王之敗濟西亡走
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
取齊寶財物祭器輸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
王收齊遺骸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
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太子立爲燕惠王惠
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
之及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

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淄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會先王棄羣臣寡

東周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曰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隔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津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是魏魏弱則劄河外韓弱則劄宜陽宜陽劄則上郡絕河外劄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

親以畔秦冷天下之將相會于涇水之上通質刺白
馬而盟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
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由谷以害山東矣大
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
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秦前功而受後禍此所
以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凡羣臣之言事
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
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
外扶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
之說齊宣王曰齊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三

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
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
苗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
一萬不待發於達縣而臨苗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
臨苗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筑圖難
走狗六博闢鞠者臨苗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
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大以韓
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
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
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衡陽晉之

道徑乎亢父之陰車不能方輓騎不得比行百人守
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故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
其後也是故惴惴疑虛囑囑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
害齊亦明矣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
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
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衛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
無過此者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四

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趙欲敗從約齊魏伐
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
從約皆解蘇秦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
於齊名卑而權輕蘇秦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
破宋成楚淮北肥大秦譬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
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
於王而忌燕愈甚王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
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
里加之以魯衛張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其若挑霸齊而導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實之秦挾質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恃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國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擊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等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屣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尼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文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代齊正利也尊厚交務

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執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滑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伴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舡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舡浮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雉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錄我韓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下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鉞戈在後決梁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

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
塞女戰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
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
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代之必
亡之已得宜陽少曲段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
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
矣殘均陵塞鄆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
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
趙以膠東委於魏以齊西委於趙趙得薄於魏至公
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陽馬

一稱須溪

卷一百六十五

七

七

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却魏不爲
割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蘇則欺舅與母適燕者
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
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
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
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之大也而燕
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能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
昭王不行蘇我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

時或從或不能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
壽死名顯諸侯

秦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
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
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
往游以求通子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謂求見蘇秦蘇
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
之坐之堂而賜儀妾之舍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

入秦與秦

卷一百六十五

七

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
相近狀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
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
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

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爲非君其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
給君資蓋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
乎此吾在衛中而不悟吾不及蘇秦明矣吾又新用
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
君在儀寧棄能乎且夫社稷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
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割白馬
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上有爭
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從弱楚者莫如秦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而然輕走易
非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
而益梁弱楚而適秦家禍安固此善事也大王不聽
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者
之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
謀士莫不日夜搢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誇示
主人主賢其辨而率其說豈得無取哉楚王大說羣
臣皆賀陳軫獨弔之對曰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
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

楚孤秦奚食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
至秦必負王是非絕齊交西生患於齊也而兩國之
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
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
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
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
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對楚之使者曰
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今
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
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
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出地於秦取
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
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楚大敗於
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
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
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
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秦王之
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
地臣之上願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
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牛天下兵敵四

國士卒安難窮矣。王明以嚴將智以資，雖無出甲，鼎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
夫爲從者，無以異於羶羶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羶羊，臣竊以爲大王之
計過也。夫從人備辭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
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秦西有
巴蜀，大紅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
舫舡載卒，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
十日而距扞關。扞關，警則從境以東盡人守矣。黔中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十五

五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秦攻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大王患也。大王嘗與
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
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楚嘗與秦構難，戰於
漢中，此大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
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
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
也。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何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奉宋而
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
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
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困受而
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此一
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
縱弗忽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秦之所欲，莫如弱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是楚也，其地勢然
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不喜。今楚於秦爲
人編類集

卷一百八十五

五

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
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
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
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滎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
趙服必四攻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
右。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
其姊爲代王妻，并代約於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
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大王飲陰告
尉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

進熟暖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爲可親乎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陳軫

陳軫者遊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齊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臣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奉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賈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鄰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知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遇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勿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

與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日吾請令公慶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請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各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非使人以事要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秦平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壯易乎王曰不聞曰越人壯易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易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循南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十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箠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必

大者傷小者滅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
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梁間大者傷小者滅
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兩虎之功今韓魏相
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
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
惠王曰善卒勿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
趙之此陳軫之計也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
閔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
爲後世也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遠甚也不足以立
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子憂強秦而近相罷弱而相歸其國
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
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
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成
辱民必成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
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
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則必表襄河
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
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計之今三晉已合

矣復爲兄弟然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
計也齊非急以銳思合三晉必有從憂三晉令秦必
不敢攻秦必南攻秦楚秦得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
必東攻秦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
於三晉齊王敬諸果以兵合於三晉昭陽爲楚伐魏
殺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
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子
此者何也曰唯今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
今尹也臣竊爲公憂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
舍人相會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
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
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
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
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
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之附且後歸猶
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去

趙虞卿

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臨路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
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復成寡人使東甲而趙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
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
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
且不欲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
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乎陽
八朝類集 卷之八 下 三

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
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
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
丸之地勿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
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
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
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復不攻也今雖割六城
之衛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
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救天下
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
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
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來割地王將與之乎勿與是
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趙王計未
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對曰王亦聞夫公
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爲自殺於
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歟

而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逝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成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嫡妻。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耐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八編類集

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忽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

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八編類集卷一百八十八終

八編新纂卷之一百八十九

左編

臣類 謀臣

漢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饒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糟飯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適貧，郭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子之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適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父事嫂如事母。母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幸天下，當如此。」陳豨起王使周市舉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舉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人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遇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若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遇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舥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
惡處平及魏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
知日有之乎無知日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
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漢楚
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
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日吾聞先生事魏
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日臣
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
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
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竊身來不受金無
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
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聽諸將請將乃不敢復言
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
請劉榮陽以西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日天下紛紛
何時定乎平日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
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

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饒人以爵
邑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兩短集
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天資偉人不能得廉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
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
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
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人平既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
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
八篇類集 卷四 四
項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宰之具舉
進見楚使即陽驚日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
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敢聽亞父
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日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
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
出女子二千人入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
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
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
臨漢王漢王乃厚遇齊使使張敖足往立信爲齊王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冒頓與王賁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徒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雪漢使人往求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強弩侍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燕王盧館及上夜焚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薛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舉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軍諸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類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榮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

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日傳教帝自後呂類諂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傳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多功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惟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趙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上問事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篤下使得罪宰相宰相者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也其後曾孫陳寧以衛氏親戚貴顯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漢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史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

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
匿後聞沛公界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
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
聞沛公煖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
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
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謂其中與入言常大
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
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
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
沛公罵曰豈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
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
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
食其因言六國從衛事沛公喜賜食其食間曰計安
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
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今請使令下見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
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覽食其爲

廣野君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
錐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
不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
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
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敖倉逼引而東令適卒分
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及郤自
秦臣竊以爲過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失業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
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遣兵收取榮陽守白馬之津
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定
人歸秦集
秦齊宋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十二萬之衆
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
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書
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曰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
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亦并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
三十二城此黃帝之與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王之津杜太行之阨距
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
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

卷之九

爲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卒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
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
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
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子亦數將兵上以其父故
封赤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
罪國除

漢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
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九

尉陀雖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
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
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漢王起巴蜀鞭笞
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
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若
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
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

八編類集

卷之九

十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稱善稱其語曰新語孝惠時
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畱園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
所使越索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
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

更所死家得買劍市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縣鮮母久涸女爲也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書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賈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

漢書敬

妻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人希顧基

卷一百元

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入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傳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繫者以虐民也及周之

見此

衰分而爲二天下莫制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徃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榮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治堦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檢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挫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卷一百元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疑秦能決及留侯彭言入關便卽曰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日本言都秦地者妻敬妻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王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刺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是時漢兵以輪旬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

上怒罵敬曰齊崩以舌得官過今妄言阻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自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敬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于孫爲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人霸其集

朱亥元

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發夷必慕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國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太父亢禮哉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許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惟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

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近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侯劉敬從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漢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踐郡縣城隳其兵視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有反者此特群盜風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遽從之敗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

從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
 通降漢王通僞服漢王憎之惡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
 故舉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斯將舉旗之士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漢王已并天下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通知上益厭之就上曰夫
 蕭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
 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
 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視貴冷天下初定
 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弛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
 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縣最野外習之月餘通日上可試觀上使行

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
 宮成諸侯群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詣者治禮引以次
 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戊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
 殿下郎中俠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
 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
 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舉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
 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
 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侯侍坐殿上皆伏
 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譁諱失禮者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
 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
 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郎通出皆以五百
 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
 高帝從通爲太子大傳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下笑秦以不早定扶驪胡
 亥許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
 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

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提天下震動，奈何！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朕願羣臣莫背，徒通爲奉常。定宗廟儀云：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者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邊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戡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

本止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

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漢賈誼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許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

其意所由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起遷大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條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諫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土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本止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

有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菓獻由此興

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口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遇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濶諸侯王僭倖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誼說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棄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

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編置私人，如此有變，淮南濟北之爲邪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固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知長沙，欲臣子之勿蒞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元王之子弟，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弟也。親戚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疎者或制大權，以備天子天下之勢，方倒懸於天子者，天下之首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標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獨爲國有人乎？非重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疥夫辟者，一面病，疥者，一方病。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諫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土之令，今不撤猛敵而獵田獵，不得反寇，而擄畜竟罷，細細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漢若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外，東實千壯，則出贅，借父耰鋤，處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俦，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羣子青刺不同。

禽獸者亡幾平然并心而赴韓猶曰歷六國兼天下
功成求得失終不知反廉魏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生
壯陵表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異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
未改今世以俗靡相競而上亡制度素禮誼損廉耻
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種不耳處非驥行也
今其甚者殺災民矣盜者剽殺戶之無辜兩廟之器
白晝太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
集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仁義之尤
久矣朱育主
至者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
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新制大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
射犬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本

若艾草膏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兼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縣刺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駕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
道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
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
家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黷刺殺刑笞僇棄市
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
久矣朱育主
行大臣無過極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
聖夷之事二世見嘗以重法者校見而不忌器之習
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
已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
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皆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所以
親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
子之所當敬衆庶之所當寵死而耳賤人安能得

如此而損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褻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過大馬。彼將大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僇自爲也。頭顱亡。耻。隻語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提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親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五

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沐斤。然蓬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頸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監而加也。其有

大皇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身。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又疏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遇一傳。再傳諸侯猶且大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五

侯。譬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蜚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兩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往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餼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通逃而歸諸

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
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劉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
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
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有
制天下顧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亂宿旣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人編類集 卷五 五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聞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
是從詔計乃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
陽得大縣四十餘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諠知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切恐陛下接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
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
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
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文帝思賈生之言乃分齊淮六國盡立悼

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
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
王捍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
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
最好學世其家
漢龜錯
龜錯潁州人也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
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
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上書言人
人編類集 卷五 五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聞書說也夫
多誦而不知其說所爲勞苦而不爲功是時匈奴強
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
以當衆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盼其衆而有太
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趙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
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錄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於長將不可不擇也。世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患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勿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以寧夷攻，樂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勿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逐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勿能支也；下馬地，圖劍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聚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塞，樂蠻夷之屬。

來歸諍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繫衣，勒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遼，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亂萬全之術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比攻胡，務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車馬，其起兵而攻胡，尋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五

邊輪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秦市因以誑發之名。曰：調戍先發，吏有誹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毋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材，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主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食肉飲酪。

承皮毛居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徙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人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還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一備之以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谷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八編類集

卷五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母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宇居具田器乃募羣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贖及輸奴婢欲以拜辭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患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候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逾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鄰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已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固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錯已死謂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開龜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創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過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此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八編類集

卷五

三

乃拜鄧公爲陽城中尉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

左編

臣類 謀三

魏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永康元年舉孝廉拜守
官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充父令遂棄官歸謂父
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
之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聞曹操有雄畧特操爲奮
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曹操操大悅曰
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壓
天下操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
也布既至張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布將軍來助曹
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或或知邈爲亂即
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臧孫惇而兗州諸城皆應
布矣時曹操率兵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
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覓豫州
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
其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
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
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
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
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
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
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
誠不可爲心然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
曹使君智畧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乎東阿
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巖伏
兵刺殺之歸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
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臧孫已率屬吏民拒城
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
走二年夏操軍乘民大饑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
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
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還足以堅守故雖
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
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
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

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楊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撫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曄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未易下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敗矣。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畧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入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乘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督莫利。願將軍熟慮之。目京師遺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操攻陶謙。坑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操引軍從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鵠犬亦盡。恐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于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東伐。為義帝弔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

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奉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聞矣。韓暹楊奉。其取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屯。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有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大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強。其何能為。操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優援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韓遂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操乃表持節都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三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

卑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晝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表曰臣聞慮爲首功謀爲實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論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管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今或遭世紛擾懷中念治臣自始舉義兵與或戮力同心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水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往之便慨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觀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明反施遂吞并族寇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克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殊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

先帝貴指縱之功簿擇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
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難繼之歎乞重平議時
其戶邑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
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
操遂行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
逆降

獻帝春秋曰董卓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
承帝方為執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
完以示妻弟樊豐樊豐封以呈操操陰為之備或後恐
事覺伏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
人編類集 卷百二十三 七

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
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書
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
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
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
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
或無對謝闕而已操以此恨或而外合容之故世其
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操
及責璽書擣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操知或欲言封
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卒告

孫權言操使或殺伏后或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
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

典畧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
要轉以與或父緄緄慕衡勢為或娶或為論者所議裴
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熙七年死計或于時
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裴松之言為不然
也裴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
遇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
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
故得各全其志而或於閣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

人編類集 卷百二十三 八
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悺天唐獨坐言威權莫
二也順之則六親安忤違之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
易亡蒙耻期全之日昔蔣詡于王氏無損清高之
操縱之此婚庸亦傷乎

或于蔡何劭為蔡傳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
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日居而已傳
假善爰侯玄玄亦親蔡蔡嘗謂假玄曰子等世世塗
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報難日能盛功名者識
也蔡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
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魏荀攸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建武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遵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穰城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劉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備而張繡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操援白馬還追輜重循河而西豪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猛銳而

已

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迎運糧將騎卒隋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操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戈槽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

人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遇也又曰荀文若之連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操子丕在東宮操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谷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攸從征孫權。道薨。操爲流涕。

魏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董卓之入洛陽。詡遷計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卓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遂乃西攻長安。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敕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拜光祿大夫。宣義將軍。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綸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關省門曰。天子在內。邪。李將軍許我官。

卷一百一十五

二

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惟由是衰弱。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惟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曰。熲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我去必喜。天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散卒擊勝兵。而公曰必死。悉如公言。何其反而若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旣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客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爲仇。從之何如。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大曹

卷一百一十五

二

二

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續從之。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爲冀州牧。參司空軍事。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詡爲大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欽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苗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尊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因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失。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聞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曹操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操。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操使命遂得通。操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許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四

十四

彧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操。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向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強。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過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爾。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而先自敗也。且援剛。懷奸。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詠遣新豐令張既。說馬騰會擊。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授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徙關中。民又招納下叛。以克之。數年間。民戶稍實。操征關中。得以爲資。表。孫爲前軍師。明帝卽位。遷太傅。孫有膝疾。并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痛。朝見皆使載輿。車虎黃昇上殿。就坐。

人編類集

卷百五

王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觀。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此不過欲虜掠財物。今何不相率。逼城而收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其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率幘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趨城。吏

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使與紹絕。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奔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收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舉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趨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瓚果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岱爲黃巾所殺。曹操臨兗州。辟昱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操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畱守鄆城。張邈

人編類集

卷百五

王

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晨伏兵。誅殺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操曰。然。昱曰。意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何處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二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遣劉備失徐州來歸。操說操欲備操不聽。後又遣

備至徐州遂擊袁術昱與郭嘉說操曰公前日不圖
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操悔追之
不及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操聞之使人告昱欲益
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
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
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操從之紹聞昱少
兵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
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操會黎陽是後中
夏漸平操指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
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
目表歸兵闔門不出操征馬超于丕留守使昱衆軍
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
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
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畧定正在邦域之
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
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破間衆議者曰軍事有
專無請昱不答丕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
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
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

之也不曰若慮之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操還聞之甚
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孫
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
司尊三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故樂書欲極乎侯其于不聽
死人橫於街路郡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遠覽典志近觀秦漢初無校事之官于典
庶政皆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
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
正典其後漸蒙見任上察官廨下攝衆司官無苟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
詔微成於門下不顧覆讞大臣耻於分勢含忍而不
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命外有公卿將校內
有待中尚書司隸校尉御史中丞皆高選賢才以充
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
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
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贈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弘羊爲
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泰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

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可不罷乎從之曉終汝南太守

魏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劉

八編類集

卷百九

七

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升江東所

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

爲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操將征之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操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

八編類集

卷百九

三

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鬬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生於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圖遠征公無憂矣操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軍于庭廩卒聞操至惶怖令彼大破之斬蹋頓尚及兄熙走遼東操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

父道及薨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實不可忘謹曰貞侯

魏董昭

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也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揚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揚不聽昭說揚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衰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若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哀薦之若事有成承爲深分揚於是通曹操上事表薦操還揚大馬金帛操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道揚奉董承及揚各達兵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涉黨援作操書與奉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封父費亭侯昭還符節令操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獨事勢孤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揚奉

并

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從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時張揚爲其將楊颯所殺揚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操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操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入編類表 卷一百一十五 論也操曰吾已許之矣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操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臣昔避內難南遊百越非疏骨肉棄彼吳會智有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惡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趨父也且邾儀父姑與聽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厭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

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禍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救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畱計早決良圖郭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操將征之患軍糧難致擊平虜泉州三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操表封千秋亭侯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入編類集 卷百七 臣 主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操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敵計懼怖懼倘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固守必不速退操曰善卽勒收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屯中聞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曹丕襲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歸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

銳卒虎步江南因微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丕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在側因言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賊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沉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潰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其衆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銳之有將轉爲吳矣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漲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明帝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未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事深疾虛僞不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

俾則新裁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
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僥勢。莫能
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徒以學
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
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歆。以毀譽爲
罰。費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已者
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
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棄
而柔謫耳。又聞政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
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
八編類纂
卷百七
主

魏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揚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
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
名人。欲強逼使唱導。曄時年二十。會曹操遣使詣州。
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
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
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因令行觴。而所

寶實性不甘酒。視候甚明。歸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
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今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勳
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府精兵數千。
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
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悉
悅服。推曄爲主。曄規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
遂委其部曲與盧江太守劉勲。勲惟其故。曄曰。寶無
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
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
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士綏宗死。數欺下國。擊
之路。不使願因大國伐之。上綏甚實。得之可以富國。
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衆珠寶。外內盡實。而曄
獨否曰。上綏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
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
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
矣。勲不從。與兵伐上綏。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
操。初操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
亭傳木。嘗不講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彼我
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坐車中。終不一言。
濟愠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

而得乎。及見操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操每和悅而聯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操止無所復問。聯乃設遠言以動操。操適知便止。若足者三。其言趨以爲遠。言宜微。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坐。假說也。操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聯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聯。至一夜數十。至操征張繡。轉聯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耳。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聯督後諸軍。使以次出。聯東暮可克。如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七

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營奔走。漢中遂平。聯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內。今舉漢中。蜀人望見。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睡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延問。

聯曰。今尚可擊。不聯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聯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聯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又恐中國承其勢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八

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劉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其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後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聯又進曰。不可。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聯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聯有膽智言之。皆有形狀。領軍楊暨每從內出。輒

過驛驛講不可之慮後暨使駕行天淵池帝議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諫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驥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言驥與吾若蜀可伐暨驥曰可足質也詔召驥至帝問驥終不言後獨見驥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寐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驥見出責驥曰夫釣者中大魚則擊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若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料恩也暨亦謝之驥能應變持兩端如此

魏濟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使於燕曹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惟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鄒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辟爲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漢帝

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誅聞羽得志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譖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則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食

吳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城東人也權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專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勸除黃祖進伐劉表寬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英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

不能用也。若倘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擇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乎？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請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問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并力。備甚權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備隨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

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各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

開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見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絕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大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有略，足任乞以代瑜。」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縹緲頑狃，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各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推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既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營，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

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牧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過於長阪，豫州之衆，不啻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受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託，歷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御偏情，愆德寡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斯蓋兇夫所不忍行，而況整瑣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遠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

蜀麗統

麗統字士元，襄陽人也。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浩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思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遣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譏，璋使發遣將軍還荆

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意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千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還遣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蜀麗統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一

左編

臣類 謀臣

晉江統

晉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孟觀西討擒氏羌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侍之有御禦之有常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腴田上土人編類纂

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爲田鄭國白渠灌浸相通秦穆之饒敵號一鍾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因其於秦遷之幾服士庶散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養育衆盛則坐生其心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使蜀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難並得其所今戶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

戶落百數千孫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

晉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也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爲之謀主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光武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會琨爲段疋碑所害嶠表現忠誠家破人亡宜在褒崇以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楚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入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大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遣太子中庶子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陳謂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戰者

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
帝卽位拜侍中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
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
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勳而惡逸哉誠山處大任者
不可不勤而公自還輦輟入輔朝政闕拜觀之禮簡
人臣之位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肯帝辭服事唐堯
伯禹竭身虞庭又王雖盛臣節不奪故有庖入之大
德公不事君之小心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公且
世操之事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謙敬綜其
所事于諸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
人編數案

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遂
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
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
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
嶠爲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憐錢鳳爲之
錢謀同敦候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
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
閭後人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嘗
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
嶠得遷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搆逆
加嶠中壘將軍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
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爲首衆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
及王令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
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
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
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遵追錢鳳於江寧嶠因奏軍國
要務其一日祖約赴合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
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

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
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口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饑者今則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和之令下未見施
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
置田曹操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在今宜依舊置
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其三曰諸外州
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
使五校出田今可分遣山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
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糈
採蔬食之人於事爲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

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才夥今江南六州之土尚有荒
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
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閭閻隨事減
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
祿俸可優令足代咻然後可書以清公耳其五日古
者親耕籍田以供泰盛舊制籍田廢儀之官今臨時
市求既上顯至敎下費生靈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
六日使命令達益宜得才延與四方人情不樂遂取
卑品之人虧辱國金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
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
人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五
者大逆誠由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
之令典宜如先朝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暫聞蘇峻
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
峻果及嚮迫潯陽達率州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嚮聞
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
后詔進嚮驛騎將軍嚮曰今日之急珍寇爲先未效
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
受時亮雖奔敗嚮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愷期等
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領命不許嚮屢說不能
迎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使已二

日會嚮郡將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嚮曰凡舉大事當
與天下共同聚克在和不同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作疑耶便宜急遣使改舊書說必應俱
征若不及前使宜更遣使嚮意倍即遣使改書侃果
共征峻嚮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泗沚
登舟發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
生邪心天奪其魂死期將至謹賀天地自紀人倫寇
不可縱宜增軍誅今將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
一時電擊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
夏相扇搆乃心求征軍已向路背包胥楚國之徵臣
人編類纂 卷百七十一 六
重助致誠義感諸侯蘭相如趙邦之階韓駒君之辱
按劍奉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漢帝虐害忠良
開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
壇啗血淚涕橫流慷慨之節實屬羣后況今居台鼎
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
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
千人賊今雖殘破郡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
賊用且祖約情性偏狹忌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橫權相假令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殲其後運籌開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儕雖扶勞忝據一方顧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破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起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嚆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雲三將與嚆戮力得有養德實募之信
明如日月有能斬約發者封丑等炭賞布萬疋時陶
侃雖許自下而木發復追其督護龔登督重與侃書
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
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
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仁公
今召軍還疑感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薦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屹首尾相衛又居南之險
也恐惑者不達高肯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豈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
頃之顧嗣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爭約峻樹置官長
於此荆楚西迫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機僥將來之
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
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忠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因
逆無道因制人士稟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
敗於幾滅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嗟時殺侃
子瞻由是侃激厲逐率所統與嚆亮同赴京師戎卒
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
次于蔡州侃屯查浦嚆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
龔爲首尾見嚆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嚆能爲四
公子之事今果然矣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嚆軍食盡
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爾
今數戰皆北長將安在荊州接胡局二虜倉庫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
賊不爲晚也嚆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
時見陽春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嗟約小
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嗟勇而無謀請

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
海臣子肝腦塗地僑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
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亦足以
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狂獸安可中下
哉公若違衆獨還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遇指
於公不假無以對遂留不去僑於是創建行廟廣設
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
涕晨而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自石頭亮僑
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爰勞其將士因醉
突陣馬蹕爲僑將所斬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
僑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僑及賊
滅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導將留僑輔政僑以導
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殘荒費用不給僑借
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
世云其下多怪物僑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
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者亦不者僑夜夢人謂已
日與若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僑先有齒
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永旬而卒時年四十三

宋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東莞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穆裕
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
曰無過劉道民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晉綱
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
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忤桓玄科條繁密穆之
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裕西討劉
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留穆之以輔之長民
異謀穆之曰公沂流逮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
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
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
人壽類集 宋書卷之四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祿還長民被殺逮穆之前將軍
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滯滯

齊蔡興宗

蔡興宗字與宗豫章太守廓之子濟陽考城人也克
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與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
義興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與宗至廣陵躬自收殮
致喪還豫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禍與宗抗
言答曰陛下自徵朕臣自葬故人旋旣犯嚴制政當
甘於斧鉞耳帝有慚色廣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
錄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進與宗在直請急前朗

聊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自衣領職尋左遷司空還
為廷尉累遷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
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惟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
侵嫌大明末前廢帝卽位與宗親奉璽綬嗣主容色
自若了無哀貌與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
容終之以彙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與常處失旨聞與宗言輒戰
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
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
道之屬皆被毀壞與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

人簡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
殯宮始徹山陵未達而凡諸制度與造不論是非一
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師伯不能用頃法典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起
與宗為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與
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勸與宗行與宗曰吾素門
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
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禦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
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
冠咸遠徙後皆流離逃難百不一存頃之除史部尚

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
范漢詣與宗屬事與宗謂漢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
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還遣慶之慶之遣漢
報命要與宗令往與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天下
下要能定乎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
四海清謐正是奉止違東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
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偷道盡今所忌懼惟在
於公百姓嗷嗷無復假息之望所繫正在公一人而
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惟身禍不測四海重歸皆有
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連連人人危怖

人簡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二

指麾之臣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在尚書
中自當率百僚按前世故事更簡明賢以奉社稷又
朝廷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閣口
與宗謂尚書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悍要是天下之
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
竝舉兵反國家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
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戍
賊與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與志宜鎮以靜以至信

待人此者遊徒親戚布在官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
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
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時殷琰
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四方旣平琰嬰
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與宗曰天下旣定是琰
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
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此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
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北魏李元忠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
術數有巧思元惲爲營明堂大都督引爲主簿遭母
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旣獲盜卽以與之孝莊
時盜賊竊起河清有五百人西戍遼經南趙郡以路
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
食之遺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還如言賊皆
舍避父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柳
樹下前後斬逆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
榮曰我自山中至此連爲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
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
守及莊帝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高歡東出元忠

晉書

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是
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
招延傅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輒洗其人可知
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歡歡遂見之引入觴再行
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歡隨謂歡曰天下形
勢可見明公猶欲事余未乎歡曰富貴皆由他安敢
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兄弟曾未是時
高乾已見歡因結曰從叔輩粗何肯來元忠曰雖
粗拉解事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
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歡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
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兄弟必爲明公
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惟
劉誣黷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
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余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
與大軍禽斬之歡卽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

北齊杜弼

杜弼中山曲陽人也初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
綬光配彼天唯彼吳趙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
上宰薄兵車之命遂解紱南冠喻以好睦雖嘉謀長
筭爰自我始能戰息民彼獲其利戾景豎子自生猜

武遠託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率千戈，繫暴惡盈側，百無託以金陵，遁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緣盜侵園，是以吳使齊境，遂得句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繁臺擁川，舍舟微利，是以拔抱東塵之將，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讎，彼連營掇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蜚蜚之甲，當窮敵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燬，及鋒刀繞交埃塵，且接已亡戰事，戈士崩瓦解，柳指舟中，袂甲鼓下，周宗異姓，綰維相望，前直既殊，疆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疾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今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發謀，將復作矣，然摧堅墮者，難為功，拉枯朽者，易為力，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終恐尾大於身，踵履於股，偏疆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蒙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延

望廷尉不肯為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江淮士子，捫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大折霧露之中，彼梁王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既老矣，老又及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教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災異降於上，怨謠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俾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蒙起，腹心強弩，衝城長戈，指關使指，符節，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記延，器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鶴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羣，以綽石之形，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六洛，荆轲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輔轉，劍騎之所，蹂踐，杞梓干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孫，蜀之公干，歸歎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投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後梁室禍敗，皆如斯言。

後周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大統三年，高歡督諸軍伐魏，遣

司徒高昂趣上洛寧泰起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威渡此欲緩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爲先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緯意與泰同遂併力拒寶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泰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強國富人之道故緯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先修心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其二敦教化凡謂牧守令長各宜洗

永嘉集

卷五

七

心筆意使百姓登漕日遷於善其三盡地利及布種既勾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苦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者則正長牒各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幸之教也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繁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其高擢賢良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督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流猶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

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魯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橡櫟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手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貴乎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非直州郡之官人

永嘉集

卷五

八

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入怨又差發徭役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達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宇文泰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後唐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夫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遂敗契丹莊宗卽位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卽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

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斃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大破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赴之臥內盡得梁虛實崇韜曰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畢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秋不給獨民而餉不支數月此豈披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入魏類纂卷五十五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兵天亡之時也願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疾驅擣巢穴莊宗果于是夕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月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州事特不便也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道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卽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新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友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辟鎮陽優詔不允。當崇韜州事，自宰相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華，卽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遇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幣，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後唐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偶也。」咎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子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卻而不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今方因得減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然。」輕信韓玘之譏，而絕其

鏐之臣，使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知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卽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政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攻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固止之。及政還，遂請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拒院宣，請公起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帶繫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侍衛指揮使蔡彥稠討之，而戒曰：「爲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希重誨言，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焉。道因

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人所中事未辯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髮言樞密承旨李虔微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光業至從重誨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公死未晚何速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貨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

人籍爲其

宋王二

二

二

後晉秦維翰

秦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敬瑄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維翰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吐渾白本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捷吾胸中得卿

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臣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昂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

人籍爲其

宋王二

二

元郝經

郝經字伯常澤州人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召經經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略曰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狝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撻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渭河之戰乘勝下

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取回鶻賊西夏乃下兵關帳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統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搗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麻茂以取蜀爲不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蓄其勝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惴惴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奇而勝今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所掩以爲資無倖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遠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具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爲之和創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

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爲躁輕誠恐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示恩信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異處治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新入師曲雖名爲兵其實役使者使公遊進莽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其部伍使開望重臣爲之揔首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朴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若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令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退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契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過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甯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特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嚴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

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肢解不續外內
限絕背者不能逐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
乘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鉅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
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
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
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陵不然則重兵歸襄陽輕兵
提出穿徹均房達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
鋒透出夔門不令大勢順流卽并兵大出推拉荆郢
橫潰湘瀘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
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
鍾離合淝之間撥拾湖濶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
南入舒和西及於蕪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
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
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
一軍出維揚連楚塔亘踰長淮鄰我張對通泰海
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
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
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夾步金山柴墟河口游
騎上下吞江吸海益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
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衝殿下武

一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
之勢變或可彈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
不若併力一向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
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
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並進隋取陳則九道並
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
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
萬而爲僥倖之舉乎開憲宗崩召諸將屬議經復進
議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
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
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彼既上流無虞呂
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旌闐氣自倍如過截於江
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夔東之石門限郢復之
湖濶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開臨
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
無韓世忠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
爲三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派
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捷櫓突
過許黃未易遏也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
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未人方懼大敵

自敕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諸將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覲視神器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敕令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締構壘殺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永釋瓦解遺

八編集

卷五十五

三九

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遣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克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仍救沿邊諸將毋鈔掠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以御敵為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運之義排難解紛豈

二真州
從人

不一
也情
八一

知唐倫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論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怒闕死者數入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中都海牙及經弟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之謀既泄尋亦寘死經歸道病帝敕尚醫近侍迎勞賞賚有差秋七月卒諡

八編集

卷五十五

三九

文忠明年宋平

張景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二

右編

相類

相

丞相御史大夫諱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類等專
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讞舉奏
陷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入編類纂

卷之三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大失
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上衛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為
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
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天
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
到衛安生不發色改容無林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
皆不敬王上初丞相

八編類纂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弊

義類

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
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本
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
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
宴之間言于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
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以外傳豈相濫哉幕府
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置男職所謂
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朝廷二失
也今編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昔之賣
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官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為游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投以官輕朝廷亂
正法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予
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
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遺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
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闡豎者給官按攝除事古以奴
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督親近習乃委之
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君側之人眾所畏懼所
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今闡豎結青紫耗府藏此朝
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為君
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此朝

延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有事人有
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
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選割朝自私自是
下有愛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
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
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失也政出多門大亂
之漸近討數夫人而今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
禁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共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矣天下之臣不可不任全有

人精利步

冬重三

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相疑元忠言
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過臣不可不
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
過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
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
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
夏耗教生人天下常也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桑
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恐死以供十倍之賦日引
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此四十九年矣若屬多

故有加無麥持利權食屋祿者當受隱慝能憫愧黎
庶而又交道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町重遭過
分之擾陛下常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
受賄唯有三四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
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
將順唐音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
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
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其損故也臣受諸道饋遺
唐太宗與房魏王珪韋諷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

入龜類集

卷五

四

故能成太平李紱欲論采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
嗜慾間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釋曰此難事豈可推
與諫官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
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
霸也然則自古諫諍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
言責之人乃大臣之任
臣伏見迭降指揮今後傳宣除依得法律賞罰外餘
並仰中書樞密及所屬官司執奏今月十八日一日
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五六人俱是過恩不合法
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

不勝其

揮可謂萬世法也。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法行四方安可得哉。宋傳宣內臣轉官

臣前日蒙賜金五十兩并銀合。臣以所賜過厚。尋問未昭陵禮儀使范鎮知舊例所不敢當。受遂具奏。臣乞許令回納。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諭令受。仁宗皇帝天性寬仁。承宗廟餘烈。府庫充實。身雖節儉而好施人。羣臣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寢廢。府庫之積日益耗。不幸又於五年之中再遭大喪。左藏右藏奉宸等庫半皆空竭。當此之時。舊例所有舊宜。人壽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錫戚以救其弊。况可以例外橫賜無功之人乎。昔陛下以國用不足之故。永厚陵猶遵遺制。比永昭陵事。今陛下賞賜羣臣之物乃更多於永昭陵之時。臣雖小人無知。亦安能循此理而自安乎。辭賜金 臣類

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舊診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凡宣布惠澤則宜以下爲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

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儼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臣。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錄息之期。必至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人壽類纂 卷五十五 臣類

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類 臣類

臣於仁宗天聖末初忝名第。自絳用通判。回召試館職。臣以不善作賦。尋會免試。只求外任。朝廷特令試以策論。自後登制科。人遂以爲例。慶曆二年契丹以擾害遣使欲復關南舊地。朝廷差臣報聘。其時初知制誥兩次於北界往來。其契丹自要割地。朝廷自許和親。二事皆行。罷議只添歲典之物。還昧朝廷使議。

行賞臣累曾面告仁宗臣昨未使只爲邊防久廢武備是致於虜帳前不敢以死力爭深恐激起干戈朝廷全無枝梧大成邊患遂且重增金帛以爲疑兵之計爾卽未是久長之策臣不足爲功乞不行賞臣若受賞乃是臣安穩朝廷之心他日契丹復有渝盟必謀國家大計是因臣受賞而致也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事伐以雪今日盟之恥仁宗不納須欲與臣推恩初授臣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累表辭之數月又授臣翰林學士亦累表辭之其時已有數人近侍臣奏委指他事讓臣奉使

入翰林學士
宋宣和三年

不了乞斬於都市次年三月中又與賈昌朝帝命昌朝以館伴授參知政事臣以奉使授樞密副使臣力持前說累章懇辭而罷至七月再授臣樞密副使臣更不會上章直傷所降綸誥上殿又敘前懇辭仁宗從之適中使送綸誥於中書而罷臣恐恩命未已因累乞外任不允八月中復授臣樞密副使上次日臨朝傳宣諭得象等曰富某堅不肯以奉使爲功云恐久遠誤事今來語詞中尚說奉使必又不受不如更不敘此一節但只作朝廷特命必然難辭今語中已落下奉使一事但請觀之臣退而展讀誠如符象

等所說臣知必不可辭遂勉而受之然自此謫言愈起日甚一日其所說者盡是竊弄威權惑亂朝廷謂臣欲謀廢立以至使其黨學臣等三兩人所書字體僞寫作臣等往復簡帖商量廢立之事又別使人搬進此所以取仁宗必信之謀也臣其時恐懼如坐燃薪之上自亦不敢安于其位若使求退必亦不許遂與參知政事范仲淹竊議云吾輩上爲朝廷盡忠竭節而爲羣議陷害如此深切未顧一身性命各且保取家族但求得一事出去避此謫陷他輩得進則自然消息仲淹深以爲然臣卽因保州軍亂乃堅乞得

入翰林學士
宋宣和三年

河北宣撫仲淹亦得宣撫河東陝西兩路遂各出使約數月果然仲淹就知鄆州臣就差知鄆州兼西路安撫使相次會臣一相識秘閣校理石介病死於兗州又有人譏臣怨望朝廷石介詐死却是富某密使人北虜結連起兵富某欲以安撫司一路兵用之則朝廷危卽日遂罷臣安撫使在鄆州逾二年移臣知青州亦兼東路安撫使護者自知北兵無驗又別遣臣云北虜結連不起富某却遣石介往登萊州結連金坑無賴凶惡數萬人欲舉兵爲辭朝廷以至累遣本路監司相度擬發石介墓以觀其死之虛的兼宣

時所遣之官至今猶有在者所造終無成而罷久之
河北水災其流民盡來京東界內臣青州安撫鄒下
尤多朝廷以臣粗魯安郵遂以爲勞授臣禮部侍郎
臣以此事是安撫使本職累上章辭懇不拜不久齊
州兩營燕兵謀叛欲應貝州城下有歸路密來告臣
且云竊發有日其時適會一中使張從訓來青州幹
當臣以事急遂權牒本官及密牒齊州尋皆捕獲推
究斬亂百人朝廷又以爲勞再授臣禮部侍郎臣復
用前懇累上章不拜在中書爲首相丁母憂歸西京
持服仁宗五遣中貴人及御藥院使詔臣起復臣每
次遷懇不拜願滿三年之制終免起復之行英宗朝
臣作樞密使以足疾假滿求解樞職凡二十餘章始
遂所請乃除授右僕射使相判河陽臣以恩澤太厚
文上八章方只減罷僕射而使相依舊猶泊至河陽踰
年陛下已卽位臣又累表乞免使相伏蒙聖慈曲賜
允許又蒙兩父授臣集禧觀使欲令且在左右陛下
此意於臣尤爲優絕臣以久病及事體未便歷懇辭
免皆蒙矜允各許歸藩此以上所陳辭避三朝恩寵
並是辭而得允者方敢敘述其不得允者高陽許進
詞後辭免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相朝夕奉事下有臺諫
更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
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許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
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自今大皇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番嚴以來每事謹重羣臣對於前
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
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
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
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陛下
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聽之則其邪正向背概
可見也蘇軾論執政
自任全策

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
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
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已者之怨國人欽其
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于後
世之公議而侯也托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
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
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小惟
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
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濡夷之

約束河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謂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死于

人乎頑德榜上

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甫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應彈舉無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道爲勲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僚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聲議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容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劉道

人爲美集

宋書

二

相宜持加情局

臣昔讀唐書見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於殿堦螭頭之側以紀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近世已來此事都廢毋事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抄錄送付史館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亦緣宰相以漏洩爲虞無因肯就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徒虛者撰之心難紀憂勤之德伏望今後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合書簡冊有聖

委宰相及參知政事每月輪次抄錄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曆臣家乞委宰相抄錄言初送月史館

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樞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于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觀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兼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議安邊必能集事臣家乞委宰相兼樞密使

臣伏見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

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

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

給人足天下治安不可得也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共出入制爲國用臣家乞委宰相兼樞密使

知兵民財利臣家乞委宰相兼樞密使

臣等准今月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今後舍人院不

得申請改除文字切以爲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

詐命爲職除改乃其職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

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得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一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

臣等論舍人不

仲淹窮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稱調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

爾父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人爲類

臣等論

主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

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議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

定自可日見成功

臣等論

今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

上下之情通洩今盡還朝新帥鄭戢山川之險易未

知軍旅之部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

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

之論也惡琦仲淹者在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

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

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

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

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

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

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

臣等論

臣嘗上言兩府臣僚遷官太頻恐失天下之望乞陛

下聽其辭避以成其美未蒙采納臣非惜此數人嫉

其遷官乃是欲全其令名使之輔佐陛下重惜大柄

耳先帝親選聖明傳以天下今陛下乃歸功大臣臣

固知其入必不敢當也借使當日曾贊贊成先帝聖

意乃是欲安宗廟社稷若今日受賞則是掩其盡忠之心使

爲徇利之人何榮之有

臣等論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八自

河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陝洛來者皆云公以病

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却爲上盡疑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人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

公作宮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

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

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

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
彥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
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
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爲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
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今又家差臣克集禧觀
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
不信哉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
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
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顯
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之
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爲親使優游葦下醫藥尤便
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
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
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
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
朝政皆來問臣也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
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
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臣等
臣伏觀近日命趙尚爲安南招討使李憲爲之副外

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
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
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
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備
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
府之論或有異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
臣近奉聖旨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
書又准內閣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
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所謂拜君命者傳命
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
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下拜登受所
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
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來車豈
足爲法而馬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
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
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令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
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
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
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閑老臣容老不已遇其朝見

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思臣等辭免拜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

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春遇至

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

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

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

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

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于世未易悉數神宗皇

帝知人之明擢爲執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

而方平亦不爲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臣等

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

事四朝耄期稱道爲天下所服若獨文彥博與方平

范鎮三人而已今彥博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

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

老尊賢之意今獨置已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

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蘇軾乞加張方平恩

唐至文宗之朝可謂衰弱矣武宗既立得一李德裕

相之而威令遂振何哉德裕知所本故也其初爲相

卽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則不

可不歸中書武宗聽之號令紀綱咸自已出故能削

平僭僞號爲中興然則艱難多事之秋所以出政者

尤不可以不一也自崇觀以來政出多門閹宦恩倖

女謁皆得以干與朝政所謂宰相者保身固寵不敢

以爲言遂失其職法度廢弛馴致靖康之禍李綱議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李綱議

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李綱議始賢嫉善妨功害能者

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

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薰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臣等

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

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杭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李綱

於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

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

任而未專斥時中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自餘

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

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

此必爲邦彥等擠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

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網此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誠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歟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群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開然騷動弗安其居至

八編類集

宋夏三臣集

五

開群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搖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群議斷自聖志特從網諫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諸謫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幸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與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群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

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實位遠有變亂之虞探探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已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尚敢僥倖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講和則既和之後尚敢攻我京城縱兵四

八編類集

宋夏三臣集

五

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臣作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開陛下信在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通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賄附邦彥等計中又賄虜計中也開朝廷又欲增與驛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根乎又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汎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弃河

北則朝廷能又都大梁乎。能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距則長安幾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任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真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承。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弃也。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弃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復不敗盟。不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嚮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童貫蔡攸朱勗等往來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真宗社耶。又况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弃之耶。其急不過欲紆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短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

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見援。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綱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翼日乃開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觀除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日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筏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深軫壯願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

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
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
又引兵數十萬以十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
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
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
乎若曰邦彥等蓄誦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遺其愚弄
兵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
社安危在此三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舊職以安
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咎魏文侯令樂羊將而
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誦書一篋反樂羊功成
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君主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群臣爭
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
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
果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
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
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
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弗自克厥終
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
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

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援綱而相之想吳
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
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闕外之事盡付种師道費專
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
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
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
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俱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
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
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
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
一問之試咨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
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
之底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于冒天威不勝俯伏
待罪之至

陳康伯復
用李綱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三

經濟編

臣類

相業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皮授子產以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庸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八編類纂

宋宣公三年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僉者從而與之恭儉者

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凡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緒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高祖起爲沛公蕭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

大經類纂

卷一百九十三

經濟編

臣類

相業

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則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止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素法順流與之史如淮陰
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
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唐裴光庭鑒明皇尚蕭嵩可代光庭者嵩言韓休於
明皇以休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爲人峭直不干
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
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數曰不
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
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
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
矣

韓休類集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武宗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李德裕辭上曰恨無官
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
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
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士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
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
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
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

其理

執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
隨劍需賞二樞密皆以爲然自上行之自非中書進
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
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
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
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可任事者呂蒙正
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
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
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疎息不敢
入

蒙正類集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果稱職至是罷相判河南
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且爲作大言使
穎上之且收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於是
穎擊登聞鼓訟李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
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遂罷爲右僕射
昉和厚多恩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
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
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
是市私恩也故多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

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略，每以致君自負，常爲真宗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得，舊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入，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茲邪難辦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迹，雖曰難辨，久而自欺，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入編類集。」

沆謂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真宗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肝食，王且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西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王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卒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恐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沆。

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手。」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愈念厲時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儉，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泊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戎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祀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諡文昭。

王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洎諫。

兩蒲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奏連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謫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人猶類集
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箸預粥賜之遺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
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兩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史臣曰方仁宗初立進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覲觀而仁宗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今名古

死

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贈侍中卒諡文正
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呂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帛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遂孔道輔范仲淹于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卷舒有操術故富國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朱熹曰富呂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救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歐陽修余靖論王舉正儒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仁宗然之舉正遂罷拜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子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遷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

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未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帝復中副樞之命富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北朝廷常用非以使途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至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湊汰所部更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本編類纂

卷之三

九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異日文彦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封曰禁密不敢漏言彦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黜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白無故事彦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倚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彦博不使人明且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彦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彦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

之以靖衆乃請沆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彦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入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彦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敢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彦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彦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然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彦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岌岌賴彦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本編類纂

卷之三

十

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乃共爲譖間兩宮遂成隙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廢前太后嗚咽流涕道其所以琦曰此病故風疾已必

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皆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共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耳。非先帝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二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御素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琦而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決去。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屬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英宗始親政。加琦右僕射。

英宗時。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

密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調弼。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于眾。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儲推恩。此特絲髮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便相鄭國公判楊州。未幾徙判汝州。張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馬光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子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遷歐陽修為樞密使。將進擬。修覺其意。謂之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服其言而止。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英宗頗不悅。曾公亮固力薦安石。踞以開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早有盛名。量重。英偉臨事喜

溫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所處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報服。

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召樞密。皆驚。神宗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後追封魏王。

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

八編類卷一

又言三三類

十三

長禍圖

利。習成敵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夫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伴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緩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剋革略盡。殺

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哉。

呂公著。景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

封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

清澹。益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

學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

八編類卷一

又言三三類

十四

長禍圖

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采眾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驍辯。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者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殺服如此。

哲宗既相。章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絕。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

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邪

蒙古后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與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今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興故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悵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

人編與集

卷一百一十二

五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曼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宣王諡文正

社稷臣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璜孰可李克曰臣聞之賢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

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

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不悅曰觸何遠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咄觸何負于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于鍾什允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干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茫然而

人編與集

卷一百一十二

六

漸曰觸大對于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君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晏子侍於齊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子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具理制百官之序便得其宜作爲辭

今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楚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愛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愛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愛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愛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晉令尹子文綈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八編類纂 宋夏圭 卷七

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愛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晉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莽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起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岷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施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楚使，新造，盡莽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願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于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愛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于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有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夫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

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弃子磨
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
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
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晉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亡
約食焉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
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夾拾君王
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漢汲黯多病病且滿三月武帝嘗賜告者數終不愈
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入編入編類集來來河上不不來不麾麾之之不去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

古有社稷之臣汲黯其近之矣

唐太宗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
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爲
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
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
版蕩識忠臣

儒臣

漢武帝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數上簡

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
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
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
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
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詆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
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直諫有所補
益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
於西宮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

八編類集

朱厚生

子

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王簿李玄道參
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
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休舍曹李
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用總
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
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
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
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養號十八學士大夫待
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于殿側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

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明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

中宗時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還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室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于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于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藉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明皇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

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上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高宗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通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說及弟均皆翰林院供奉

白居易上表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

中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憲宗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羣連署然後進之奉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
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
進免遂不奉詔

後唐明宗日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
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
與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于古事非臣所及願微前
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
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宋太祖時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
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
人翁與吳宋重定官制

重厚然已自翰林還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卿
當諭以朕意勉今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
草制至苑門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進
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
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太祖歛容謝之自是封
近臣未嘗不冠帶

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
常恨不得為之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
拖紫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曰高
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

擇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
之所為也帝然之

查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
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仁宗削而罷之至
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
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神宗相章惇范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
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通英守經據正獻始尤多每
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
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

為講官第一
八編卷一
宋重定官制

神宗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
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
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
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
就職

王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
中全亡將被殺張洎開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王
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
自縊其奉御峰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

往葬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爲河水所沒。具牲醴
爲位而哭。至是爲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
定。又薦李治李和王磐徐世隆商鳴爲學士。復奏立
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十五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濟編

臣類

優禮大臣

上大夫公乘以上皆尚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求，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臣類

一

吏教誨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其詔者，以重論之。漢高帝令諸吏善遇高爵

孝武帝時，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公孫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克任，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君遂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幸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雞帛。哀帝時，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爲庶大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貴，考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矣，解太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已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四

臣類

二

朕以躬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惠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惠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遠汝弼，汝無面從朕，朕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帝策免師丹

安帝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陳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與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二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實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臣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元見有所與造又不敵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興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言守心移咎丞相使貢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憐言麗有承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愼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郭冲抗表致仕晉武帝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廼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傅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者訓導揚厥榮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道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尚彌

萬至意難達覽其盛指俾朕慨然大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愚願之心以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善充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帷簞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益周形而已屋室財此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鄒那恭王宜釋皇考循又讓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于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授授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猶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宋真宗謂輔臣曰畢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遠

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缺真不負陛下之

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呂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真宗聞之出內

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

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

入編類集

內侍省置簿爲掌敕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安費

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仁宗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

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及覆關導覲有所啓悟嘗

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

常州因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

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

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

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

真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散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執政衛尉丞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押侮大臣

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

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

又問何曹玄素耻之出關始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

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

復對羣臣躬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

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

問卿疏深會我心

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

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

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早諫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答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殺戮大臣

厲公入迷殺傅瑕代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直無二心者吾昔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妄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刑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忿怒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是式靈之敢告于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猶

寡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取之而天祿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而見王之親爲越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懼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鳴夷而投之於江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

秦二世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

連達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公
子將聞見弟三人囚于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
令將聞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效法焉將聞曰闕廷
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卿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
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聞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見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
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
首振恐

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辛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
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
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飯土糲粟土型雖監門之養不敵于此禹鑿龍門通
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事脛毋毛臣虜之
勢不烈于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
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爲天子視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足法朕尊萬
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

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
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
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
疾斯劫吏案貴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辛
囚就五刑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
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信任外事而蒙
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
被刑慘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于獄法舉以爲
中車府令高卽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
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
籍帝以高之毅于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
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望山埋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
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
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
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
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死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遂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殺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陽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人集類卷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謀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諫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

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諫非敢飾詞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齊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于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人集類卷不殺無罪而罰不加于無辜惟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于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倚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

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
是。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
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
參而伍之，今伍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
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蔡于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
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
聞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
吞藥自殺。」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
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竄公魚，
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書，夜乘醉多所殺戮，自
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
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
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黜舊親戚，誅之殆盡。群臣
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
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十旬，沈陰不雨，
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
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爲越王。

唐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
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敬宗與辛茂將鞠之。季
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上驚，
曰：「舅爲小人所間，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

曰：「反狀已具。」無忌下勿疑，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
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將若之何？」對曰：
「遺愛臭乳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
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
若一旦竊發，內外響應，陛下遣誰當之乎？」上曰：「朕決
不忍加刑于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
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使之，後世不以爲
非。今無忌謀殺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
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
引問，詔劍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人奏無忌謀逆，

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涼州刺史趙持滿多力善射其舅長孫鉉無忌之族弟也鉉坐無忌流謫州敬宗恐持滿作難誣以同反召至下獄訊掠備至終無異辭曰身可殺也辭不可更更乃代爲獄登結奏誅之屍于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收而葬之上聞之不菲也鉉至流所懸令希旨杖殺之

宋秦檜必欲殺岳飛乃與張俊謀詐誘飛部曲能告

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

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爲大將軍免以

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

惟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計號鵬兒以姦

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

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

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爲狀付王俊妄

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

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爲獄以待之

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爲樞密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

鞠鍊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逐兵計憲

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至臨

安下大理寺獄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帝曰刑所以

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召飛父子使者至

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

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

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畫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爲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

夫石候尚數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

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

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

教尚以臺草所指淮西逗留事爲言尚喜曰檜簿錄

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乃收其

御札送官藏之以滅跡尚又使鵬華等證飛受詔逗

留令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

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

正寺士徽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

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

平諸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也迨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憎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飛家資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恐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酋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姓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爲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

人編類集

宋夏四

七

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疎死不屈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頴昌則以背覘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待敵不動故敵爲之

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接壺恂恂如書生每與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

韓侂胄忌趙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潛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祭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符詐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登承侂胄齎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計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熹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壽王以素服卽位蓋其驗也說者遂以爲鼎云

人編類集

宋夏四

七

功臣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闢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萌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功臣表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里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入編戶籍卷之五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教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蕭絳灌之屬或至四萬侯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帝嬰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閔命亡國耗矣閔亦少者焉然皆身無婉婉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目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絜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祖功臣表

高祖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咸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及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秦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捷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

功而加萬世之功武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吾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邪君乃益明於是因鄣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結不肖者人士之柄也人臣奉法避職而已何與拓于驃騎亦倣此意其爲將如此

夫仁不道親義不忘勞與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先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積被四表昭著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誠記有徵益蕭曹肇封傳繼於今况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充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
章叙舊德顯茲遺功於是紹封晉于最爲平鄉
明年二十八將紀國者皆紹封焉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伯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異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蕭續屠狗暫得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樊且猶縹緲信越終見道踐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十孝武宇輒五世

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聖朝有世及之憂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依買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抗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奸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爭相權故高秋厚禮允答元功峻六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人

參園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汲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

云爾臣謹功

東魏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高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弼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弼杜弼請先除內賊歡開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汝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

乃頓首謝不及

隋賀若弼與韓擒虎爭功於文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叔寶弼方至臣啓關納之安得與臣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上柱國高穎爵齊公從容命穎與論平陳事穎曰弼先獻十策後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之論功帝大笑嘉其能諸初上嘗使穎問方略於李德林至是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穎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情悅而公亦爲虛行矣穎又言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三

乃止賀若弼拒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因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履見等短高穎帝怒皆黜之親禮愈密因謂穎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曾祖叔有建業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按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有賢功實宜錄一門絕

祝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若寂動邵葉仙
罪特加則殺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假而
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
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
奉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雖矣
素所善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
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
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
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然反仄恐中
外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怨之二臣
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
皆起泣謝

延陵顏季子會通父教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濟編

臣類

守令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至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至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大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伏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至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臣類

守令

宓子賤

治單父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囚子之財，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之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聽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平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五

臣類

守令

晏子

治東阿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

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辯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乃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清克繁。愆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固相與比周。而惡之。其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漢卜式出貨助邊。天子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旣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母令敗羣。上

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縣氏令。縣氏便之。

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放。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盡以爲天地之功。不可舍。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聞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驕馳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事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武皇帝上元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糅。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

并秦阮儒混典刻章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散悅以濟艱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不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考言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數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吏數變易則下不安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詔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人稱其職人獨難人獨難矣矣遂為感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以奉法循理為不化乾鈞之殘生於旃皆覆尸之禍威於威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護譽拘檢者罷毀罷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覈其辟召不覆覈其辟召踊躍升騰起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狂姦猾狂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特選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眚不消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勳者可就增秩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忒王不忒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孫若被劾奏亡不就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用儒生人獨難人獨難矣矣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簪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永世不刊左傳左傳上考上考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生事繁文帝感焉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揮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張敞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冤使者覆獄効敞赦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微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遇悉劾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七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不赦盡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詎驗繫治或死獄中

章文必有敢告之字題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蔡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監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畜案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王嘉
奏

淮南袁甫字公甫亦好學與華譚奔名以辭辨稱嘗請中領軍何晏自言能爲劇縣易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猶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幘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兵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舉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竊善之除松滋令

晉元帝以請葛恢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

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于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治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奉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歡

八獨須集
服號爲獨立君

卷三十五 臣類

宣宗時于延陵爲刺史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

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游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玄宗時或言於上曰今歲遷敘太遲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禮泉令

八獨須集

卷三十五 臣類

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典選稱職因此皆坐左遷時論惜之

元順帝時水旱民多失業遷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瑊爲羌州路總管俗尚鬼彌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循吏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焉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興之初及秦之散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

而相國蕭何以寬厚清醇爲天下紳民作畫一之歌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閤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姑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見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族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

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錄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好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親其所錄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行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更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書總屬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本祀此廉廉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漢史傳

倪寬爲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奏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不絕深更以最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防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咸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縣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

八編類集

外行六十五

巴蜀好文雅

文翁之化也

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茲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

黃霸

黃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於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除冬十二月出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廣舉霸霸長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爲楊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士皆忠厚屏泥於轅前以章右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詔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賑貧寡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釋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過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

毫釐不敢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差者鄉部譽
言霸其爲匿處其所大本可以爲棺墓亭猶子可以
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隱咸
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後
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罷督郵白欲逐
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
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
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
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

人稱其

卷之三

主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塞
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
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
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
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第
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
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子教化興
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

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
子太傅遷御史大夫

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
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衛氏以爲渤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
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心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
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
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耳今欲使臣朕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
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

人稱其

卷之三

主

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遂乘傳至渤海界郡國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
遣還後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
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悉爲盜賊逐單車獨
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
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
悉平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
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賜半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縣五十本葱

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雞氏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粒曰何爲帶牛佩雞春夏不得不趨田趣秋冬謀收歛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言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荊州刺史秦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稱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崇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難蕪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鄉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盜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

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爲人博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秦彭爲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每春秋樂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敢犯興起稱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于是奸吏踴跡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安今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五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勸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緣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請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雖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從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

劉寬爲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舍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失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五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熙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入生業爲制科令至于果菜爲限雖家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于朝欲致于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皋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

宋均爲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塋不得修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公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

人籍到其
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牢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籠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選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士樹奔除罰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吳祐爲涪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耆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便歸代罪性慚闕關謝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樣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道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肯親逞怒自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恐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遣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

人籍到其
手乃齧指而吞之合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王遭世凶荒領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王蚤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閭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餼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年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

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既聞而出吼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開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工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爲祭爲俎豆黍孤蒿矢以射兔首每

本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借上心乃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趙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南陽太守杜詩致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

支

唐武后時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候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名弘

本編類集

卷之三

三

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不司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爲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千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止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達之

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筴捷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迫此屬豈不辭吾言邪必欲筴捷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德宗以城黨罪人在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乃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同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依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傾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接之他判官載妻孥行中道逸去

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雅歌思如丹尚存宣宗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宣宗枝獵于渭上有父老子數聚于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與有異政考滿當罷請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

除君夷

厭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辛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蒲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還領所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關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歛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曉之曰此等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後漢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爲立祠歲時享之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滅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爲但它人不爲而劉公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爲何患得民不如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六

經濟編

臣類

仕進

秦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忘今萬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臣類 仕進

東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驚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宋始興王濬爲楊州刺史時洛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曄尋遷左衛將軍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俱參機密曄有舊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文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爲廣州刺史若在內臺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爲害也

齊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腳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武帝聞而惡之曾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貿易武帝疑其有異志會武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六 臣類

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朝臣皆預於座收敬兒敬兒脫冠詔役地曰此物誤我遂殺敬兒并其四子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之行途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拖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驢何得稱丈夫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鬱林子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陰躁輕殺招納不逞誹謗朝政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秘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

疏趙彥深元文遂和士開罪狀今逃奏之逃不敢通
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廷詰之
因陳士開文遂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
曰爾乃誹謗我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光州敕令牢
牢別駕張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梏梏不
離身夜以蕉菁子為燭眼為所熏由是失明

仕難

唐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陸贄求遷贄密語之
曰聞實相屢奏擬德宗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詣
為道士德宗問其故公輔不敢泄贄語以聞參言為
對德宗怒參歸怨於君貶公輔為吉州別駕又遣中

使責參

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
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
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宣宗以顥
為祕書監

韋澳嘗奏事宜宗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
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玗尤之澳曰主上不
與宰相食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
自明且爾知時事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取耳

遂出鎮河陽

擇君

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使馬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
里間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
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驚旌旄
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
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
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諸曰子陽

井底蛙耳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
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
援曰卿邀迎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
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
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
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
卿非刺客顧策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
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
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

援其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置曰前
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
非人敵也且閒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多大節略與
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嘗曰卿謂何
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更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
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

自售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
出頗知必敗談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
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
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穢負流散夫
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說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
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
微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
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
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
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

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
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
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
自陳帝不能用

漢書卷之六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
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
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
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
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夷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人編類

卷之六

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
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皆以功勤濟國輔下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
竊見俯媿朱轅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
利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誠有尾
以褒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

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易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弋之術或有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奔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壯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許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疲不安廩食不追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時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鉞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陳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馳舟奮鏖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儻敵亮將虜其羣逆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愆使名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閭猶生之年也如徵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爾忝重祿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囹圄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舛輟食蕞餐齋袂攘狂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禽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岷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穆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戚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若並滅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役衆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猶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踈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橫追也描毛遂趙之陪隸猶假維囊之喻

以竊主立功何況魏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懷死
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
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
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
燭未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
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
則幸矣

初見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
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

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令食草具待命

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

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潁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

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

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

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

賞有能者不得不官旁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立業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

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
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
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
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權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
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
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
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
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
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人爲利集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

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害臣者賤而

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太說乃謝王稽

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

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

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

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家人宜以

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令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訖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拔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名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卮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

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蒙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豚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難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竊。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而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八編類纂

卷八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興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事。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秦非計也。少由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也。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則附，趙楚則附，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固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路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綽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宋陽，則鞏成皇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宋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趙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則無諱高

改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機。穰侯使者。擢王之重。夾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代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握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先管趙。因王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淫疾用事。高陵華陽。淫勝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先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闕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國。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闕。關其寶器。寶器珍物。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為應侯。

韓非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進。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國倉空虛。悉其士民。族軍數千百萬。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襁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褐。化白刃。蹈鐵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田倉虛。四鄰諸侯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
 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
 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
 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
 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
 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葉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亡
 走東依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以舉舉荆則
 其民足食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而以與秦爲難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革下大王以詐
 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
 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
 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
 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
 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
 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雖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徒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恐其士民軍於長平之
 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
 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
 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四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
 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爲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拔荆以東弱齊燕矣白馬之口以沃
 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
 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
 趙氏爲和以大王之名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
 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
 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
 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
 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頗士民病蓄積索田時荒困舍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應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

水可生臣類

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懼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邵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甫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曰留宿閒語禹遂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

八續周書

交百卷臣類

手

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王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陳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腔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脫驚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威懷
一切莫肯遠應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無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書

臣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三

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
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
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四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賊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求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妾愚慙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

其言乃徵超還起孫同郎制書

致仕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
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
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
願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
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誤其身猶
有此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忤度頗得古
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微不測操
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
者若捨戟開關則冠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
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
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思
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
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近者
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
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
不知身退權缺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
豈容易哉位以銓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
禍斯言過矣辭必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

蔡澤退而免患侯丘得孫叔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
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第子以
紆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
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時可若人請其可可使隱如卿不
可還安所無等語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玄宗前而折嵩短嵩因乞骸
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
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
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重

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深涉否及呂蒙
正罷又曰望彼位日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
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
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
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
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對帝曰此固朕
所屬也

神宗詔曰致仕當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
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
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公司長吏歲時以祿

恩勞賜之

哲宗時文彥博復居政府無歲不求去會殿中侍御
史賈易言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付史
館彥博益求罷乃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
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宰錢於玉津園先是遷
使耶律永昌來聘蘇軾館之與永昌入覲見彥博於
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
試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總理庶務雖精練少
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永昌拱
手曰天下異人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重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七

經濟編

臣類

諫臣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諫。召見次不得參府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諫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當盡於至密。尚不能入。猶斯其。

宋百官志

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

論諫義

元龜上疏

玄宗時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等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其疎愚怠墜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以諫諍之道。迴想其人。慨筆和墨。則

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泰。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諫。近於射諷。諷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若射諷。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諷激人者。殺人愈多。諫諍人者。救人愈甚。諫治官室者。官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能觀其古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

臣類

臣類

臣類

臣類

臣類

臣類

武宗時。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咸以明刑。孰敢效上善之。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多人。如張符牛叢趙璘。數人使朕日間所未聞足矣。

宋真宗時。田錫居東第。直學士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

備位無所籌謀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張詠側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其宗言稱其才堪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言不當造官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下謂詎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謚人編類纂

忠定

憂國之人莫不爲之寒心如呂濤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衆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蔡州賈黯乞知荆南府待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振添裏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謀議也何從而贊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

諷諫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人編類纂

采言卷之五

臣類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春城外有兵亦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踴胸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觀於鹿門鹿吏曰鹿何事最難鹿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國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樽曲木亦無所施矣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质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人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善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慶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將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人

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費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述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坂下

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捐其帑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青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今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隤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

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藩子司馬督蹕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子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若尹于華父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時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矣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爰暨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事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剗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華。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州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飲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入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上坐。殿上則出。鍾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謹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于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左臂。曰。是一也。便遊楮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櫛。士民無得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有諸。平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沉湎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諫諍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墮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慨然變色曰。善。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并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

八病矣。集

卷三十三 臣類

九

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將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八病類集

卷三十三 臣類

十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義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冷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辭。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如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千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殆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麗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爲僞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恤孤也。子是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人瑞。頃。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人瑞。頃。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人瑞。頃。

高祖顧羣臣曰。今日吹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待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與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官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時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審鼎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兄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于太后曰太宗神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私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侄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稱姑于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俯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鸛鷄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太宗直諫上

意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目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義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偏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

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屈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屈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困國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王曰行法吏陳簋實於東間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戴皆歟狐援曰君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鯨人而鮓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訢之東園，每訢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藥訢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簡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聞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蔽，屏楯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楯而歎曰：嗚呼！士之遯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乎？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死。玉女秦人襲我，逃去，終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累敗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存？簡子乃去屏蔽，屏楯而立於矢石之所及，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國之上，撓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竄人于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第，囊撲使之取。皇太后遷之于黃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而殺之。從蒺藜其春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人白之。茅焦色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餼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理主斷
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
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
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憂
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選母賁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
藜于諫士有桀紂之治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鎖乃
解衣伏鎖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虎左右曰赦之
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
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於陽宮歸于咸

八篇類纂

卷之七

七

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咸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
茅君之力也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
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
賊宜綰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
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秦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漢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竊持並車墜轡

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
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徵幸今陛下騁六驍馳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上乃止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阜河瀨雖有惡種
無不長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開能遂箕子比干之
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
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仁智善養士昔者周蓋千八百
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八篇類纂

卷之七

六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
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聘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
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
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
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
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
禹湯文武紂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

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諫諍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訣輪合。苟容此其德則賢於堯舜。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征。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櫛。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殺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

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嫖。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族方正諍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有傳之
其而聖
於家者
武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義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磨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淫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

人易見本

式字七二四

三

謀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仰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浴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果未知操弓持矢也

五

步

東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十八

經濟編

臣類

諫諍

求言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汚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蕪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金起而萬災並至矣上下之相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一

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於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暢也周鼎者鼠令馬屢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公樂之而微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

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慳也於樂今藥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乎齊潛王善衣東布衣白綈冠額推之履特會朝兩祛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姁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於井棠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失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幾亡無日矣孰富可而鏡其雅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八

二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邑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愛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呂覽達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

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愛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人編類集 卷之八 臣類 二 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送之曰子敢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輪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以

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漢袁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重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開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置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開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錐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贖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感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千一勿

率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胡平屢問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靜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十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生謂亮與

北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嘆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大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人編類

卷百六

臣

五

張寔下令國中曰秦紹前踪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此年饑旱殆由庶事有關竊慕箴誨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輪墨陳過者答以筐篚諺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竊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焉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竊歛羣臣言事者上引古

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應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數况訪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

人編類

卷百六

臣

六

無以述應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謏言虛懷以改。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謙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弑世基等亦誅公卿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煬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

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耶。

宋太祖詔當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仁宗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方平。方鎮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具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臣集

一

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鄭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失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

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伏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其裨輔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待之臣。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其忠。

仁宗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糧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冠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曰。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臣集

一

英宗時。太后遣內侍梁懷簡勞司馬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名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遷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

說不如目睹其真令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鑒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數路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納諫

入編類纂

卷百六

臣

九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上蜚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罟羅猶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羅設罝罝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蘄澤不伐云魚禁鰓鮒鰓鮒長麋麋鳥翼鰓卵蟲合蟪蛄蟪蛄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訟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

不忘也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旋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施以爲寡人戒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獸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歸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歸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歸哉

入編類纂

卷百六

臣

遂輟田

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

此不可
小者有
心人

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
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
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
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
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
至刺史三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
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
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

人編類集

卷之八

臣勸

上

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唐高祖時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爲隋以惡聞其
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
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
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
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鵠鵠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
王所須哉又百戲散樂公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
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女擬玉月五日玄武門
游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
善惡之習朝野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

第

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
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
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省表太悅下詔褒稱
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仍頒示遠近

高祖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
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
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裴寂盡忠款款伏伽可謂誠直
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
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慮國命捨君

人編類集

卷之八

臣勸

上

臣之敬極歎而罷

未太宗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
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
田錫貽書多遜乞免署狀多遜不悅出錫爲河北南
路轉運副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朝廷大體有四
其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也兵其二言今諫官
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記言
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
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書願
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其三言邇者爲縣平寧京師

高庶軍營馬監廐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開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郎官無本局尚書無廳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城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願別修省寺用刻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紐鉗鎖皆有定式今以鐵爲枷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臣類

十三

善而不能用於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冀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游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

不盡言也

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僕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八

臣類

十四

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中孝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

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微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七

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歟陛下賜以陵蘭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可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李幸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曰陛下不遵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

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幸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李本女擢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髮亂孤露故收養宮中冀於疑伺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暮徵之五世孫也

文宗對中書令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紫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

人編類集

卷之六

七

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

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收除邪寧外間頗以爲疑文宗曰收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收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收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收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

獨有自南內還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敗家。

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驗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上變色而罷。容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遇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恩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飲

入篇寶集

卷言之人

臣類

二

一

近微花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當面陳吐突承確專橫語極惡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股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終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湟淫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盡宮中用度極儉薄多燕何用耶。懿宗初以開門使吳德應等煬館驛使臺諫上言故

高宗后
孫陳

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討之太宗廢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高宗自謀長孫無忌放諸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爲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爲諱也武氏不出房閤而取其國天子自殷陛之下門闕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

八編類集

卷言之人

臣類

二

奉雄坐房與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順爲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爲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圖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陳諱

言陳諱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

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忘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弑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爲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憑勢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備關杜璉嘗再上書論事斥爲下邳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芻豆一鳴則誅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以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

臣等

上

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持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

裁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爲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敢言

理宗時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閣贊鼓是非爲攪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僅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不罪諫官

漢靈帝時朱儁擊黃巾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

臣等

三

書

然後用十六種明惡人不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蒙蔽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滅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關豎牛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蒙擊黃巾

功多當封忠諫訴之靈帝議焚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唐憲宗甫過公除即事游政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捨遣李珣帥其同寮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脩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宴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游政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主

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飲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實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沉醉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後唐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希卿爲朕作詔書宜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宋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僬嘗作假山召寮屬置酒衆皆褒美姚坦獨俯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報答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

人編類集

主

馬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子後

恩召坦慰諭之

仁宗時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轍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棄之乃以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辭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邪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爲之詞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違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隋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悉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徃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

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遠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虜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譜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放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復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鴈

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裴蘊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唐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昇洋追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上意盧杞難貶官德

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傳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爲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思若

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昭嘉司戶。遣人沈於驪。驪聞者氣塞。

宋仁宗時。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言。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遷斥。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讖刺大臣。重加譴誚。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許。張昭論將。以魯肅為允。疎漢皇吳主。然聞營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疎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

苟免夷簡怒。斥監鄆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貶書。實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絳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錢之。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誅修而議若訥。都人相傳寫。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達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御史韓鎮希夷簡言。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遵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違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倚據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進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群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懽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疏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本慮疏表

裏爲姦緒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

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

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

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祿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

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

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

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請監信州酒

稅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臏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于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官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大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吳王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璧王所欲用之難起矣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人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諸生阿鄢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寵載與之齊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十九 二

齊將田忌善而客持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取君上驥與彼中驥取君中驥與彼下驥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垂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紛糾者不挫捲救關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衝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八鄉須臾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人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險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娶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子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攜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魯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說裏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辛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吳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蓋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五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號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卽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驕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如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卽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而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六

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薨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篇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聞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覺

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請遂定燕。秦使翦于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方頓舍，大破李信軍。人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前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將軍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滎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尊，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閔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萬畝，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天下，盡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上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人破荆軍。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咸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役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拔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秦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九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穰侯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入編類纂

卷之九

一

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皆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穰苴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曰以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魯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

然可見司馬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過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椽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郡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召見異曰

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

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入編類集

卷之九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異因薦邑子鈇期叔審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訓爲尚書父千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詔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竟愴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聞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恩薄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分方面

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

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

光武納之至鄧鄧遣異與鈇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

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

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鄧起光武自劄東南馳晨夜

草舍至饒陽蕪葦亭時天寒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

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

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入編類集

卷之九

三

三

變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

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

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

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树將軍及破邯

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树將

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武陰王李

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

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

邑完全倉庫實乃拜寇惻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

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梅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後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草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
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宣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
乘機網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
霜雪經營河北今吳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郭岐幕周
不足以喻李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
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
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
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
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
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
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
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
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入篇新集 宋 其九行

三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
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
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報異異遣校尉護軍
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
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
并勸光武卽帝位光武召異諸郡問四方動靜異曰
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
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
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
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懷之性也異遂與諸
人議曰 宋 其九行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曄陽
程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家使太中大夫齋
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亦
肩延卒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
子龍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
八員劔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
劉盆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託今之征伐非必畧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
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輩皆率衆降異與赤眉過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郤嵩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誠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截上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入編頭寨

卷之六 漢書

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截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重書勞異曰赤眉破半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過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鐵轂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拔樹

卷之六 漢書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綬帛詔曰倉卒蕪婁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且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繼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拘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拘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恁快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桐邑三輔勅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於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二

軍謚曰節侯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盧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這邕都督許紹新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隘設伏斬肇則俘會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救勞曰旣往不咎何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潦潮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弘已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二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弘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綏留宿衛數千人開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遠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失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眾委舟收掠。軍資入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八編類集

宋書紀元

元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勸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乙巳。銑以大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綬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矜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疆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旣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補公祐據

八編類集

宋書紀元

元

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三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馬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進。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大衍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曰不然公所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祗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祗保據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竊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杜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賊必破之慧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賊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祗權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甯平置東南道

人編類集

主

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迺銳公祐之胥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大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也太宗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祚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有變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殞

人編類集

主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著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羣足蹂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異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墨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縶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戶至五百既而日向人謂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
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
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
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
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煩懣猶力干進公今引
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
校檢特選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園官府佐
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
賜靈壽杖頌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
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

人編百集

宋夏元

卷

七

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
李道元高麗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侯城吐谷渾
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木芽馬弱不可
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處自經死靖更立大
寧王慕容順而還麗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
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麗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肅容親戚一
謝遣改衛國公其妻辛詔填制如衛霍故事築閼象
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井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
麗未服亦有志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
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
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
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
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太平廣記
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
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
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抱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
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僞道士虬鬚客已在其謁之
人稱類集

宋夏元

三

文靜亦言趙文皇有基一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笑
請去出謂與客曰此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
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
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素南海賊
十萬入扶南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
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
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
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然之卽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上願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解御衣以示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糈勃極烈副蕭家奴西襲遼軍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軍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祖

人蜀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祖不聽意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果都統內外諸軍蕭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婆室徒單裨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通知遼主獵于鶯鶯澤殺其子晉王敖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十里蒲察烏烈谷赦先擊之斬高祖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職焉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郡族調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從京平賜宗翰希尹捷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疑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鶯鶯澤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中太宗卽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徑來道降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嘗言計之矣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人蜀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農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計都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大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岡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遁逃誘陵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章貫常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木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木可圍太原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人編輯集進師復降德府威勝軍陝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既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翊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爲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

援太原爲歎據開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遁出焉至干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斬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州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倚雲中時宗翰之徒滑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舍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臏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肅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凡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所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測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拂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能苟得東京兩河不

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
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
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
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
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
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李鶴
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
答等先已被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
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
會兵宋約盡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克。和丙辰，銀木可
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
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
之高下，還賞之。其殞身行陣及於王事者，厚卹其家。
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
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
十餘人及桂璋寶印袞冕車路祭器火樂臺圖書
輿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
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良能者注之，以安新民。止遣郎律暉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郎律暉者，遣
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
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額
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
西州郡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北兵皆
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
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朱死關大敗之。虜遂東走。
同華未幾，婁室亦攻下延安府。是時河東寇益尚多，
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
書請立趙氏為職修齊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
其書而不答。庚子，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
使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攻宋河北諸將欲罷陝
西兵，并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
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夏
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
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
西，畧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益有意于夏
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備當窮其所往，
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
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師繩果發盧太監

戰平陝西銀米可守太原耶律余覲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居宗于漢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引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葉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捷頗乃遣拔離速烏林各奉欲馬五葉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禮稷先是康王等致書元帥麻稱大宋皇帝檄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

八編新錄

宋高宗

三

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趙顯宗攜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而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三日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金人聞帝如揚州起韓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曰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分遣銀米可等攻漢上說里朵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雙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衡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元木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叟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郝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變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有所命銀米可等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關沒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

八編新錄

宋高宗

三

遷其軍于河北京西州郡皆陷

八編新錄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將類 唱創

全宗弼

宗弼本名兀木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遺護衛問知遼帝獵驚驚宗望宗弼率百騎逐越虜勦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得遼主在驚驚樂敗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人編類纂

卷二百

五

一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還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爲右副元帥狗地淄青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赤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破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鄆瓊萬餘衆千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迥虎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阿魯補別將兵狗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浙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

人編類纂

卷二百

二

守此吾豈能遂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金驛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抗江口宗弼舟小焚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沂流而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艦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折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鵝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捷報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進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八編類纂 卷二百 三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綳宗弼還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綳五綳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紹

興五年也金熙宗寬卽位十五年煬右副元帥封遼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捷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右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捷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表請誅捷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捷懶在行臺復與鵬顯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當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捷懶自燕京宗弼將亡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無干帥府

八編類纂 卷二百 四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卽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沙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京議宋主乞先歛兵馬色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鑒等進誓表其表曰臣謹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鄆州割屬上國自鄆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鄆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公避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降命云氏貽其國家臣今就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西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表寬宥宗弼遂王冊册康王爲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植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秦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謗爾來封秦押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爲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人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帛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于遼元末嘗有三策獻金主一則以汴京立徽宗欲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蓋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元末華黎

木華黎北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大祖麾下從平及里吉征乃罕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之舍檢水際索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蹏五騎相顧駭呼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兒自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太祖軍嘗失利舍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表獨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路谷間頗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

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
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
木華黎也徐舞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環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
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
雲中九原諸郡叛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
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
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
金兵進至滑河殪尸百甲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
入遣別將閼別統兵趨紫荊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入薊州集

卷二

七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
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
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
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
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
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
之其下殺銀青推銀答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
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
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
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論典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窩兒德王走免
未幾史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
爲典中尹兵馬都提探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
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求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
十提控兵從授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
有反側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
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
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藥瑤利義懿廣寧等州木黎
率率蒙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
吏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丙
午致陷典中府七月進兵臨典中先遣吾也而等攻

卷二

八

涸石山論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求援我斷其歸
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
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涸石蒙古不
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
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
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
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援開義縣進圍錦
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
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力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瑛歸州田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家奴咸平宣撫蕭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蘆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析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全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已卯以蕭特末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溫州暨絳州克之庚辰復由燕徇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經兵抄掠井王者弔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八編類集

卷二百四十五

九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隆陽金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遣衆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洛恩博滑濟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遂攻堯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壘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棧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泮棧魯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洛不下至是遣石天應拔之五月還軍孤嶺宋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憚跋涉數千里慕義而來尋當別奏賜汝高爵爾其勉之京東安撫使張琳來降以琳行山東東路益都

八編類集

卷二百四十六

十

滄景濱疎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東鄉移縣降
陞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
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營將士由東勝渡河
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
和羅入設州金將工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
都元帥進取殺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
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
三千視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
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衝敵齊
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入編類集

卷二 二 附錄

上

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斃鼓聲震大地
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
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
石天應擒送金駝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
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
才華黎義之歛解其縛請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
坊州大營上卒開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界使於
是役由丹州渡河關隴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
隰間以田雄權元帥總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
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關川隴矣大兵道雲中攻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板晉陽義和寨進克三
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入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
陽公胡天祥拒守裨將蒲恭定任監軍王和開壁降
遷天祥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觀
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
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
何時而定耶且達君余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
絳拔崇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
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
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入編類集

卷二 二 附錄

上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略剌拔都隰州田雄並
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
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
遣按亦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
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
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
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化南越牛嶺關徇宋
鳳州而還時中餘山賊侯士等聚衆十餘萬伺大兵
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襲領其衆卒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河還聞喜縣疾駕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堯年五十四歲後太祖親攻鳳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

人編類集 卷二百 將類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大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武子索魯嗣

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土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曰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

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大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七月陞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阿干襄陽分軍爲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人編類集 卷二百 將類

鐵通鎮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板之破竹席地盤舟由藤湖人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平殺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王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鎮相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砲
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
徐悉屠之次新城今史弼列沙岸所蔽於城下射黃
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遂呂火煥與
部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奔還乃令總管李庭攻
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
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
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
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貴乎潛刻期而
去軍大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
人擄集卷二 附錄
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禕孫以遊
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
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
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
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
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
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
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
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
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

兵決之今日伯顏應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
河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
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掃虛之
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
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
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至對青山磯而泊
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
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
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
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
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進張榮實解汝楫
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
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
朮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
達宋軍大潰夏貴彼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徒不必追
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
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
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湘伯
 顏與阿朮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
 斬州皆降阿朮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
 夔與知州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度公棧
 還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
 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
 大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
 軍指揮使孫虎臣為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
 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家軍陣動貴先
 人編類集 卷之二 將類 上
 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
 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
 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船相盪乍分乍合
 伯顏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
 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罷仗圓符印似道東走
 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
 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
 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
 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荆在
 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

成

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
 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
 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
 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遁
 走遁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
 復拒之檄姚訔為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
 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
 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遁判陳紹
 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人編類集 卷之二 將類 大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遇城守者膽落天
 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王及太皇
 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冲在哀經中自古
 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
 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
 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
 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友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
 月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
 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
 友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

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
末効刀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
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
不知兵乃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
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冒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
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
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
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
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
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入編類集

卷二 百 將 類

九

北張世傑欲以其王逝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戌
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第吉王昱廣王昺南
走而宋主昱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
伯顏覓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
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
進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徒馬遂得脫馳還自狀
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
王明理鐵木兒扶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
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退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賜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因虜爲姓伯顏不可
衆皆歎服軍中獲諜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齎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王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王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剿此寇而來未晚

入編類集

卷二 百 將 類

三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
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
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
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
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
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
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
蘇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
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
紳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元阿木

阿木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散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典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前騎。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卽位。常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襲樊間。阿木乃自安陽離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墳。復立虛寨。設疑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壘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宣帥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越新堡大破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沿戰船救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求與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濡灘。俱敗走。九年

卷二百一十五

主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

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追戰至樞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鐵鉏斷木。以斧斷鎖。使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參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司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渡。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僅數十人。阿木卽奮衆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卷二百一十五

主

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
貴迎降時夏貴領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
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還堡西
沙無口入入江十二月軍至陽還堡攻之不克阿木
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新
青山纔止泊何隙擄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木進
見南涯沙洲即率眾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
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州沙急擊擊岸步關
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
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

八

宋二

全

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還堡盡得其軍實伯
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
水陸並起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燄漲天漢陽鄂州
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
師赴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
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
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
郡今後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
執我邊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

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
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
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
木挺身登舟手持柁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
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付之爲重四月
阿木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
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遣樓櫓戰具于瓜州潛
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
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陣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
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

八

宋二

全

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前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
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
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蔽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木登
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
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
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箭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旣
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
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目是來人不復能
軍矣七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五地李
庭芝狡詐須卿守之特請軍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
木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賓淮西諸城來
附阿木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
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過命
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僦運賍
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
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既
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
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
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下
人易其衣卷三十三將斬之
精兵旗幟盡雙赤月泉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
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
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鎮守揚州挾姜才東
走阿木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
龍岡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
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
揚泰既下阿木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備軍校掠民
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
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陞宋俘第功
行貴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討伐叛王

音刺木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刺霍州以疾卒
年五十四追封河吉王

延陵顏季章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將領

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東漢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舉孝廉茂才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梁所任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兵吏多逃亡旬日

人稱之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

左編

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初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由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錢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傳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戰敗賊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六擊之四面俱

令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救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部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已於倉亭生擒十已斬首七千餘級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一

左編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輛悉虜其婦孥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場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當飯故信都令漢陽閭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敢黃巾細孽敵非泰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遼東韓遂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國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牆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授五年梁州賊王國圖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蹈決速救則城全不被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鄴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使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國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安

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倘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爲征西將軍又還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以流星策免李傕作亂嵩以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勸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人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初不德弄善騎射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克赤水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其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睿求良將。奏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于儀。儀薦光弼。堪爲副。寄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區。露藹蔽野。光弼酌而哭。

八載類纂 卷三十一 門類

五

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噪。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徒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泔汜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故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歛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虜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棗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驟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圍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

八載類纂 卷三十一 門類

六

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譁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咸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珍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庭下卒不滿萬餘。圍練烏合之

衆亦不清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
遂長驅取朔方河龍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
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
數千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
於內壞輜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
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
思明聞太原月餘不下乃送號銳爲遊兵戒之曰我
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
光弼軍今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節類

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蓋
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
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
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息息經府門不
顧圍解閱三背乃歸私寢致清夾橫野等軍賊別將
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
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
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息我不如起軍逼之彼驚
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貞朝恩
固謂不可既而思明環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

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標掠獨光弼整衆還大
原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
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
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
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
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
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謁卽斬于戟門諸將懾服復
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
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
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計

人編類集

卷二十一 節類

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
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
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犍臂勢
也判官韋陟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
寧嶺盡爲賊踞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遊賊
間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
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
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
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繞十日

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憤白馬
祠治整溝築月城以守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
弼令廷王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
會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
五百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非人詎吟思歸朝恩
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言賊方銳未
可輕動保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
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
坪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
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獲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二

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
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
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
以兵寡棄河陽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
弼入朝從鎮泗州朝義乘邱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
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
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聚眾若出不意當自
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本於宋州使田神功
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迎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
克鄂間來瑄擅襄陽跋光弼至也朝義走神功還河

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為諸將憚服類此實應元年
遷封臨淮郡王相州北邙之政朝恩蓋其策繆故深
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
中傷者及來瑄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
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
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
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
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
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
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將即以共布遂為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弔卹
其母諡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眾
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
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靡不無所更而光弼一號
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都延王與馬
磷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王
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
兵間久今始識訓練廷王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
也廷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過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一

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
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郿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
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
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
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睚眦相視不交
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
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人曰一死固甘乞免妻
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賊尾我軍我
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
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
之斬首二子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俱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
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聞范陽會哥舒

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
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開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
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海師東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
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
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
子儀與回紇首領哥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
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昱司士徐吳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

以爲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侯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趨復等斬賊守
陣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
邑百姓僞降乾祐兵人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關之
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
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
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
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關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
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未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器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王入京。師老。勿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人爲頭集。

卷三十一 唐紀

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衡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軍將賊千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賊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旣戰。爲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兩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國相州。引漳水灌城。浸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末收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徒軍木及戰。會大風拔木。遂靡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諸人爲頭集。

卷三十一 唐紀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順。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也。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填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事一以委卿子儀。鳴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錄，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間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程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南，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八編頭

卷三

唐書

子

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遜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遂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寔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咸震關中。乃遣知節率易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賊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

子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左隴右嶺，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與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裁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北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大六軍皆市井人，實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速，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

八編頭

卷三

唐書

子

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實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噬，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壯饑餓，供百官，次舍故且地狹，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羅剝跡，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千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閣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遠
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
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矣矣乘輿還子儀頓首
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
僕恩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
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也榆次爲帳下張惟岳
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
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人冠
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
也懷恩本臣偏裨雖効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甚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河朔
誅思歸之人却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
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
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
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
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渾瑊奴刺等三十萬
入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
渾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
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
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
衝要於是帝命淮西李忠臣屯潁河李光進屯

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驛奉先李日月屯盤屋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
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
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
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氏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
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
虜退也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間牒
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
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河朔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
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
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廷郝德等皆
詣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
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
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
北門西禦犬戎北虞擒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
寶中戰士千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
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戕傷凋耗

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衆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靡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陳哀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人編纂

卷二十一 詩經

七

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諡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諷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哀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洗，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秋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今持兵衛送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郤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人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今考二十四八子七，皆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非奴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鄆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陣法，氣志豪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廳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
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頗最
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養，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
曰：「是子爲國佐朝，宜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
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
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還善。」政簡約，
民甚安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
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

人稱爲義士

卷之二十一

七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
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
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項丘令盧諶所殺。賁乃引兵
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
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
殺之。暫出行，卻淮陽囚吏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
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
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關死。巡馳騎
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開道表請朝。騰踐
抵府，祗乃舉充以東，安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由
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
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
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東勿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
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糗，磨闕潮
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
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
足下以龐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
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衛妻孥，怨假力於
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君平

人稱爲義士

卷之二十一

七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
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
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
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
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
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衛牧，濱河取鹽米，
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
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鄭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謀知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遠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水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若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入蜀通志卷之二十一

五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禁送秋所圍凡四月賊膏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統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援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閏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渠可各賞與貲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汧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議

入蜀通志卷之二十一

五

五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復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待御史問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城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船招巡巡陰絕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設伏發禽之督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貽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刻蒿爲弧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饘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食糞米一勺匠木皮葛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瘠劣不能鼓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環巡出鉤于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人編須臾

卷三十一

七

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拔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遣布數千端霽雲殺馬馬上請決死關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猜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滿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饗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荒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贇遣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入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人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

人編須臾

卷三十一

七

城土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賊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而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扶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大獲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霧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人爲頭。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

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僊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勅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齊進退。今胡人勢馳突，雲合鳥散，勢能百山，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斷餐必整衣見之下，卒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錡代進明節度河南李希言，浙西司空裴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倚角人爲頭。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衆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大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楊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大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玢，荊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諫盧巒及巡遠霧雲爲上又贈姚閣潞州大都督官
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規賜巡妻申國
夫人贈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大中時圖巡遠霧雲像于凌烟閣雅陽至今祠享號
雙廟云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八編類集卷之二

左編

將類 干亂

宋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藏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全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微襄陽之備以救新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斬黃之冠正銳曷若先擒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

人編類集 卷之二 將類

矣此不右而右克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惟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瑋雖能得其惟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

人編類集

卷之二 將類

二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旋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擢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銀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

之禍范所遺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授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已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今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瑯琊而以鎮守責之范人爲類集

責瑯琊者由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責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殆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麗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紆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

望於辨別與聞漫差遺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奉祀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蔡蔡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開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願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吳興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欲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辭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釐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財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
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
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
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
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嫁禍於金人矣
或謂揚州不可也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
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
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實應天長二屯以扼
其衝復重二三帥間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
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五

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
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徹沿江
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
徑一請徹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
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
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皋無益也朝旨乃許
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
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
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
於是討賊之謀遂決蹇蹇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人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
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
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
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
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
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
十萬弓矢器械二十万四庫皆爲敵有益自岳飛收
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
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
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赦復官職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五

與官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爲學嘗應進士舉
有時名身長七尺修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
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
州樊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
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
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
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
在戰士俱將兵來會得鞠入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將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遇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之餘黨柵河洲賊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榮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衆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衆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構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論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會大風揚砂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算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散困勢欲趨秦晉知樞密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附錄

七

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穀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掠靈寶賊守既備賊始覺不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都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下陽幸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七年賊尋出表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長安至灊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皆亭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殺獲以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開門鼓噪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遂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察罕即留兵戍清涼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漢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關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附錄

七

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造陝西行省右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河荆襄便宜行關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己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官園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汧池會叛將周全棄單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緊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阜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衆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僞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恙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予定而鄆魯之子曰李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來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渤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棧大敗之進過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過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款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追封潁川王諡忠襄於

八編類集

卷三百一

上

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孫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係以兵取舊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子常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李羅自察罕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警蹙日深二十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得罪于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李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李羅隱其迹而丞相搠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窺覷其事太子又方節重子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李羅攜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搠思監朴不花因誣李羅老的沙誅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李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李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搠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七月李羅入與老的沙合禿堅兵同犯關時擴廓遣

八編類集

卷三百二

三

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太子乃趨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迭兒東都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果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京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隙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起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竊高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戢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亮唐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竊高關保等皆叛

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卽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竊高領之、擴廓既受詔、卽退軍屯澤州、詔又命亮唐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七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爲之守、擴廓卽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剗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狃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謀知狃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衆狃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速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戮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惻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肅趨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秃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秃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即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之者南軍侵略青齊不踰月而追數旬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雖在一方面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動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遠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元重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掾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齊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糾衆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降賊朱臯我軍也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肥水既渡

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
霄乃應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上
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礪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
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
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發
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
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
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服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
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
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漸相
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劔
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
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
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
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
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
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
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
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
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糧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
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
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
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
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
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擊復
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
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嶺三
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
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擒
人爲頭寨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既數日賊復來窺
獨松搏霄即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
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偏將余思忠至賊
皆諭之賊皆入將至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劔
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
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
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城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
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
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果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逃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出四門突出賊後約

入書集

卷二 一 將類

五

曰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勒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朝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舍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莒輟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族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據退有援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糧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寧沐陽輟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

入書集

卷二 一 將類

三

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得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徹至牆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衆

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
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平詔就
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
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既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
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
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
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
衆突至搏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
事聞謚忠定搏霄早以儒生起家爲能吏會天下
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
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主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

左編

將類 分集

西魏常孝寬 山西

常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孝寬沈敏和正涉獵經史累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今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欬意又爲落爐燒述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孝寬知人編類纂 卷二百三 附類

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崎澗遂前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偪堦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爲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

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四年進位柱國時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徵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嶠東來圖汾地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我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暢謂使人曰常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勳國公增邑通前萬戶是歲齊人辭宜陽之圖經畧

人編類纂 卷二百三 附類

二

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屍暴骨荷食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爲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明月光字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樹樹不扶

自堅令諫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類祖孝微既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元衡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孝寬每以年迫懇軍屢請致仕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骨帝曰往已而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伐過幸玉壁觀禦教之所深嘆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赦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

三

應接之孝寬冠其西滅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爲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爲何如孝寬對曰臣今衰老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開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唐李抱真

李抱真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世居河西抱真沈慮而斷爲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

六

子儀爲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真用爾誠以子儀朔方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九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成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凋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徭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不賞罰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稟於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

人編類纂

卷三百三

四

圖邢及臨洛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遂解臨洛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退保魏帝倉卒幸奉天聞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兼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爲群盜所憚興元初洎悉幽劄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稱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群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俊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猶豫

抱真將自造其壁委軍事於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
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
向雪吾之耻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

漢耿弇

山東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况以明經爲郎與王
莽從弟俱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後爲朔調連車弇
少好學習父業嘗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讓馳射由
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
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
時弇年二十一乃辭况奉奏請更始因齎貢獻以求
入編類集

卷三

五

古

自固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與起兵邯鄲弇
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與成帝正統捨此
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賊賊卒爲降虜爾我
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
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情告合之衆如摧枯折
腐爾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以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弇
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
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從光
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

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

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絃萬騎邯鄲

不足慮也光武官屬心腹皆不肖曰或尚南首奈何

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劇中

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說况

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

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

九卿枝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斬

首三萬從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

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

人編類集

卷三

六

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

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

軍使還領其兵况况大將軍與義侯使得自置偏裨

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承而兄勸

承不應召令詣於光武光武遣承復郡北還而代令

張曩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爲援助光武以

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曩破之承乃得復郡時五

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况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

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曰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

爲蕭王令罷兵與諸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

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元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
光武居邯鄲官晝臥溫明殿奔入造床下請問因說
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潘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
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擄掠財物劫掠婦女
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生奔朝又銅馬赤
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
久公首事而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
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
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

八編類集

卷三

七

也今更士兵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
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奔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
十郡兵奔到上谷收韋順蔡元斬之漢亦誅苗曾於
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
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奔常將精騎爲軍
鋒輒破走之建武三年奔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
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
富平護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
年詔奔進攻漁陽奔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
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

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啓敵功効尤著何嫌
何疑而欲求饒且與王常共屯涿郡趙思方畧兄聞
奔求微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追封兄爲
陰摩侯乃命奔與朱祐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
十餘營皆破之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以拒彭
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爲
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
王寵乃退走兄復與舒攻寵取軍都至年寵死天子
嘉兄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兄賜甲第奉朝請封牟
平侯遣奔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

八編類集

卷三

七

者四萬餘人因詔奔進討張步奔悉收集降卒結鄒
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從朝陽橋濟河以度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
軍屋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
待奔奔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援之故開
圍一刃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濟大
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奔進兵先
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楊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
言邑聞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
攻具宜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

令得亡歸。歸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將軍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邑。臣今來達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洶懼。奮敢悉衆亡歸。張步奔復收其精衆。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弁遣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弁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三

九

之晨夜微雨。至期夜半。弁敕諸將皆蓐食。會明。主臨淄城護軍荀宇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卒下。頓兵堅城。或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衆。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弁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

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槍十餘萬衆。吾皆即其脅而破之。今大敗兵少於我。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弁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今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環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率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弁明且復勅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三

一

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止玳瑁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道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出。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奔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

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高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
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
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
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詣
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輜皆罷遣
歸鄉里弁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
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龍明
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
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折挫十二年死

人最勇義

卷之三十三

上

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後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弁
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死卒
諡烈侯少于霸襲侯爵十三年增弁戶邑上大將軍
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毋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
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諡曰愍侯

東漢寇恂

河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急
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
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
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

書

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
不足圖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至昌
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弁等俱南
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邯鄲
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與交歡光武南定
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
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
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
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
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上

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
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
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屬
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
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養馬二千疋收租犂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
北而河內孤使將軍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
河攻溫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
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
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

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達至。士馬四集。檣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勃。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買。馮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微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

人倫彙編

卷三十三 將類

三

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國。功名發聞。此謫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改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將軍。建武二年。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化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恥。大丈夫豈有

懷便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閻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麋。願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恂歸潁川。七年。代朱浮爲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驗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

人倫彙編

卷三十三 將類

十四

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略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圖奮於翼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置抵隴。賊及。置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大中大夫賈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罵。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

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頡川可爲至成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殺其使而降其城十二年卒諡曰威侯

唐李光顏 河南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勳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詩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旗將軍出入若神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歷代洛二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時解

上五

州刺史元和元年討蔡以陳州刺史權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澠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賊中反往一再衆識光顏矢集其身如矟子攬馬歎諫無深入光顏挺劍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壯當此時諸鎮兵聚蔡十餘屯相顧不肯前獨光顏先敗賊始裴度宜慰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澠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中才創甚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則小澠河之堡可乘且重胤不

可破違大將田頔宋朝隱襲其城夷之賊失養聚弘怒不救重胤令節度取頔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入景忠信至知其然卽矯詔械繫在所馳以聞有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言帝謂弘使曰遠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弘不覺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入帝大悅厚資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數其甲凡三萬悉書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鄆守將鄧懷金大恐其令重昌齡因是勸懷金降且來請曰城中兵父母妻子皆實賊有如不戰而屈且赤族請公攻城我舉火求援援至公迎破之我以城下光顏許之賊已北昌齡奉僞印懷金率諸將素服開門待光顏入之城自壞者五十版弘素寒纖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捷礮之乃飭名姝教歌六博襦褌珠翠舉止光麗費百鉅萬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待妹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妻妾予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時解

上六

光顏厚恩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鳴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乃厚遣使者還之。士氣益勵。裴度築赫連城於施口。率輕騎觀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之。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董、董質、葉洞、曲軍降。愬、光顏、羅馬入賊營。大呼。衆萬餘入。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入朝。召對麟殿。賜與蕃渥。仍鎮忠武。寶曆二年辛午六月十六日。諡曰忠。光顏性忠義。善撫士。其下樂爲用。許師。

八編五卷

卷之三

七

元阿禮海牙

天曆元年秋。文宗入承大統。阿禮海牙南迎。至於汴。

五

八編五卷

卷之三

六

郊見焉。帝命復鎮汴省。時常艱難之際。海牙高價糴粟。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恬馬民。聞以備不虞。先是文宗即位之詔。已播告天下。而陝西官府結連靖安王等起兵。東擊潼關。海牙開府庫量出鈔二十五萬緡。屬諸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朶列圖軍河南。以禦之。令都鎮撫卜伯率軍。更行南陽。高門。武關。荆子諸隘。南至襄州。二江之口。皆以嚴備。萬戶博羅守潼關。不能軍。是月二十五日。只兒哈之兵突出潼關。東掠閿鄉。掠靈寶。盩厔。新安。諸郡邑。放兵四劫。進逼前進。河南告急之使。仰至。而朶列圖亦以兵寡爲言。十月一日。海牙集省憲官屬。問以長策。無有言者。海牙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于幾旬。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郡。新襄。廬州。沂鄒。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鄧州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萬戶。左右兩衛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賞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苟破等屯兵。本自襄鄧諸軍來田者。還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

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衆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運至于陝經諸汴次近郡者則運諸榮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惟命即日部分行事自伯顏不花王以下及省之屬吏與有官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在南陽廣訪使卜顏在虎牢分遣兵馬以聽其調用饋餉之行千車相望阿禮海牙親閱實之信以朔會自虎牢之南至於襄漢無不畢給蓋爲粟二十萬石豆如之兵甲五十五萬等萬萬是時朝廷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漢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海牙便宜人希真集一宋官三行前

行省院與諸軍斂兵還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海牙前後遣使告于朝輒爲也先捏留不遣不得朝廷肯問已二十日海牙亦憂之親出行撫其民乃修城闕以備衝突立四門以通往來戒卒伍以嚴守衛時雖甚危急海牙朝夕出入聲色不動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十一月六日西師逼城將百里而近海牙召行院將帥憲司與凡在官者而告之曰荷國厚恩雖有一成以報上爾行院之出唯敵是圖而逼保吾城不亦怯乎然敵亦烏合之衆何所受命而敢犯我乎且吾甲兵非不堅勁芻藁時非不豐給而弗利者太平日久將校不知兵吏士不練習彼所以得拔猖至此彼誠知我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爾何足慮乎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大赦育從誣誤比詔下先募士以卽位詔及朝廷招諭之文入其軍明示利害若整大軍西嚮以征之別遣驍將率精騎數千上龍門統由其後使之進無所畏退無所歸成擒於華洛之間必矣而我軍所獲陝西官吏命有司釋而食之一無戮衆曰諾唯命即日與行院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歸刻日至京矣海牙乃置酒高會於省堂以筭發書

告屬郡報諸江南三省而募士得蘭任有齋書諭之
西人猶榜掠蘭住訊以其實而朝廷亦遣都護月魯
從十餘人奉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人殺其從
者之半械都護以送諸荆王所荆王時在河南之白
馬寺以是西人雖未解散各已駭悟又聞行省院以
兵至猶豫不敢進朝廷又使參政馮不花親諭之乃
信服靖安王遣使四輩與蘭往來請命遂巡而去難
平海牙乃解嚴報捷歛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人
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獲者皆
遣還其所海牙自始至鎮迨平告功居汴省者數月
從以功遷陝西行御史大夫復拜中書省平章政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左編

將類

分集

東漢吳漢 四川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未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
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
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
漢甚悅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武
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

一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
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誘衆未知所
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
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
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許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
生齋以請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
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軍并軍而南所至擊斬
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
賜號建策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亦不

郭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
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
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鸞有智謀諸將鮮能及
者卽拜大漢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
苗曾聞之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召漢乃將二十騎
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卽擣兵驍收
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彌從遂
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
馬甚盛皆曰是青寧分兵與人邪及漢至幕府上兵
簿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四

一

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
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攜
掠不相承稟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
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旣而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
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
在山陽者執必當驚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
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
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
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

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生今辭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人編廣集 卷之四 附錄

初，躬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奏圖書，上尊號。光武卽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建武二年，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廣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袞創而起，推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奔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進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靈檣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述將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督史與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與，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此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進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其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漢書

五

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君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脯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

漢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敗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惴惴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簾之日枚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實形於體貌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漢書

六

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放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魏鄧艾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更父憐其家貧資給其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網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蠡善之事乃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七

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

并爲一邦又上言曰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吏議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寔重則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雜國弱冠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謀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八

軍民並豐諸葛恪圖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卹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恪歸果見誅遷兖州刺史高貴鄉公卽位進封方城亭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圖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以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

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趨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趨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師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元

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退躡於瀘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關西百里。去城都二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關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關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

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造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愴。溯於危殆。艾以璫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逸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還。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下六十餘人。面縛。與視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十

視。受而有之。檢御將士。無所撓掠。緩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郤詡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道。其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爾。有識者笑之。艾言。司馬師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責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寶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符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師使監軍衛雅喻文事當須報不宜輒行又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在人播弄集卷三十四後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鍾會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亂已結詔書檻車徵艾以衛雅監軍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退出艾檻車迎還雅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從艾妻子及孫於西域初艾嘗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緩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蹇

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干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

蜀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以父同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進出案行維及諸功曹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逮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人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承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敘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

曰夏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往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與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魏類

上

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聞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往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胡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讎而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

卷三十四

謝過引責求自貶削爲行後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沔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賞兵諸國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國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國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日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聞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數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固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團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右氏將軍閭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

之故自危維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問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後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遠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授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國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爲鄧艾所推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圖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開關口已下長驛而前翼厥甫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五

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欽關以自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嚆昔管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管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問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走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郭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

蓋會與維出則同羣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攝鄧艾艾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于老夫矣由是情好懽其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維爲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六

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慙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敵千欲悉呼外兵格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

宋吳玠

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千人父彝永洛城因徙焉少
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
家子隸涇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以功補隊將從討
方臘破之靖康初夏人攻懷德軍玠以百餘騎追擊
斬首百四十級建炎二年春金人渡河出大慶關略
秦雍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通據清溪
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
路兵馬都監三年宜撫使張浚巡關陝參議軍事劉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 將類 七

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卽授統制弟璘
掌帳前親兵尋以爲泰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
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
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
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行動今地勢
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
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徒已
而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虜營軍遂大潰
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
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也漢中扼蜀口

不敵者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追堅壁臨
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
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
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
民昌禁如此數年然後止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
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
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
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金人舍馬步戰大
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峯關
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始金人之人也玠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 將類 六

與弟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
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
忠義將士感泣願爲用金人自起海角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寢宿死兀朮會諸道兵
十餘萬造浮梁踰渭自寶雞結連棧營壘石爲城夾
渭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
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
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
流矢僅以身免亟剝其鬚髯而遁張浚承制以玠爲

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馬度軍副總管兀木既敗遂自河東歸燕山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略使也鳳翔與玠相持二年命玠兼宣撫司都統制節制與文龍三州金久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瑛駐秦州晚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黑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隴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二月長驅趣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令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將類

元

杖聲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人千銀得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璘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西縣子羽退保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二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乃問遣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

三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鳳翔子羽玠謀邀于武林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疾瀉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援者悉降子羽遂還與元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將類

元

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難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克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入關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木及劉蕤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備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玠使人以犂羊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退者斬

合

金分軍爲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璚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璚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璚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兵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兵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

八編類纂

主

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保定軍節度使璚自防禦使陞定國軍承宣使六年兼營田大使玠與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及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玠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

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雖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遠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璚曰璚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

八編類纂

主

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璚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熙中追封浩王玠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肯使爲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通其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宋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玠卒授璘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時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紹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以四川制置宣撫司事至河池璘見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五

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兩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運斷絕此存亡之秋也璘家族固不足恤如國事何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於是世將抗秦謂當外固歡和內修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近兵官賀正謀知撤離喝密謀曰要入蜀不難棄陝西不顧三五歲南兵必來主之道路吾已熟知一發取蜀必矣敵情如是萬一果然則我當爲伐謀之備仙人關永宜遽廢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若戒諸將毋得撤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五

備世將尋置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楊政在鞏郭浩在鄜延惟璘隨世將在河池世將急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遣渥之涇原命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將拒于石壁砦敗之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服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以驍騎擊走之鶻服人扶風復攻援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與金統軍胡蓋戰劉家灣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蓋習不祝二酋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使及王彥街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盛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裝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關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璘

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璩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榆主之也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卒年六十六贈太師追封信王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馮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略諸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桀天下雷同蹇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卷一百四 將類

ॐ

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發增損之不同則係手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璘竊憂之剛中不以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一日四川宣撫使吳玠遣中軍統制杜寔傳令於朗州防禦使向起利州兵馬鈴轄

吳挺及保寧軍節度使姚仲其略田軍行並伐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稼穡勿毀民財逮敵欲戰必成列爲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一百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穿敵陣卽全軍俱發或敵兵距約百步令平射弓兵起立用箭約射如初然後全陣俱發或敵立直犯馬令甲軍搶手各依拒馬枕槍撩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兵已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僞地兵首領僞爲女真金人首級冒賞者罪亦如之先

美

是遣杜震示陣式于諸將以步軍爲陣心爲左右想翼馬軍爲左右肋拒馬環于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陣約計之主營陣敵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以正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馬多寡陣兵二千二百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爲陣心者一千有六引軍搶手五百有三射弓手二百有二輿拒馬者二百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有三主陣將官二百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一百六十有四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外都爲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二將官二訓練

一管隊十隊兵乘騎者二百四十八，右膀亦知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可以見矣。

宋余玠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販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陞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孩，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喻伍，顧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激非。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十四

天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金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終，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緒，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上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策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

可

八編類纂

卷三百四十四

天

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闕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玠久欲誅王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與夔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侍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隸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矢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戍代，領其衆。

變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臂騰之遂相率拜賀變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又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又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价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且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實祐元年聞有召命愈

入續集

卷四

三

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之治蜀也在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闕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速以太平自詭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人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進退遂來譏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康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

義遵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元來呵八赤寧夏人父木速忽里歸太祖還居宿衛憲宗卽位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計木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制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易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來下攻忠涪萬夔

入續集

卷四

三

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凋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曰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世祖卽位問川蜀之事呵八亦歷陳始末誦其父前所言以對世祖撫掌曰當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二十二年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授湖廣等處中書省右丞領中衛親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賊戰于女兒關斬賊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恒空其城而遁

阿八赤曰賊巢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敵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倖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欲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且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不降擁衆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率兵往攻之屢與賊遇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議班師還諸軍步騎命先啟行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裹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八編類纂一

卷一百四

三

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頃股皆腫遂卒

元地雷

拖雷太祖第四子太宗母弟也太宗伐金拖雷帥師以從鳳翔既下有降人李昌國者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爾若出寶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從天而下乎拖雷然之言於太宗太宗大喜語諸王大臣曰昔太祖嘗有志此舉今拖雷能言之真養因也

言大好云

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而拖雷總右軍自鳳翔渡渭水過

寶雞人小潼涉來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會于汴遣使詣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背遣荷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川陷閬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取房前鋒三千人破金兵二十餘萬于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遂敗金大將合達于鄧州之西從太宗收定河南諸郡由中渡入真定過北口住夏于官山薨子十一人長憲宗次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謚曰英武皇帝廟號睿宗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

左編

將類 分錄

後周于謹 蜀廣

于謹字思敬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討之夙聞謹名辟爲禮曹參軍事從軍北代蠕蠕逃出塞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入編類纂 卷二百五 將類

叢薄間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騎馬一紫一騾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使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領迎接之謹曰板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

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板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後從爾未天光與高歡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宇文泰臨夏州以謹爲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泰赴平涼謹言於泰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祚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泰大悅會有較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高歡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入編類纂 卷二百五 將類

駭獨孤信又收兵於使奮擊高歡軍恥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諷以爲景情難測泰不聽尋率兵鎮潼關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子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徒及宇文泰死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率百

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既宇文泰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卽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卒年七十六諡曰文

宋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爲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卽位初宗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列傳

三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衆乃帖然紹定四年爲京西兵馬鈐轄襄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魯達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徽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屯順陽爲宋軍所撓退屯馬蹯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其土地任其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

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蹯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帥馬蹯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檄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傷山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列傳

四

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入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務以往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棹柁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奔砦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

而仙泉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泉失措
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
暮拱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
依險以守然老雅不願北去拱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九峯丙辰蓐食
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拱曰此雪夜
擒吳元濟之時也策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
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峯一時俱成武仙走
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
軍又敗仙與五古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
兵遣宣撫王懌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拱拱請以二
萬人行因命拱盡護諸將全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
南來拱戍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
千二百級元將僞蓋遺其首三人來迓拱與射獵割
鮮而飲馳入其帳僞蓋喜約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
兵萬人自東門出戰拱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
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拱曰已窘矣當
盡死而守以防突圍拱與僞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
堰水布虎落僞蓋遺萬戶張秉帥精兵五千人入城

企人鈎二卒以往案中流矢如蜚拱麾先鋒救之拔
矢以出擢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
猶杖之黎明拱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拱
躍馬入陣斬山以御軍氣復振殊死戰進逼柴潭立
圍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
潭樓企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企人又飾美婦人以
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
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
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進
將士疑畏拱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
洄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拱曰所謂堅者止蔡兩
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草遂濟師攻
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傑之城
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
堪其楚拱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
漲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
皆糜焚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食之又往往斬敗軍金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
拱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拱帥師向

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萬眾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元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僑蓋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真小寶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琪與僑蓋亦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琪襄陽兼領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三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專議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資其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將類

州三年琪至黃增埤浚陞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琪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荆門郢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道援眾謂無險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哥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斬舒光守臣以州降

合三郡攻黃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琪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遛者四十有九人以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琪金盃琪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琪遣醫視療士皆感泣升制置使兼知岳州迺檄江陵節制司擒襄郢於是復郢州荆門軍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琪收復京襄琪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哈魯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琪奏略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眾禁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謀焉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琪策必道施縣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關江琪密遣將拒敵又遣兵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將類

八

州湖。歷四年。洪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二層乞。那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爲第一層。備鼎豐爲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爲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豐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人往辰沅靖三州曉諭熟蠻。講求恩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抗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

八書類纂

九

制拜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洪曰。不擇險要立砦。樹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閭師古言大理國諸道黎雅入貢。洪報大理自通。豈庸不宜取道川蜀。邵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洪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種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莊百七十。爲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年。洪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洪應援。遣將師精兵四千赴之。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廷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鵝鵝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

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敬劉全資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元兵至三川。琪下令應出。成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惟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洪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琪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琪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指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宜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僻壤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

八書類纂

九

州既守難。碩又守關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遣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管德帥師六千援蜀。四年。兼知江陵府。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惡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琪往則彼倚吾虛。不往則誰實得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以安豐援壽春。琪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琪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至。

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興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通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千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漳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徑書淮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詔以兵五千援淮使張漢英帥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興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邑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毋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元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與先期謀知達千樞密檄兩淮爲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初與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與白于朝不從與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燄

之夕大風發屋折木 識忠襄

魏張遼

張遼馬門馬邑人也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還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威以兵屬董卓卓欺以兵屬呂布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爲昌黎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狝羶屢日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黨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出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操操遣稀還言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征袁尚於郴城卒于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闕頡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今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遂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行項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操遣千禁，滅霸等討成，遂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仍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聚就蘭，轉入瀋山。瀋山有石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遂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遂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操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溫、寇功也。增邑假節。操既征孫權，還使遂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操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梯署固。」

前項集

卷之二十一

上

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遂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操大壯，遂拜征東將軍，建武二十一年，操復征孫權，到合肥，尋行還，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南羽圍曹仁于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操會，摩陂還軍。至操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卒諡曰剛侯。文典追念遼與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前項集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吳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徙家於孫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請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二乘進人。

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虞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乎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項之袁術遣從弟岱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進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請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錡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車帆朝發夕到士風動揚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

命召不得不往便見糾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國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敵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送之備深愧喜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軍油灌其中裏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從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關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蹀躞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

就陣瑜乃自與案行軍營。激揚士吏。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也。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官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咸慟左右。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願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

吳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常願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患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至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賈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者。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因急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周瑜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

京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遇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遂拜蒙母結交而別初權謂蒙曰卿今當權掌事宜學問以自閒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以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

禮記左傳國語惟未讀周易自治事以來日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魯肅遇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括目相待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權欲作塲諸將言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塲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是人不服及水其得

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操不能下而退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勝踊自升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殺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

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合蒙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破普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爲孫觀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逝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

獨牛蹄中魚糞類紅漢其不亦明矣若子太
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中尚能稽遲旦夕以待所
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
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
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間謂援可恃故至於
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者具宣蒙意普懼
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救四將各
退自人普出使人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報其手與
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
陵還之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
蒙與關羽分土接境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
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
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
皆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
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
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
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
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主又

不應之獨守蒙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設宗滅祀
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案
按其地形將軍爲在其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
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
蒙曰此諺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
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初南郡城中
伏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
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
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子歷人家有
所求取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
拒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
關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
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
荆州遂定卒年四十二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
口占爲賤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
無恨急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趙奉
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兇暴
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
下未定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事得其

用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遽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遜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昔請諸將各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東進而學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辯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吳陸遜

陸遜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拜定城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由方漢雄謀時射獵關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

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都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幘分命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恐據所在遜復詣都言次稱式往史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還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願人不能

人補有表

公孫權

言

為耳呂蒙稱疾請建業遜往見之謂曰聞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間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勝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顧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

書與羽曰：前承觀衆而動，用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指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固望麾葆，操滑虜也，念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都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遂書有謙。

八
羽與吳

卷之三

時

宣

下自託之意，意太安無所復嫌，遂具啟形狀，陳其可擒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卽克公安南郡。關羽就擒，以遜領宜都太守，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被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遂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鍵，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計。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威。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今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習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狗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菜，以火攻拔之一兩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吳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處之，士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

八
羽與吳

卷之三

時

宣

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
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
安東得士衆心賊牢糧足無可憂也得吾計展欲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然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
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持不相聽從遂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權賊誅共翦
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
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
用編劉集
八編劉集
卷之三
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
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
安東得士衆心賊牢糧足無可憂也得吾計展欲不
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然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
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
矜持不相聽從遂按劔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權賊誅共翦
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望也僕雖書生受命
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
用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
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
印封行之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
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
兵與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
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
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
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
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
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氏不一旅而開大
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
桑衣食民之本業而于戈未輯民有饑寒臣愚以爲
宜養育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
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
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諫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
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
河中鈔還得扁瑣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
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
人種蒔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
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虞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可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索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逆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遂還。赴城，瑾便引舟出，遂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驛督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開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噤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闚，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今還，或有威慕相攜而歸者。都境懷之。魏江夏太守遂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遂聞其然，即假作祭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即以客程來書表開，撰檄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如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邀譽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

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播，遂害真琮。曰：卿不師日碑而留宿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讒，海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共，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大千太傳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勗令與別族。其先親如此。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將類 分集

晉羊祜 南直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高貴卿公在位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鍾會荀勗忌祜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專兼內外武帝代魏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

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皆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余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攻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禁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衆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諂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鑑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六

二

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使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詘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
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社
無傷也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
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
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字
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
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訓卒廣爲戒備至是上疏
曰先帝應天順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
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
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
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
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
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通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
足自固苟有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

八編類纂

卷言六

書

三

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深
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戈千人
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
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樓而不敢出
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
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
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
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
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
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
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言六

書

四

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
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
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
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
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
不進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
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
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
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人則造膝出
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性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十六

五

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
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管置令有歸戴者可不
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
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爲客
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
廣是吾師也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
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
夏去襄陽八百里北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
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

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
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
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
入朝及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
中書令張華問其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
功德未著吳入虐政已甚可不戰而赴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弊棄舜臣同殺契爲百伐之盛孰如舍
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忌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
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
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
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兄子爲
嗣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
鬚髯皆爲冰焉南州人征市日間祜喪莫不號慟罷
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
感如此初司馬昭卒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
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
上天縱至孝有魯閔之性雖奪其服責行喪禮喪禮
實行除服何爲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十六

六

法以教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祐乃止。荊州人爲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祐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傳之功也。因策告祐廟。

吳陸抗

陸抗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累遷鎮軍將軍遜皓卽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西陵諸軍事鎮樂鄉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二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徑赴西陵勅諸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敵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姑待之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道巡南岸禦祐水軍督留慮鎮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一

八

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擊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諸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師擊之天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遣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于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騎蹶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園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諫冲如常拔得戰士歡心三年夏疾病上疏云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旣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于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逼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實罰

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下攻而欲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憾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晉杜預

杜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將樊顯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大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悉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軍而入歆不

晉書卷六十六

竟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後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南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樂之寇未可盡冠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寒水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林陵

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

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

瘳憚其智計以飢繫豹頭示之每大樹似頭輒斫使

白題曰杜預頭及平盡捕殺之預以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

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

郛信臣遺跡激用瀼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

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汚漢遠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

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

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蠲瀉長江之險外通零

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

勇功

晉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爲叔父安所器重玄少好佩紫

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

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

桓溫辟爲掾共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寇侵朝

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常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爲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事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將軍何謙等次于泗口欲道間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帥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洛陽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楊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

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誘琰勸石從序言時秦兵逼淝水而陣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免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喪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澗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

襲攻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平玄惠水道險率糧運艱難用督護閭人與謀堰呂梁水樹柵立土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王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碭破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督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儼玄饋丕米十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人編類集

宋三

三

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於官

後周賀若敦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漢北世爲部落大人魏獻文時入國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湖州遇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大襲州瑱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

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遂來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入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長船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使遣兵迎接就來牽馬馬既畏船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柯持燄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

人編類集

宋三

三

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之非詐勸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過令自殺臨刑呼子翊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翊舌出血誠以慎口翊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隋文帝篡位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穎薦翊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翊欣然以爲

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遣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元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醇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加位上柱國，又賜陳叔寶妹爲妾。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隋書

主

也。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廣內，陳人視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草荻於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荻於江，其五：塗荻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遽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尅。其七：臣奉勅兵以義舉，及于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令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

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宋曹彬

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疎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堵其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乾祐二年冬，代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都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

八編類纂

卷三百六

宋史

主

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食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太宗卽位，加同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嘗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吾今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

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爾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關。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造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朔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窺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勢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追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侯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

八編類集

卷三六

二

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遂起。彬不得已，及復襄糧再往攻琢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真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趨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十才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衆不如瑋。」年六十九，謚武惠。詔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彬討蜀，初成都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窺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遣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

八編類集

卷三六

二

元阿里海牙

湖廣

元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辯，有膽略，家貧嘗躬耕舍耒，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賦。」歲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用薦者得事世

祖于潛邸世祖卽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遷參議中書省事至元二年立中路行中書省進食河南行省事五年命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始帝遣諸將命母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宋兵入援者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五年終不下九年二月破樊城外郭其將復開內城守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帝始報可會有西城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來軍中十年正月爲礮攻樊破之先是宋

入編類集

卷三十六

元

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旣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執呂文煥以快其意阿里海牙獨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與文煥語曰君以孤軍城守者數年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則尊官厚祿可必得決不殺汝也文煥狐疑未決又折矢與之誓如是者數四文煥感而出降遂與入朝帝以文煥爲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廳使襄陽大都督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

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朮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帝曰伯顏可乃大徵兵拜伯顏爲行中書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行省右丞十一年九月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十二月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里海牙麾兵攻武磯堡貴趨援之阿朮遂以兵西渡青山幾宋都統程鵬飛迎戰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宣撫朱禪孫夜遁還江陵知鄂用張宴然以城降鵬飛

入編類集

卷三十六

三

以本軍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且兵糧皆備今蜀江陵嶽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以東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業者民大悅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春三月與安撫高世傑兵遇巴陵命將禱其中堅率諸翼兵左右角之世傑敢走追降之于桃花灘遂下嶽州四月至沙市城不下縱人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禪孫制置高達恐卽以

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秦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鄧歸峽常德澧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荊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善之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東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里海牙急還鄂且以沿江諸城親附者委之阿里海牙至鄂招潭州守臣李希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洲陰冬十月至潭爲書射城中以示希曰速下以活州民否則屠矣不答乃決隄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胃瘡甚督戰益急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三年春正月希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恐悉殺之非上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徇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母殺虜所過皆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丞相稱阿里海牙也奏官其降官皆如江陵獨宋經略使馮堅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附錄

主

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堅堅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天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堅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麒於小溶江遂逼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隄破其城民聞城破卽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附錄

主

花狗賓融柳欽橫邕慶還齊榮祖狗鬱林貴廉象脫隣狗澤溶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如潭州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旣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承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張虎羅飛咸起兵舒黃斯相繼亦起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里海牙師 諭等至雷州使八論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自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珞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以其總管大龍兒入見置宣慰司八蕃羅甸以

龍羅蕃大龍過蠻盧蕃小龍石蕃方蕃瑛蕃程蕃並
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荆南淮
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
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
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加光
祿大夫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封楚國公諡武定

元元良合台

元良合台速不台子也初事太祖時憲宗爲皇孫尚
幼以合台世爲功臣家請養育之憲宗在潛邸遂分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

音韻

至

掌宿衛歲乙巳領兵從定宗征女真國破萬奴於遼
東繼從諸王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丙
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平之已酉定宗
崩拔都與宗室大臣議立憲宗事久未決四月諸王
大會定宗皇后問所宜立皆惶惑莫敢對合台對曰
此議已先定矣不可復變拔都曰合台言是也議遂
定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以皇弟總兵討西南夷烏
蠻白蠻見蠻諸國以合台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
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娑二部
酋迎降遂至金沙江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

所在寨棚以次攻下之獨阿塔剌所居半空和寨依
山枕江牢不可拔使入覲之言當先紀其汲遂合台
率精銳立砲攻之阿塔剌遣人來拒合台遣其子阿
木迎擊之寨兵退走遂并其弟阿叔城俱拔之進師
取龍首關翊世祖入大理國城甲寅秋復分兵取附
都善闡轉攻合刺章水城屠之合刺章蓋烏蠻也前
次羅部府大酋高陞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於夷河
浪山下遂進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
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
乃大震鼓鉦進而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六

音韻

至

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木潛師躍入亂斫之
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以智與餘衆依阻山谷者
分命裨將也里掩其右合台護尉掩其左約三日捲
而內向及圍合與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期以三日
四面進擊合台陷陣屢戰至乾德哥城合台病委軍
事於阿木環城立砲以草填塹衆軍始集阿木已悉
所部搏戰於城上城遂破又攻赤禿哥山寨阿木緣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潭城又取忽蘭
城魯斯國大懼請降阿伯國有兵四萬不降阿木攻
之入其城舉國請降復攻阿魯城山寨進攻阿魯城

克之、乃搜捕未降者、遇赤禿哥軍於合打台山、追赴
臨崖盡殺之、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
四郡、洎烏白等蠻三十七部、丙辰、征白蠻國、波麗國
阿木生擒其驍將獻俘闕下、詔以便宜取道、與鉄哥
帶兒兵合、遂出烏蒙、赴瀘江、刻赤刺蠻三城、却宋將
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遂通道于
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鉄哥帶兒會、丁巳、以雲
南平遠使獻捷於朝、且請依漢故事、以西南夷悉爲
郡縣、從之、授銀印加大元帥鎮大理、遂經六盤山至
臨洮府、與大營合、月餘、復西征烏蠻、九月、遣使招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五

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
騎、步卒甚盛、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敵微從下流先
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木在後、仍授微做方略、
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
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爲我擒、師旣
登岸、卽縱與戰、微微連命、蠻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合
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微微懼飲藥死、合
台入交趾、爲久住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越七日、照
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遣軍押赤城戍于引兵
入宋境、其地炎瘴、軍士皆病、遇敵少却、亡軍士四人

阿木還戰、擒其卒十三人、其後復至阿木以三十騎
阿馬禿繼以五十騎擊走之時、合台亦病、將旋師、阿
木戰馬五十匹、夜爲禿刺蠻所掠、入告合台曰、吾馬
盡爲盜掠去、將何以行、卽分軍搜訪、知有三寨藏馬
山頭、阿木親率將士攀崖而上、破其諸寨、生擒賊酋
盡得前後所盜馬千七百匹、乃屠押赤城、憲宗遣使
諭旨、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十發、襲
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徇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
俟、遣阿木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
其衆、乘勝擊逐、蹙貴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五

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合
台遣阿木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
自入敵境、轉鬬千里、未嘗敗北、大小三戰、殺宋兵四
十餘萬、擒其將大小三人、其州又遣兵來攻、追至門
壕、掩溺殆盡、乃不敢復出、壁城下、月餘、時世祖已渡
江、駐鄂州、遣兵二千人來援、且加勞問、遂自鄂州之
壽黃州與大軍合、庚申、世祖卽位、四月、兀良合台至
上都、後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子阿木

元 咬都 新編

咬都驍勇善戰、宋平詔伯顏以宋主入朝、留參政董

文炳守臨安，令其自擇可副者。文炳請留唆都，從之時，衛發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至嚴方十日，衛發徵連兵來攻唆都。戰却之，獲韋知府等三十二人。復婺州，敗宋將陳路鈴于梅嶺，下斬首三千級。又復龍游縣，攻衢州。衢守備甚嚴，唆都親率諸軍鼓譟登城，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斬首七百級。又攻建寧府松溪縣懷安縣，皆下之。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聽參政塔出節制。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將類

攻破其城，巷戰終日，斬首三萬級餘，獲贖支解，以是至漳州。漳州亦拒守，先遣百家奴往會塔出，留攻漳。斬首數千級。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唆都恐失富場之期，乃舍而去。十五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州。城守益備，唆都塞壘填濠，造雲梯，鶴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唆都令軍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兀良哈耳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來兵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徵人見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于海外，陞左行省。泉州招諭南夷諸國十八年，改右丞行省。占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將類

城十九年，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太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唆都造木爲城，關田以耕，伐烏里起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五萬以給軍。二十一年，鎮南王脫歡征，交趾詔唆都帥師來會，敗交趾兵于清化府，奪義安關。陣其臣彭憲昭顯脫歡，會唆都也。天長以就食，與大營相距二百餘里。俄有旨班師，脫歡引兵還。唆都不知也，交趾使人告之。弗信，及至大營，則空矣。交趾遮之于乾滿江，唆都戰死。

元李恒廣東

李恒世爲西夏國主太祖經略河西有守兀納刺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執以獻宗王合撒兒王留養之惟忠生恒恒生有異質王妃撫之猶子也李壇反連海恒從其父棄家入告變壇怒繫恒閤門獄中壇誅得出世福嘉其功授滿朶路與魯總管至元七年從伐宋襄陽守呂文煥時出拒敵帥范文虎復援之恒率本軍築堡萬山扼城西絕其陸路文煥等又以漁舟渡漢水窺伺軍形恒設伏敗之水路亦絕遂進攻樊城

八編補纂

卷三六

元

破襄陽亦降十一年丞相伯顏大會師襄陽進至郢州宋以舟師截漢水伯顏由唐港入漢捨郢而進攻沙洋新城留恒爲後拒敗其追兵至陽羅堡宋制置夏賁遣其子松來迎戰恒先陷陣額中流矢伯顏止之恒戰益力卒射松殺之諸軍渡江恒與宋兵戰自寅至申夏賁敗走鄂州漢陽俱下遂從伯顏東下十二年春宋將高世傑復窺漢沔乃遣恒還守鄂州時豪民聚衆侵江陵省命恒往討之恒歛兵不動但諭使出降得生口十餘萬悉縱爲民仍禁軍毋得虜掠從右丞阿里海牙至洞庭擒高世傑下岳州進取沙

市拔之宋制置高達以江陵降留恒鎮守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未幾徙鎮常德以扼湖南之衝俄有詔分三道出師以恒爲左副都元帥從都元帥遜都台出江西九月開府于汀州帥次建昌縣諭都統熊飛達園隆興轉運使劉繁請降恒察其詐密爲之備繁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繁乃降下撫瑞建昌臨江軍中有得宋相文天祥與建昌故吏民書恒焚之人心乃安遂攻吉州知州周天驥降遂定贛南安廣東經略徐直奉蠟書納其所部十四郡前江西制置黃萬石亦以邵武降隆興帥府

八編補纂

卷三六

三

誣富民與敵達已誅百三十家恒還審其非罪盡釋之宋丞相陳宜中及其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昀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淦兵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恒復遣將敗之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鎮撫孔遵追之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尤急或云天祥墳墓在吉州者若遣兵發之則必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可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分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

已下二十餘人降其衆二十萬有旨令與右丞阿至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赴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爲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碭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爲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嶺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州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史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賁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請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朝至晡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官及文武之臣莫大將瞿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焚溺之餘尚餘八百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爲衛

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樂夷

魏牽招 東夷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歟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胡勒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問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還詣譚又遠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遠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魏

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自天子假我真單于遠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奉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遠錯天子命曹公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遠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遠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強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兄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跪抱招以袂請忠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將類

二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遠東之使罷所嚴騎操減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遠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觀之悲感設祭以卜曹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作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歛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

門太守都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降
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
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
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
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奇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
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遠河西
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陞北故上館城置屯戍
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為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
師出而比能挫茲十餘萬騎役得能相交通表為防
備議者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復
還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
使從侯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
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審辦可使守新興
雁門二牙門出屯陞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蒙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
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白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止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屢破破燕軍殺劇

八編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卒後七年秦破趙殺將卮軻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書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家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兄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千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苦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驍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二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屠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畧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八編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建爲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酥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八 報 勇 卒

卷 之 二

七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子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子在不祿福中未有勤勞上幸引地封爲士侯非臣得罪行罰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八皆爲列侯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起利斬捕首虜虜當去病旣疾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其反驃騎將軍與合騎侯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今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遠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還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是歲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入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止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遠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擊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遂武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于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間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頗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驍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此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圖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牧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千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驍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爲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五絳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通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說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淑南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通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部落謀共南侵大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參克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好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恐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達達奚

言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難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有表大悅。因召與語。居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肯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蘇繆爲欲敬玷厥使來。外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展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資幣賜奚香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展又諛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八編羽集

卷三十一 唐紀

三

圖乃懼。退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寶榮定戰。賊帥累北。時展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即致賂。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展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俟隋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展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展

走。至磧間。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展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展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展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展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

八編羽集

卷三十一 唐紀

四

公元諸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展。展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展往弔。仍貢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展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展言辭不通。又還所私胡人安遂。迎共欽計議。扇惑雍閭。展還以狀奏。又遣展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入展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

以示棄開。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送迎等。並以付晨。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落。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會議將許之。晨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于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崇于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按今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崇于。許尚公主。十七年。崇于遣使隨晨來。逆女以崇于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晨說崇于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畧崇于。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崇于因晨奏雍閭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崇于。大戰于大長城下。崇于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崇于與晨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生投之。必相存濟。晨知懷貳。乃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崇于見四烽俱發。問晨城上烽

然何也。晨給之曰。城高地迫。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崇于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晨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崇于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晨左勳衛驍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晨遣降虜覲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崇于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大口。臣由長孫。大使得兄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克勝。時有烏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九而落。是日百官獲寶。晨獨居多。尋遣領五萬入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崇于。安義公主歿。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晨又募崇于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破雍閭沙界。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晨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崇于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展進策曰。突厥飲泉。步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土。流達頭入畜飲之。多飲。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聲謂爲露。虛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震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校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前）

（前）

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石亭。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徑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幸。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效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前）

（前）

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營進資錢四十萬。會有鐵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塋。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驕十

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氣擄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賈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服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啞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逞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貶令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吐涼瓜蕭是也開隴也戊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其涼有一口警言謀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渾審通蘭熟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水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使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使片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永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且

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從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搆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遣報還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陝口置和戎城北鎮置白亭軍制東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其州刺史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厓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詰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噶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噶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噶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噶遂行至攜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梯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貶三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覓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仇部落更存關礙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賞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費晉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翦屠士畜疲羸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弊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志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構思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難令求我助討者欲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于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斛十姓之請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于僕羅并拔布爲可汗突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思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兵稅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倭于以擾四鎮日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蔽況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卒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開破之賂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開破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安臈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關噉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關噉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碎城牛師壁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佛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關噉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關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佛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唐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尙哭送者旌節下玉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唐書

五

門開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灌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遷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足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

卷三百七 唐書

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人

左編

將類 郭英

唐裴行儉 北夷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隨左光祿大夫
昭子王世克後謀歸國事洩害武德中贈原州都
督謚曰忠行儉幼以仁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
拜左屯衛翕曹參軍時蘇定方爲大將軍甚奇之蓋
以用兵奇術授行儉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爲洮州道
左二軍總管儀鳳二年下姓可汗阿史那都知及李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人附類 一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磧畫冥導者述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規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敗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月倍
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
開暇非計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旬計
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
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旬道獲
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碑葉城以紀功

唐王賁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人附類 一

王賁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勅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賁
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賁亦由是出爲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衛永等州糧以饋之賁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坐達延以兵
踵而前賁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今日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板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釐乃是奇表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咱以金帛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八編類集 卷八 晉書 三

河南寬鄉給之程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開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葺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水且必有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聞行卷甲捨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計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召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宮人賜知運

八編類集 卷八 晉書 三

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行常近聞掖而臣于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實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瞰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時朝

方大總管薛訥計之王陵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詔
御謀入寇。賊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
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詘。仰又欲
築城立寺。觀賊欲谷曰。突厥入徒不及唐之百一所。
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
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
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宋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淳子也。少
以材畧聞於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土官正
人。編類集

卷一百八

五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
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併屯要害。以便
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請辰州與轉運使張
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微不足加兵。悉招輯
之。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
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歿。州人出緇謂之。
地稅審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
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梳骨稅。民輸茶。初以九
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
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錄是山
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乾不
可。允則曰。須報踏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饑。復欲
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
廩。賑。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
祭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成。是
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瘁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
堯叟安撫湖南。民剋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
連對。三。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
巡視州境。游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卷一百八

不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水代砲。契丹遂解去。
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澹井茸屋爲勞民者。及契
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
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
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宣
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
勸超妻姪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遁。好。徙知瀛州。上
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奸
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
北緣邊安撫。提點。惟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樵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
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還東上關
門使契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
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
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
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
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有石甕城允則欲合
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若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徵去言蓋自北至遂
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版築其言以護祠而卒
人編類纂 卷八 七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患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絲山泉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闖入城中覲允
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驪
廐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若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告籠
連器甲不決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南劾不
八編類纂 卷八 七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微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金鼓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
報以爲矣乃殺謀雲異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
即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
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
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
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
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廢。至於國
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
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
營王君玉諫苑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忠義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
女配英宗，為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
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處
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
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繩策
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
輦，既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
捷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詰中書戒之
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
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
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
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
八廟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忠義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莫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
易文階，為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
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書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感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諸闕符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從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權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渭北

樞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坤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謀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焉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黷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間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遲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欽游騎但守牢砦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王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敢越俟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八編類纂卷一百八十一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待斃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甫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洵湍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八編類纂卷一百八十一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中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弟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意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詣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尉太原失

八都剌集

卷一百八

五

中官兩河春奉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庫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洛磁起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或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轡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同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徵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八都剌集

卷一百八

六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金人必犯漢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眾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從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七

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師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膺種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且言邦昌偽赦或欲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澤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撻救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六

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惴惴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駐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覲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人編類纂

卷八 詩類 五

誠設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驛水爲運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八編類纂 卷八 詩類 五

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卒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卒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奪等所抑每見澤秦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术渡河謀攻汴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客遇都人震恐係屬人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三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閭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進去澤捕得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攜請往救澤遣兵五千付之飛母輕戰以需援攜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其鋒攜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攜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攜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攜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三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虔節義之夫自黜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業者本遼首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敵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峇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亡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八編類集

卷百八

重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咸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斷路以阻行者管軍聞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殺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大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春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溫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爲

八編類集

卷百八

重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義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眾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以爲信驛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澤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使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埃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人編類集卷百八

卷百八

謝事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諸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上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棧槽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六等能殲賊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人稍厚亦不異嗜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卷百八

謝事

攝督守事送歸之詔贈澤親文殿學士後諡忠簡

延慶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卷八

卷八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

左編

將類

宋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

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狗國死義乎宣和四年與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人賊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九將類
境賊掠以克節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遁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

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

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

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

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

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棧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

以致絃首謀定故也所疑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

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捷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

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鄭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蠶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

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

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

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斃金將大破

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

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

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五十

萬壽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木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翁命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木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烏菴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三

江州父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謀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旣復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四

俊俊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
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
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奔險
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
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
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山失險之敗操
石幢坡懸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遁若平險
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衆數萬俱潰馬進
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
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

五

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
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押
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
託宿墨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
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
在殺者云已難偏裨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
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
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
茶陵率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放盜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盜起之衆未
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
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
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進之諜歸告成成大
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
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
藤北戴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
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戴嶺連控隘道親
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城破其
衆成奔追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

六

脅從者可閔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
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急自賀連
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
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也
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
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
洞賊彭友悉聚至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
上擒之餘酋進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
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

亂秦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
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
城中遭某賊放火賊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
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度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
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稱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之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
鄧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僞齊通欲驕荒而
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
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八稿類集

卷之九

七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
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
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
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
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
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
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
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
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
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知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行營田
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勸戮敵兵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管田之議自是興矣遂復鄧州又復唐州
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
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
受乃以隨鄧唐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
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
私逋貢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命招捕楊么飛
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
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入篇類集

卷之九

八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
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
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
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
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
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
慚而止黃佐襲周倫告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
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
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
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凌還防秋
飛袖小圖示凌凌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
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凌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
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
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
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
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首凌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
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
余端劉詵等降飛說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八編類集

九

復令入湖是夜掩映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木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
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
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
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
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
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半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
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
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凌歎曰岳侯神筭也初
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

賊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寇詔兼斬黃制
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募飛義率
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
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
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
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
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
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
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
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
人爲響應

八編類集

十

應者飛遣楊鼎興進兵至長水縣鼎興皆捷中原嚮
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覲分道寇淮
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使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
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
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
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
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
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
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偁齊屯兵魏唐州飛遣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秦國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起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咬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投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十一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驕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驚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逆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纔遇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鄭瑁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桧主和。遂不以德瑁兵隸飛。詔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瑁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瑁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然曰。楊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即日，上車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秦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人人用命，未報而鄢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王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冠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廢廢。」

豫之際，撫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開。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楸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主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四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楸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闢中原，將發，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宋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帝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慶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木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揚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木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規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木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木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謹兀木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木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木對壘而陣遂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木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鉉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摩躋晉終汾隕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木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忙查千戶高男之屬皆密受飛旗勝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前壯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

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恫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從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力兀術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術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術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八編類集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虜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術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盧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擒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新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術破濠州

卷三

十一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捨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方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俊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未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使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間除錡荆南竊謂比之棄恭此最高者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算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入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獲顧後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遲遲不進以乏餉

卷三

十一

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槍欲與飛分其背也
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
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
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
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槍捕者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槍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
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槍槍
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
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槍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
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槍奏至德無常師主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元

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
臣而忍面設其主耶兀术遺槍書曰汝朝夕以和議
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槍亦以飛不死
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
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亦何錡侍御史羅汝
楫文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
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
章請罷桎梏尋還兩鎮節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槍志
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
飛兵槍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
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開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入臺月餘獄退上於是飛
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爲
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
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經飛與憲書令虛申
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
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
西事爲言卨喜曰槍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
滅迹又逼飛募官孫章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

八編類集

卷三百九

元

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槍
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
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貨徙家嶺南幕
屬干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冤之初飛在獄大理寺
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
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
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還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槍話
其實槍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辛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乎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人壽類集

宋三十九

五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啖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倖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剛一不可調軍食必貲額曰東南民力耗敵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請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都之尤脣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恩鞠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幸以此得禍槍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頗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桢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人壽類集

宋三十九

五

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初桢令親黨王會所搜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爲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三卷上之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日晡如電早年驚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絕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駸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鄆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突敵將擲首陣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於廣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往此間徑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賊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徑即挺身

入窟

朱子九

至

伏戈直前渡險數里搗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己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津汜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賊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蠢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卽位詔諸

路勳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親制騎勝捷軍張師正敗宜撫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數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義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饗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本編類集

卷二百九

言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還單州團練使屯津汜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搗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楊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敵夜引歸敵蹕之軍廣于沐陽在陽城散令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歸海道赴行在苗傳劉正彥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勸舉酒醉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偕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遣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傳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防守嚴密宋勝非紹傳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逮其勸王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明馬乘吉貢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而不被戮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扇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淮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淮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阨關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制置使自衛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傳弟朔送行在傳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陸辭奏曰臣舊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貢獵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投檢校少保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後驛之地張俊辛企宗勅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閭閻之遠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尼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世忠守鎮江旣而

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克以建康降敵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侯軍駐海口知虜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載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此呂願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糧道不聽請以名馬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五

獻又不聽援練在離州遣李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术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李董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鉞貫大鈎授曉捷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輕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蹙求會語所請甚良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大劔潭賊焚柵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小鼓徑抵鳳凰山頽賊城邑設雲梯大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巨剏五日城破汝爲寘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施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五

擁餘衆在郴邵世忠卽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奕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應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北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遺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塵
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
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嵬軍
皆勇鷙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
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
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親制解元守高
郵侯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
臨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
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元

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勦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全入問
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蚤兒字謹聞世忠退喜甚引
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字也擁鐵騎過五陣
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
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掛人胸下斫
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進
擒撻字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敗亦擊金人於天長
縣之鵝只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
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道成閭將騎

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眾撻聞率臣入賀帝曰
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
功第一時撻諫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
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
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過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
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猷乘輜重道六年置
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觀
纖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幘設樂大宴
俾婦人披以耻之故人入香屑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元

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
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
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弭賊
所圖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鐵部將呼延通與
金將牙合字童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
敗去旣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
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
語之曰錦衣馳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
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入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鴿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泰及太行山羣盜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實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率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是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覲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因勢萎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而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怒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苟同他日。眼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狗槍荷全世忠與槍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資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殺犯登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畫然知人善養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只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曾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人編類集 卷二十九 將類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援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子鼓棹却舉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

宋劉錡

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開門祗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開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龍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宜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濟王彥雨軍

交關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浙江絕淮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鎬曰可矣。時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鎬趣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駢已入陣。鎬與規議欲兵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遞老小順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取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中求生也。議與鎬合。鎬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斤塹。募士入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殲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廢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王寅金人圍順昌。鎬陳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三人。詰之云。韓將軍督白沙灣。距城三十里。鎬液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襄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千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騎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驍將闕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辨髮者輒斫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

尺編類集

卷三十九

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節。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即索輓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載具。備糧糧。不七日至順昌。鎬聞兀木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口卅全軍而歸。鎬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兀已挫賊鋒。軍聲稍振。衆寡不侔。然有遮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
太尉命銷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
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路騎中汝遇
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
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爲所執兀術問之對如前兀術
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鴛車砲具不用翌日銷登城
望見二人遠來絕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
卷假垂千械銷懼惑軍心立焚之兀術至城下責諸將
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五

銷遣狀訓以書約戰兀術怒曰劉銷何敢與我戰以
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趕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
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兀術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銷果
爲五浮橋於楨河上敵由之以濟銷遣人毒楨上流
及草中戒軍士離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草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
軍銷曰擊韓雖退兀術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
術兀術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敵
銷士氣開服敵晝夜不解甲銷軍皆晝休更食羊馬

垣下敵入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
稍涼銷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銳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
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
深尺餘乙卯兀術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奮戰
方大戰時兀術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奮戰兵
皆重鎧甲號鐵浮圖號鐵嬰半周匝綴長簷三人爲
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
馬亦退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嬰半大斧斷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六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揚子馬皆女真
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銷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
遠以拒馬木陣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
餽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砍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
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
圖志所可殺者兩翼揚子馬爾故銷兵力擊之兀術
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
常以下皆輟之乃始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銷武

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譚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術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鎬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窩，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拍燕以南。囊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術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奉檄入編類集。

宋三十九卷 美

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鎬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術復餐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鎬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鎬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鎬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鎬而坐。會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術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牆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鎬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樹猶未解。鎬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鎬以順昌之捷，驟賞諸將多餼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鎬有隙。故柘皋之賞，鎬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沂中鎬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進戰，鎬謂使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鎬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進明。鎬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鎬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鎬曰：「揚言無兵安在？」俊曰：「已矢利還矣。」鎬語俊無恐，鎬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鎬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疲，我軍何苦獨戰？」鎬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鎬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鎬軍鎬擒十六人梟首梟上餘皆逸鎬見俊俊怒謂鎬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鎬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掠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掠呼一人出對鎬正色曰鎬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鎬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如荆南府岳飛奏留鎬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鎬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

入編類集

卷之九

三十一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鎬病劇以李廣權鎬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鎬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鎬使人持黃白幟登山望之戒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鎬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鎬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鎬問疾鎬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諸闕提舉萬壽觀鎬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鎬徙居別試院鎬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鎬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鎬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鎬之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鎬莫有

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
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
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
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
夏
目錄

四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

左編

將類 梁光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諸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于妻有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驍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叩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衆衆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

二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略遣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咸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驍出犍出徙出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犍南南方閉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衆衆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嘗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遇封爵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嘗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嘗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嘗大夏之屬嘗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下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反止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累其衆因留居兵稍彊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舍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

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嘗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嘗旣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嘗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嘗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嘗還拜爲大行歲餘嘗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嘗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實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犂犂越犂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帝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自塞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
惟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
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
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
按致軍罪以激怒令賄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其吏率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
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効其使皆私縣官肅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匈奴

五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
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
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
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牛眩人獻
於漢天子尤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
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邇悉從外國客大郡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匈奴傳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
怪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
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
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
少從卒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
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
持子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
寇出其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匈奴

六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
且二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杜
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
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
管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
強弩射之即破宛免天子以管使浞野侯攻樓蘭以
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龍姬
李氏廼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塞孫猛字子游有俊
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頭所諧
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餓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人編野暴

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王門問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通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故囚徒奸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馬三萬疋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人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今宛益生許迺先至宛浹水原殺之宛固已憂固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臣善馬殺漢使今殺王八編野暴

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志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計宛之約宛

趙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多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寃之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近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特載

九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貸無歸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葬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還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敗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入編類集

卷三十一 特載

十

豫爲臣憂臣幸得驅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策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主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鄧支鄧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貴敬鄧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子里鄧支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卻護上書言困阨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畧多策謀喜奇功每通城邑山川常登望旣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戈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鄧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西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堅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岷慈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人亦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益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人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僕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單于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閉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人獨到塞。冬三十一將領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單于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樓上，諸關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轉營，不利，輒卻。天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擁圍，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劍死。軍侯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酋獲以畀得者，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單于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食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元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衛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貳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騎馳上書，願發城郭燿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辨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常輟業。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附錄

主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實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晃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晃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因慮

先往降之。勒慮曰：晃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晃題見慮輕弱，味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晃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晃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書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弇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鞭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遣疏勒勒兩城自起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于寔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
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疏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馬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聞其城郭大小皆言僞漢與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并龜茲侍子白羈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
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翕以夷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
煌都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入徐幹素與超同志上願與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入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
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
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
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
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七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接受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
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
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接受妻抱愛子思歸之士
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觀毀若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今適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
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

百詣超，起因發疏勒于賓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唆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起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窰，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爲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元

遂通明年詔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五千入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賓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賓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成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板師子，因求漢公主起。

拒還其使，由是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入編類纂。

卷二百一

三

遣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成，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卑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卑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遣。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犍支奉牛酒迎超，超詰犍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推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慰卑。奉獻珍物。焉耆國有犂犢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至。廣射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忘詰廣。

人編類集

卷三

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者三歲。無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乞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鄯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絕百蠻。以遏障塞。於是開還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驍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

人編類集

卷三

域故匈奴遠。通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遺租。高其價。前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者龜茲徑路南疆都善于真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都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鍾顯廷尉基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都言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倂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徵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拔則爲殺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濫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未入者不過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人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都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都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

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
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
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
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
從兄勇使加持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
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
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
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
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
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
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
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將離
闕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
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
唯遣子詣門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役期徵下獄免
後卒于家

漢趙克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
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
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困漢軍乏食
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趣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武
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
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
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
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
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
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
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
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
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充國勅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抵肩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詔上聞之以問充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
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未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謀以子女豹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都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故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開題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先行，邊兵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却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間是歲神爵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

以矢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人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脛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脛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敕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諸欲一闕而死，可得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校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間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跡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離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平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極通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意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賞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人編類集卷之六十三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犬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他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人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开開關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追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貢开之助不先破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收讓充國兵至平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开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浮陽雕兒靡忘皆帥煎鞏黃氐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雖爲言兵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等六弟湯充國遠起秦湯使酒不可與
蠻夷不如湯凡諸衆時湯已拜受怖有詔更用臨衆
後臨衆病免王府復舉湯湯數醉餉羌人羌人反畔
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
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警策
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
非之順宗即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永平中理庠治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入輸鄧臺

國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
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其以上言肅宗從
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
千人車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述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
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盟衆
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
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
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千述唐別

漢書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
月氏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
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
信衆羌大勳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
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
信不厚爾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千內之嚴兵守衛羌掠
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歸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
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入輸鄧臺

卷一百一十五

主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
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述唐伯父疏述吾乃將
其母反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
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述唐於焉谷斬首虜六百餘
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述唐乃去大小榆谷頗嚴谷家
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八千
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爲船置於葦上以渡河掩
擊述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

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牛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郡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精類。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後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池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食。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調卒莫不吼號。或以刀日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鄒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中官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陽京。懼弘。閭。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辭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和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睦。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効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為塞。則圖陵單外。此不可之。

是者也。詡曰。隔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不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後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郡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窋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為之。知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

已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謂有將帥之略選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謂於陳倉嶠谷謂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免問之乃分鈔傍縣謂固其兵散日夜進遮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重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悉不中羌乃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勳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將帥

謝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謂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道鹽馬負載僦五致一謂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僱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順帝永建元年謂爲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閭等百官

側目三公劾謂盛衰皆繫無辜爲吏民患謂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苛察爲號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卽以尸諫聞又案中常侍張防屢發不報謂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從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將帥

乎虞謂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藏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官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卽赦出謂程復上疏云謂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承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冤者自此三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復罪於天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十一
左編

將類

東漢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賞書詔熲於道偽還潛於還路伏誅。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許。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隗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闕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諸類降又賊種羌屯聚白石嶺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類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明年冬上郡沈氏隗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功藉固類軍使不得進義從役又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閼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托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賄演那等諸羌種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喪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兼驛之職明年春羌封修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類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類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類兵敗被圍三日川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遠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類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比略武威間類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類都鄉侯邑五百戶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類
復追擊於鷲鳥大破之殺其裨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類曰
先零東羌追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特
輯定欲類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類因上
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計落苦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又不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野類

進者當慮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賤秦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
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耗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
才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
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旬奴種羌並植其
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
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
無施月費爲錢五十萬億如此則可令郡羌破盡伺

叔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上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
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盡誅除孽復起于茲作害今
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蹶劣伏待節度帝許
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類將兵萬餘人資十五
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
兵盛類衆恐類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
編絮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
逢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
騰起相隨騎於楊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野類

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類復追羌出橋門至走
馬水上尋聞虜在舍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
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洛州復相屯結
類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
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戰羌潰走類急追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類
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類遂與相
連綴且闘且引及於靈武谷類乃被甲先登士卒無
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卒重
滿旣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

與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類性輕果慮負敗難常
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頗頗復上言臣本知
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北陳愚慮思爲永寧之
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
信納賢言故臣謀得行與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
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
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
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周興以來羌
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
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假手行誅昔那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臣勅其
涉夏連獲其討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
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
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斷案兵爲漢更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欲脩文哉戈招降擒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越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焉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
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棄而欲令降徙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蛇於室內也故曰

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
規三歲之費用五十萬億今逾期年所耗未半而餘
寇殘虐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幸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
說降漢陽散羌頗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
官無應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
頗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
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
肯在此不澤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
中恐晏等勸敵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頗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欄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穿堊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儉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頗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頗追至谷上下門窮出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紹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頗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星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濱與吐蕃戰沒忠嗣時年九歲始召刻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海及長雄發募言有武略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木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七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關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弛間伺虜隙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遠遣弋亡銀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願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鳳四將印動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計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僭諸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朔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蟬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償所失請厲兵馬待機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撓過咎會肅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八

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上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奮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然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允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

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韓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價馬值諸番爭來市故蕃馬寢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韋臯 開府儀同三司將軍

韋臯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權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九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旣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諸釋甲以安衆而後入可也雲光以臯儒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臯伏甲左右應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臯鳳翔節度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龍其功臯遣兄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坂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益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郝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郝時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十

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怖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衡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遠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遠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閬羅鳳西結吐蕃阻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賊有功詔以郝時爲順政王夢衡懷化王驍

防和義王刻兩林勿都等印以賜之而發衛復與吐蕃盟臯遣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軍勛張芬出西山蠻關破戎和通鶴定廉城諭的傳嶺遂圍維州擣樓維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詞陵南水白狗通租弱水清遠咄咄入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歸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開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謫州吐蕃怨完壘遣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囊貢臘城等九節度嬰龍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州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

維州邢玘出黃崖略樓難老翁城高個王英俊餘戎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賊守至道黎萬章良金趨平夷路維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酋卬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師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明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謀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頒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讎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佐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道受禪因投極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婚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餘掾官雖顯不

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修橫務蓋滅之故割關
階其屬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卑者試所
進兵皆鑒定秦卒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
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
郡實與沈黎越倚俱爲邊城迫於群蠻田在資將軍
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進言曰巴蜀所迫於
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
戎兩飲馬於岷江其眾如蜂前鋒魁捷皆探五屬之
甲持倍尋之戰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值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值

而况陷其陣乎然其戎兵陵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
衆卽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
尚可南蠻殘我自韋臯鑿青溪道以和群蠻俾由蜀
而貢又擇群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叛去
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
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
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割
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
以敗卒貧民持兵群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

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群蠻常布緊鄰之心
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
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
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群蠻此舉大矧以
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
民飽稍餼豕十九如輒難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
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因以
呵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卽嚴城東甲而趨扶戟而關
耶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饑運者縱吏以鼠竊縣
官富給帛則以疎而易良常賑粟則以沙而參粒如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如

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
巴蜀所以爲憂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
若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邊
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
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
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
帥卽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
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緣
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輟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
此何患言卒遂書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浚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羗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鎮戎軍據平地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陁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驛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窮使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解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此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一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爲眞定路都鈐轄瑋嘗上經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虜貴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隴山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解實希予之。厥敦感激求自效。問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貴標，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標丹首乎？」瑋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瑋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斷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佺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換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練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濠壕三百八十里，皆後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喃斯囉率衆數萬人寇瑋迎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千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援羅龍，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上遵邀知進，語曰：「秦州大人，直以兵入援羅龍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納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是喃斯囉勢感，還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塞遠砦，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間瑋至，歸附者甚眾，并發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罕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諭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副所忌，即日上下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張矢箠自隨，謂敗復觀察使知永興軍從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閑暇，及師多出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欽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閤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創被八，痛須臾。瑋言：「我嘗言。」

甲跨馬賊望見皆避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喃斯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兵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諸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人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至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政卑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還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墾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使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墾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

八編頭集

卷之七

五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吾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寶元中，王嗣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嚴誦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嚴義出城見之，嚴謂公儀曰：「嚴之此行，卽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嚴曰：「非也，昔時爲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嚴至，定治事畢，瑋謂嚴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嚴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僕甚簡，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富有警，公宜預講邊備，鬼聞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嚴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卽河西趙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八編頭集

卷之七

五

家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

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戰則更從一數

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勝縣門元追某日請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通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深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執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致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作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

又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三

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三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初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審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元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

三

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嶺奴訛素偏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因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部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即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仲淹

環慶州蕃漢兵往扼郿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即時

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世衡曰

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推而武力自振復我關
焉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
復以環為意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恨
最為邊患世衡為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
一馬持鐵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賜賚之入
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乘之曰凡見銀鼓隨
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去遂為所擒還環慶
路兵馬鈴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
臥病即起將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

宋王韶

人編類纂

卷百七

王

七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
軍司理奉軍試制利不中客遊陝西訪米邊事熙寧
元年詣關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
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
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
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
勝遣兵時掠沈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貽征兄弟
其能自保耶今哺氏子孫唯黃種粗自能立暗征欺
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
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縣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蕩大小榆枹罕土肥美宜五種者在焉
幸今諸羌瓜分其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羌既服喃氏致不歸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
股掌中矣且喃氏子孫貽征差盛為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為漢有朋黨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番部俞龍珂有言唐垓大渭源凡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人編類纂

卷百七

王

帳論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家隨以東又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
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罷商
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者竹佐郎仍命
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括古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
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罷師中以資舜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
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奉其
欺安石又為罷舜卿而命韓絳繼遂附會實其事師

中舜卿皆生謫而詔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達上詔盜貨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徒達涇源帝志復河隴禁古渭爲退遠軍以詔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家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詔曰賊不合險來間則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耳山厭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關師小却詔躬擐甲冒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賂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詔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尋而潛師越武勝遇賂征首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領賂舉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賂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達爲一路詔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詔回軍擊之賂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追阻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賂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人

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歸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北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道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賂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詔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入于帳賂征窮蹙降俘以獻拜詔觀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官執政而除者皆自詔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藏據官吏緹故詔欲罷藏王安石右城詔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詔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勸議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所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興衆

異論僅不求退必致不容詔本鑒空關邊驛踏政地乃以勒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諡曰襄敏詔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詔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續醉抱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詔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今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詔交親多楚人依詔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无老弱予以首爲功級詔晚節言動不常類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以多殺徵云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其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入中前党項犯寨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類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

總避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記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嶂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虞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止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僭智高以共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將倍馳驛討之甫至皆爲所摧陷又遣楊岐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遁曰此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有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高

著諒言蕃部善射奈張若上下山如平地當障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駢兵破賊初張忠蔭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稍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借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而走而忠臨陣時方臥帳中悉為賊所虜揚敗余皆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洩大受詰託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進遂求洩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嗤笑既至潭州洩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日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若其恩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為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素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將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節

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積疎二廣力不能計乃假驍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其勿用且檄時無通交趾使朝廷卒青計司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西南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德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洩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蔭偕皆輜敵取死軍聲大沮前賊諸將毋得妄與賊關聽吾命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八千犯賊濩于崑崙關其下駁直袁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軾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軾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案兵不動下令賓州其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論為馮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薨崑崙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置騎兵于後縱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歸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執五色旄麾騎兵為左右翼出槍之後斷羸軍為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背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遠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遂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趣山立而賊

至達擁衆而下揮劍大呼賊陣為二屯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遂乃諸青帳前請罪青撫達背曰達今而勝惟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凡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七年懷敏與元昊戰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聞于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赴闕下

八補遺集 卷一百一十一 雜錄

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問執政賈誼獨為相對曰曷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餞首告劉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人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宜撫嶺西，時智高守崑崙，開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獻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賊所得皆皆魁遺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橋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罷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域，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

兄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加一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字漢臣，此歌爲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道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髮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瑯琊，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問白，廂吏以其焚楮帛在中夕之後，故也。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和嘉祐間，青爲樞密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縣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胡曰：「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二

經濟編

將類

名將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旌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滯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今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二

十一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積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覲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宋史

至未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面契丹

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東坐失皇甫大帥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二

十一

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貴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瞻等歷詆諸將真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因之常典可無遜彬疾真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藥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藥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書今追封濟陽王謚武惠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

拜副使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城藏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宜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為患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祭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計聞贈觀文殿學士蓋忠簡澤子諱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頤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醜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
族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
也使當時無或阻礙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
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儉邪
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
哉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武穆金王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斬收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

八編類纂

卷三

五

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
不能成功齎恨而沒

余玠家貧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俾帥舟師
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
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粗人斥爲哈伍願陛下視文
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
激非國之福帝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
重慶府蜀中財賦八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
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
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無幾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
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
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
大更輿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
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
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
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
絡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企人事
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
以祀

八編類纂

卷三

五

吳玠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
問勝敵之術於玠玠對曰弱者出戰疆者繼之上皇
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玠選諸將率
以功有薦才者玠曰兵官非實試難知其才以小善
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
折衷衆志皆慨譎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
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
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
味尤達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取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闕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洛月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龍哀

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真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

者皆藉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

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

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至於入朝

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

上趨寧歸鎮楊炎言于德宗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

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于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衆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后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真之外館追脅萬方承不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憲宗嘗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

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喻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

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

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爭

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

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

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弱吳易於反掌故詔疎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臣竊謂河

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燠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齊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江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焉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彙勢可與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旣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思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垠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諱曰武曾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承宗始思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微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苛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况垠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說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是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笑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卒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曰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賞之而悉甲壓境誦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還遺魏一城持以秦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飭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今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隙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復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

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誦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

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

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勦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爲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相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奸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思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盧宗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八編新纂 卷五十一 主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戚微勸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帝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欲要平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藩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請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賊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

要害魏博恒由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滅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瓚文牒差本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物情頗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奸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瓚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瓚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瓚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從河陽節度使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孟元陽鎮昭義既從史爲驛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大譁環拜請爲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今中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思出於

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孫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門與應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貸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郾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強

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
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
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墜役及
婦人民思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
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自便軍中號曰
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
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運令斬悟還素與悟善懷
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輩不顧死亡以抗官
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譏來取悟首悟死諸公
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五

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
之命豈徒免危亡當貴可圖也有後應者有立斬之
衆思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
鼓二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乾留之天未
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譟動地時城門已洞開牙中兵
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
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
且思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欬出質直言於獄置
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由師道父子三首送弘
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
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
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
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
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
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心諸公肯從之乎
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
帥諸將及都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
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

八編類纂

卷百十一

五

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
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曾
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
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
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
乃定

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
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爲
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卿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堯不許。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鄆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閔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魏鎮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室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七

甲宣閔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誅。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狗國也。籍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與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王。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至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爲軍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張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元

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上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媽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卷一百一十五

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思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鹿鄉平恩殺傷其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王宰言遊奕將得劉勰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勰表似欲擅招撫之功營韓信破口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援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慎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勰則雖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晉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勰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興除實恐其是且稱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性而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實稿不足况子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堯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官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殺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主

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城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平潛伏山谷同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

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稷數誅大將疑思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論以引兵取稷事成即除他釗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勣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主

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而將士有功無賞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王之并藉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恟恟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焉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王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本巢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恩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而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叛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至及勢孤力屈又責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誼言杜棕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諸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僖宗時右補闕常滌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驍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滌萬州司戶尋賜死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滌往

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滌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滌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滌而西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從治之事得專遂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逼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入而遣之遂使論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

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太祖于諸將家族在京師者燕之甚厚郡中完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無由是選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藩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其之慮得以盡力東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管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陳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美

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奔敵履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酈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酈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獨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

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論將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嘗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共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微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貴于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美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三

經濟編

將類

戰略

癸酉師陳于董邱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
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
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
朱股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三 將類 戰略
旌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
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攬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
吾子勉之鄭周父御佐車宛莪爲右載齊侯以見韓
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
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
丑父三人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人子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闢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
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
也予之石瘡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
對曰不和和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國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克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入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君求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賊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三 將類 戰略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手對曰昭君
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
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

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予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宮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曰：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靈，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實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謂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阜

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入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爲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之以土去。奔側席而坐，不婦，王背席而立。大夫向稽，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櫓，乃闔左闔，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

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
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
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復於軍曰有眩瞽
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
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復於軍曰筋力
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踵令者歸莫告明日選
軍接餘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
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
而不右身軀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
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
君子六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
衝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衝枚踰江五里以須
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
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衝枚潛涉不
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
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江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外
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吳王思使人行成曰皆不
殺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

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
今孤不道得罪子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豈孤
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晉天以越賜吳而吳
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
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
敢不受以民生之不畏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
其與幾何寡人其遷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
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
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
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曰使
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
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王之君皆
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桓帝時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度尚成烈徙
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潘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聞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
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
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管

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勸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更士乘銳遂大破平之。

楊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掛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其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靈帝復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趙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失。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習。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援。國今

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闘。蜂蟻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乃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闘志。以擊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朱儁擊破趙弘。餘師韓忠復據宛。拒備。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急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頊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貴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管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

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微闕
奔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微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僕臣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

桓溫欲伐慕容氏於臨漳郗超諒以道遠汴水又淺
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
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
所資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郛城彼服公威略
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夾戰呼吸可定設欲
城郛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八編類集

督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
從便當頻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
雖如勝遲終亦濟赴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
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餽餉秋冬船道
淺滯且北土早寒三軍求褐首少恐不可以涉冬此
大限閱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
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耻
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桓溫伐蜀使江夏相秦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
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

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
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
如全軍而進弃去釜餽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為
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
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
遂大破之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末杯匹磾等部
眾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陽城
重柵設郛以待之就六春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
出挑戰頃為就六春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頗謂

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眾寡悉攻圍不解外救不
至內糧罄絕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
諸將皆曰宜固守勒謂張賓孔萇俱曰就六春遠來
戰守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
種眾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
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
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蔽必震惶計不及
設末杯之眾既奔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
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就六營等眾遂奔散

秦王苻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兼遣一兵其於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

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

公融言于堅曰鮮卑羸弱我之仇讐所陳策畫何可

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今陛下信而

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堅不聽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州諸軍事堅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等兵

三十萬先至潁口晉武帝詔以謝石為征虜將軍征

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謝琰桓伊等眾八

萬拒之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

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

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常劣於玄是

日玄思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

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卻

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

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策

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

之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梅淮以遏東兵

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融

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強弱異勢不如

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

氣可遂破也石從序言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

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

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

步騎崩潰爭走湓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

刺史王頊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

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

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有思

色秦王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

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

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

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

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

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四

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園秦兵大敗自相踐踏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寒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大奔序因大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天單騎走至淮北飢甚且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人編類集

卷三

五

北魏還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高祖先取樊鄒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高祖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魏高祖留諸將攻潁陽自引兵南下至宛夜襲其郭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高祖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謂伯玉曰我今蕩定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泉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

節於其讐罪一也項年薛真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驚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違軍制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天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非唯副僚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勅是以竭盡節不致失墜往者北師深人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修職業遠已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嵇魏高祖引兵過之伯玉使將士數人衣衾衣蔽廟幃伏於簣下突出擊之魏高祖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望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人編類集

卷三

五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役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惡重辱王師文帝不從慶之又固陳不可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遣王玄謨師沈慶之等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鐸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

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千民，丁傳使
暨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
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使王玄謨
進圍滑臺，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申坦進逼
厝牟。魏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世祖，請遣兵救緣
河殺帛。魏世祖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
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
月，魏世祖引兵南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
嚴，而玄謨貪餒，好殺，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
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廳，家什
匹布賣大衆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開
魏救將至，衆請發軍爲營。玄謨不從。魏世祖渡河，衆
蹙百萬。玄謨想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玄謨
遁還，蕭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
乃止。斌乃使王玄謨戍碯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
軍進攻弘農。援之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
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陝險固，諸軍攻之
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
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

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
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
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南谷關
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怵將步騎二千救安
都等。夜至，魏人不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怵引兵
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暮，
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遂克陝城。
麗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
山羌胡皆來送款。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
元景等不宜徇進，皆召還。魏世祖至彭城，立墮屋於
戲馬臺，以望城中。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所過無不
殘滅。魏兵至淮上，文帝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
彭城。至盱眙，魏世祖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營東山，毛
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
皆敗沒。是夕，質軍亦潰，質奔輜重器械，軍將七百人
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
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弃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

不顧夫復何思若肉薄來攻此乃吾恨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戚質向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肝貽有積粟欲以爲歸之資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肝貽自帥大衆南向由是肝貽得益完守備魏世祖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恐民皆荷檐而立內外戒嚴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世祖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虺星魏世祖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文帝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世祖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

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文帝召太子劬及羣臣議之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劬言於文帝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新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文帝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隋高祖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迴子魏安公停軍沁東于上流縱火挑頹豫爲土狗以禦之倬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章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聞其却鳴鼓齊進軍旣度頹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惶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迴卒十三萬陳於城南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奔營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散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固其援而乘之迴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章孝寬分兵悉平關東梁王聞迴敗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四

經濟編

將類

軍儲

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通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通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過引而東令戍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屯田

漢宣帝時上賜書以十二月擊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散作秦末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尹懼使客諫之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十六

百九十三斛芟葉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

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墾陁以西通橋七十所令可

八編類纂

卷之二

二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今虜亡其美地薦軍愁于寄託遠通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殷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楚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千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漕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雖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陞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左國又奏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條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基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異遠在來春故曰兵法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路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寒剽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堞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與爰火率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令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通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四

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渥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膳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損循衆荒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致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餘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科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明年充國奏言
羗本可五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
人溺餓死者五六千人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
還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榆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
民多相食羽林監乘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
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
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八編類集

卷之四

五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
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賊
皮還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
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
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
收屯之後一鎌糧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皇時奚契丹既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
營州制復置營州都督于柳城管内州縣鎮戍皆如
其舊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爲營田度支使與慶禮等

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勳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
安流散

郭千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
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

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
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
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
兵也德宗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蕃久居
原隴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絀
爲絲綱因完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
八編類集

卷之四

六

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
行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
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之來春種禾亦
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
多邊地居人至少軍上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
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既而戍卒應募
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
營田可以省費足食憲宗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
度用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

解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

後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馬延已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開贖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墮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謂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

前世屯田皆在邊城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贖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輪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營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田賦 七

庇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十萬計結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輪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會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勸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太祖曰利在于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理宗時孟瑛條具上流事宜會諫知蒙古于襄樊信

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

掩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

掉歸漢尼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流寓之士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田賦 八

李廷芝權施州建始縣廷芝訓農治兵選壯上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蒙古潤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州復降而壽州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太澤楊惟中趙璧爲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

東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

馬政

隋末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峴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縷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明皇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九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及徙隴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亦壯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千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回紇待遣繼至者常不絕于鴻臚至是代宗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

餘乘

後唐明宗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諸閭先是党項皆諸閭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盡止之
范延光馮贊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阻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十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明宗從之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高祖詔市士民驟養二四諸道不經割掠者

宋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十

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裝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自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攻守

魏王嘉與劉泉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
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墮肥水以自固皆曰
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
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墮也恐勞而無益
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
坐成擒矣乃於城西北墮肥水墮北築小城周爲深
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
力攻之以謀破墮古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
築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脯時夾墮下
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入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
人稱其委

卷之四

上

走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
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
起土山欲果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
今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
我當穿地取爾乃募地爲十道又用衛七李業與狐
處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遙
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
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寒柴投火以皮排喚之一
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

御者孝寬縫布爲帳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
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大以燒布并欲焚樓
孝仁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鈎遙割之松麻俱
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
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棚以捍之敵不得
入城外盡攻學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
其土山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
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
士卒驚懼解圍去

八輯彙纂

卷之四

上

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
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
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
致帝命何爲沮之偕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若達則一
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進城中大喜
吳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
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
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吳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賊所必此以爲憂乃急攻
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入城中河懼

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瓊懸水囊，火炬矢石所不能傷。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禦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會雲梯輾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遣兵馬使張韶齎表，間行至奉天，值賊方攻城，驛使填塹得聞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

人續集

卷三十四

三

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養虎。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皆以法。故於是乎開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賈，楚錄受之，觀聘不來，几杖扶。

之逆息虜虜皇子，嬪之裝綵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詔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掠，以飽其志者也。

守論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禡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擊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擊先示之。

人續集

卷三十四

四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擊論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寒。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數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咽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從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

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聞段龔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龔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

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然探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阻莫有固志龔而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區節度使扈彥珩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持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紹河自同州常恩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

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德闢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櫓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爲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

珂帥之朝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稍輒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金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連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

八事續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宜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寡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取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阬險千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備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陞成鳳三州以固瀾口金人

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聚陽初抵事一愛僚犯新令立斬之軍民服栗於是築陝積水修治城堞備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與合兵甫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聲則大吹宗政厚募壯士兼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金帥完顏訖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櫛盛沙以覆樓櫓列甕滿水

八事續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七

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十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埽城運薪草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戰棚防城損穿奔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鞀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楨析路以剝土城額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擁砲兵披厚鎧鎗衫鎧面而前又濕楨濡草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陸死燔殆金人連不得

志會。屢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豪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刻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贖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詔可單騎遁。獲其貨糧器甲。不可勝計。道金人至馬。磔塞焚其城人。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衆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荆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元爺爺。

人編類集

卷之四

子

從衆

李翱從道論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翱以爲言出于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整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墮

邪說勝勝。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嘽嘽。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食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入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侯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于衆。小人默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人編類集

卷之四

子

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敢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羣而說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亂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嘿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終

八經類纂卷之二百十五
經義編

將類

謀計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溷爲下
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驚駘同
所爲貴鐵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於則與無至
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
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於是令
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

八經類纂

卷之二百十五

一

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
兵也拔矢而垂伏尸捕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
死矣且荆國之法罷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卽位憎公孫無知收其
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
而國教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
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鈞鮑叔御公
子小白僞管仲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
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
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僞也其智若鐵矢

八經類纂

卷之二百十五

二

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
喪而還苟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
執政未改子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
將爲喪舉聞矣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
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
大乎說侮不儒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
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止夫君子
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
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
季武子襲下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樂成伯曰不可

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特諸侯諸侯其誰懼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不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開焉而况君子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矣而大據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克魯君以繫夷伐之而又來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風之事君也不敢不後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人也乃歸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子使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將領

三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平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重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隙而遂恐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出電上驅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賁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來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將領

四

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入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曉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鄢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

人蕭蕭集

五

敗遂至咸陽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謂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實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不發

不解

陸是

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八猶賴集

六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實塞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張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印

廣武君曰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抵上今將軍涉西河虜虜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耨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
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執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
服齊必距境以自疆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
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
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
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
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
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
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
八肅類集 卷五 韓信

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
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
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怠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
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榮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
父絳侯故客都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
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
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
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
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

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

獻帝拜袁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
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
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鬪未
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
迎大駕卽官郡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穉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賴用郭圖淳于瓊曰漢室
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
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
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
人肅類集 卷五 郭圖

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
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
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
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
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
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
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
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先
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為韓遂楊泰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或籌焉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空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陞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昏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人言類其

人言類其

九

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扈欲闢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追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執甚焉桑落瓦解其孰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禮記上疏帝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戀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轉瞬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

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推恩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和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滑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諸葛亮上勿正史罪疏趙王倫敗盧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

人言類其

人言類其

一

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運得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齊委重於問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逆謀語孝寬孝寬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

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顗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欲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薈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唐李淵入臨汾終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

二

康鞠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環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環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倉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諸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躪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曲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隋書

三

曹斬孝讓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河南山東大水饑茅蒲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率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弟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獨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

獨夫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之洪客意不出於知所之

玄宗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口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何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翔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禁其四

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救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爲郡人乞師於顏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隣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予彼以贍北軍今有在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糧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追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常兵足以倍平原之餉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前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

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倚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帥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餉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大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矣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還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欲率安危皆繫於此疏奏不省

後唐龍敘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人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

團柏雖有鉄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敘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太

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蚤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疆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王雲至真定幹商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商不粘沒喝亦使王昞等來欽宗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劫王遂不行至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免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剪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師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籍願因此赦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真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題云卿言許出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畜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費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大強不資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李懷光襲李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

光又與韓游瓌書約使爲變游瓌奏之德宗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取恃衆爲亂今卻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樞則行宮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爲亂德宗曰如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袁滋至唐州元濟固其新與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眾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情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人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

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
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
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
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東唐恪取南仲
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
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
乃止桌還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
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
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
相動者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李綱兼充御管使人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
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
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
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
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
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
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
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
可保而東南可安令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

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麟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
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
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
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
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
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
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
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
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
八指類集

卷五十五

五

今日之先務也欽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
佖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
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
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
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
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
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
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
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由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爲宜撫處置使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歸來武昌爲趨陝
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
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
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
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
大悅

不能用謀

人編類纂

宋高宗

三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
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卽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癡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勦敵之人隘而
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令
之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
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未趙
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
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
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路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人編類纂

宋高宗

三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賜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七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室

首當死武安君曰縲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縲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櫛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縲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趙甚疾出該門也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杵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王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

能用也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禍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室

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人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統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直不尋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溺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關還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三子所禽矣成安君不可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請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人庸與衆

人庸與衆

子

又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備置哭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梯土與兵順流而

下唯存孤城更無重衛此而不果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汚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遠自成斷絕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游釜中事發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實卷孤危廣陵淮陰等咸皆觀望得失期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僅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踰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人庸與衆

子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諒山父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慮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肅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阿忠疑輸
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輸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輸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輸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龍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輸以兵三萬登河北阜
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卻官軍望而笑之兵
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

八鶴類集

卷三十五

三

石擊殺士卒甚衆追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輸以
瓊車駕馬爲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乘風暴急乾祐
以草車數十乘塞瓊車之前縱火焚之烟焰所被官
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聚弓弩射之日
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
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
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
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

松退謂同僚呂琦曰今誠與契丹和歲以禮幣約至
十餘萬緡遺之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
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言爾其
忠二人私草遣契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
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
急召松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
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
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

八鶴類集

卷三十五

三

人懼汗流浹背拜謝無數潞王詰責不已呂琦氣竭
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
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
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
策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昂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
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
悔何及今空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
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

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
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
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
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
之豪傑者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
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